

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

北美中文學校發展經驗暨週末制中文學校體系
研究成果報告

計畫執行單位：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計畫主持人：任 弘

共同主持人：馬寶蓮、魏林梅、吳敏菁

研究助理：任珈彤、林均祐

目錄

前 言	2
第一章 導論：北美中文學校的調查與研究.....	3
第二章 北美華人移民和華僑社會的形成.....	14
第三章 北美中文學校的發展與挑戰.....	32
第四章 積極回應，勇於變革：中文學校永續經營之道.....	73
第五章 輔導僑教的新方向與參與「臺美教育倡議」的建議.....	87
結 語	99
參考資料	101

前 言

1860 年之後，隨著華人移民北美人數不斷增加，華文教育在北美的幾個華埠逐漸發展起來，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清帝國的最後 15 年（1895-1910），由於康有為的保皇會和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在海外僑社發展，清廷也開始重視華僑社會的經濟實力和華僑子弟的教育問題。

由於 1882 年美國《排華法案》、加拿大 1885 年《限制及規管中國人移民至加拿大的法案》及《1923 年華人移民法案》相繼實施，華僑學校在 1950 年代都維持緩慢的成長，直到 1960 年代美國修改移民政策，華人移民從世界各地湧向北美，為華僑教育帶來了新契機。

美國的中文學校從 1960 年代後期發展至今，大約半個世紀。50 多年來歷經各種挑戰，不僅安然度過並且成就斐然，不僅為美國華人移民社會建立新的華文教育體系，並成為世界各地新移民的普遍採用的週末制中文學習模式。

中文學校的分佈就是華人社區地圖，研究中文學校必先對華人移民概況有所瞭解。1970 年代開始發展的週末中文學校，是 1965 年移民法的直接結果。當時臺灣、香港和東南亞的華人是主流。

1990 年代初，大陸新移民湧入北美，華語熱甚囂塵上，美國的中文學校進一步發展，但有了大陸系與臺灣系之分，雙方都在 1994 年成立全美性的聯合組織。兩個聯合會成立後有競爭也有合作，與大陸和臺灣保持密切的聯繫，積極與主流教育組織交流合作，各具特色。2006 年開始，美國政府推出許多外語政策，與中文有關的是：AP 中文課程與測驗、星談計畫、以及主流學校積極發展中文沉浸式教育，成長極為快速，遍及美國各州，吸納不少華裔學生，可能是中文學校 50 年來最大的挑戰。

本報告有幾個主要的內容：第一、對發展了 50 年的北美中文學校，給予一個歷史評價。第二、中文學校若要在北美永續發展，當不斷與時俱進，本文將從經營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提出一些調整轉型的建議。第三、歸納北美中文學校的經驗與模式、最新研究的理論、為未來輔導僑教提出一些新的建議。第四、最近美國提出「臺美教育倡議」，希望臺灣能對美國成人學習華語提供一些合作，僑委會也積極回應。本文對中文學校在「臺美教育倡議」的框架下可扮演的角色和具體作為，提出一些應有的考慮和建議。

第一章 導論：北美中文學校的調查與研究

一、中文學校的調查

學校調查是教育行政機關和學術研究單位進行教育研究與政策研擬、建議及執行的重大依據。對北美地區中文學校的調查歷年有過不少次，但保留下來的資料不多，加上時間久遠，對現實狀況的評估也不具意義，所以應有新的調查。中文學校的師生和班級數量變更頻繁，校長也經常變動，有必要設置一個可以保持更新的資料庫，建立5年或10年一次普查的機制。本文是對「北美中文學校發展經驗暨週末制中文學校體系」的研究，除了對過去的調查進行考察，對未來的調查也有一些建議。

一般正規學校調查的目的，在消極方面是以確定學校建設的概況，與評鑑學校設備及社會需要之關係為主；在積極方面乃本著客觀態度，將蒐集之材料，用統計與圖解方式，解釋所得結果，歸納成建議事項，以作為改進教育設施之依據。

學校調查的功能，包括：(1)了解教育實況；(2)保存教育資料；(3)統籌教育經費；(4)估計教育活動；(5)改善教育設施；(6)測量教育效率；(7)擬定教育方案；(8)決定教育政策；(9)發展公共關係。

正規的學校調查最常見的有三類：1. 綜合調查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所涉及之調查項目較多，可包括學校的教育目標、教育法令、教育人員、學生、行政、課程、教材、教法、設備、建築、經費、交通等有關項目。惟綜合調查，所需人力、時間及研究經費較多，故行之不易；如能圓滿進行，則極具價值。2. 教育調查 (the educational survey)：所涉項目不如「綜合調查」之多，通常僅包括與教學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少數教育項目，如教育政策、學校經費、課程、教材、教法、輔導、師資、學生素質、學生行為、學生健康、圖書設備、課外活動、教學效果、學業成就、成績評量等，可擇其中一項或數項，予以調查研究。3. 校舍調查 (the building survey)：「校舍調查」之流行，乃因校舍建築新建、改建、整建與修建，甚為頻繁，校舍建築基礎資料必須建立與了解。校舍調查項目，包括學校所在社會環境、校地理位置與面積、學生人數推估、學生交通與動線、現有校舍數量與狀況、現有校舍的規劃、校舍經費預算等。

1

北美的中文學校不是正規的學校，是語言補習性質，不可能做完整的調查，既無經費也無人力，所以要做選擇性的調查，設定重點調查的項目，以有限的資源進行調查。

(一) 考察過去的調查經驗

1. 全面的調查：

臺灣：僑務委員會曾在1998年由洪冬桂副委員長擔任編委會召集人編輯出版了一份《北美洲中文學校簡介》，彙編美、加地區中文學校(班)概況：創校時間、創立宗旨、董事會組織、行政規則、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教材運用、師資來源、學校特質與未來展望等作一介紹。但只收錄了臺灣系的中文學校。2005年僑務委員會第二處出版了《北美洲中文學校簡介》更

¹ 蔡保田《學校調查》臺北市：台灣商務，1968。

新版（電子檔）。²

美國：

- A.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成立後，在 1995 年由許笑濃總會長主持，編了一份《全美中文學校現況與展望》(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對全美各地僑校的統計和報導，由總會長和各聯合會會長執筆，是首度對中文學校的全面調查。³ 美國外語中心 (NFLC) 的王學瑛博士 (Dr. Wang, Xueying) 以這份調查為基礎，於 1996 年編輯出版了一本較為完整的英文報告：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itage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個內部觀察：美國中文學校的案例研究》)。這是首部對中文學校的學術研究報告，當時美國學界正開始重視族裔語言理論和家庭語言規劃的研究。⁴
- B. 鄭安中的調查 (2009-2013)：Maximizing the National Resource: Chinese as a Model for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with Community Involvement (中文用「全美華人社區中文學校華文教育與研究」)。本研究是鄭安中獲得美國教育部國際研究計畫撥款支持，由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Toledo) 的研究團隊負責。目的是對當時全美以社區為基礎的中文學校進行一次全方位的研究調查。該研究的成果報告保留在網站上，命名為 CHELER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 目前仍保持更新中。⁵

大陸：福建華僑大學華文教育研究院的調查 (2015-2020)，調查全球華校，北美為其中一部分，已結案，但未向外公布。

2. 局部的調查研究：

臺灣有幾篇學位論文對局部地區臺灣系的中文學校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如：

- A. 朱苑綺《美國大洛杉磯地區中文學校之探討—以洛杉磯郡和橘郡為例 (1965~2005)》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這篇論文就臺灣移民高度聚集的大洛杉磯地區為探討範圍，以 1965 年《新移民法》實施後至 2005 年期間，臺灣移民在美國所建立的中文學校為研究對象，分析探討其組織結構、規章及設施、教師背景、學生來源、

² 經向僑委會查證，已找不到這份 1998 報告，台灣一些論文曾引用該簡介 2005 年版的統計資料。據許笑濃表示，那些統計數字是 1994 年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成立後做的，參見註 3。

³ 筆者對許笑濃總會長的訪問：「1994 年 4 月在美國國家外語中心 (NFLC) 的贊助之下，全美總會在華盛頓 DC 的 NFLC 成立。為了籌組總會的成立，我 (許) 花了许多時間和精力與各地組織聯絡尋求一些重要的資料和數據但不可得。因此在全美總會成立並擔任創會會長之後，第一個重要工作項目就是做普查。當 NFLC 看到我們回收了上千份問卷調查之後比我還興奮，說是空前的創舉，應該公諸於世，NFLC 的王學瑛博士覺得可以為我們出單行本，介紹全美總會，於是我便召集各地的聯合會的會長，各寫一篇報導，彙集之後交給王學瑛由她編輯出版。」(按：該報告在 1995 年完成，NFLC 在 1996 年出版英文版，報告的文字摘要即為所錄之文章)

⁴ 相關細節參閱本報告第四章，有深入的論述。

⁵ 該研究成果 <http://www.cheler.org/indextw/pageshow.aspx>

教材課程等各個層面，並肯定臺灣移民對美國中文學校的付出與貢獻。

- B. 李定勇《美國加州地區中文學校調查研究》臺師大華研所碩士論文，2010。本研究以加州地區中文學校為研究對象，並就中文學校主要成員：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另外訪談 7 位校長、1 位主流教師及 6 位學生。研究對加州地區的（也非全面）中文學校現況，內容包括學校校齡、學校規模、師生來源、學校成員的學歷專業背景等靜態資料做出統計，問卷歸納整理出 12 項議題，透過四類成員對此 12 項議題的看法與態度，進行綜合分析與討論，以求從不同成員的視角，分析未來中文學校可能的走向與發展。
- C. 鄭月雲《在地視野下的美南休士頓區台系中文學校發展與現況》臺師大華研所碩士論文，2010。以美南休士頓區為研究區域，用質性研究和田野調查的方式，提出關於臺灣系中文學校的發展和現況報告，可提供未來國內外協助中文學校發展相關人士的參考。田調期間從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2 月為止，研究者實際參與中文學校的各式活動、走訪各中文學校、並以中文學校校長的訪問記錄和相關人士的訪談為主要資料。

3. 特定項目的調查（研究）

- A. AP 中文影響的調查：葉育婷《AP 中文對美國中文學校的影響——以南加州 PV 學區為主》臺師大華研所碩士論文，2010。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與分析美國自 2006 年推行 AP 中文以來，對當地中文學校的影響，並以南加州 PV 學區為主要研究場域。研究者以參與觀察及訪談相關人物的方式，輔以學術文章、研究加以佐證，欲針對目前中文學校的發展現況及在 AP 潮流效應下未來的方向加以觀察評析。
- B. 教學現況調查：方麗娜《北美地區中文學校教學現況的調查與分析》《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5 期（2013 / 12 / 01），P35 - 55。方麗娜以結構式問卷調查為主，訪談法為輔，對北美地區中文學校的教學現況調查，希望提供規劃海外中文學校教師研習活動和制定華文教育政策的參考。其中「教師背景」的調查：碩、學士最多，語文教學科系畢業者仍居少數；「教學現況」的調查：大多數中文學校選用以北美地區教師所編寫的在地教材，教授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的中文學校極為普遍；在中文教師的「進修需求」的調查。研究結論：目前北美地區中文學校已逐漸轉型，以華語為第二語言的教與學已然成形；海外華文師資的培訓工作，是華文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無論師資或課程都應在地化。
- C. 僑校數位教學調查：僑委會委託案：「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2014 學年僑校數位教學網路問卷」（NCACLS National Heritage Chinese Schools Online Survey），執筆者有四人：邱美智（Mei-Chih Peggy Chiu），黃清郁（Ching-Yu Huang），程萌生（Meng-Sheng Cheng），謝文玲（Wengling Lin）。該報告聲稱：問卷的執行不但提供機會讓聯合總會確實了解各僑校學生人口分佈，老師課程安排，數位資源運用，對於僑校實施華語文測試，教科書採用，地方社區參與以及僑校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都收到確實的反應。⁶
- D. 教師教學效能調查：葉敏芬《美國南加州中文學校華語文教師教學效能與工作滿意度

⁶ 這次調查的成果，僑委會保留了一份 6 頁的文字報告，沒有圖表。

關係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博士論文，2020。本研究針對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員學校參加夏季教師研時會之教師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探究美國南加州華語教師教學效能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相關差異程度，探究各變項之現況與差異情形和相互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及未來研究者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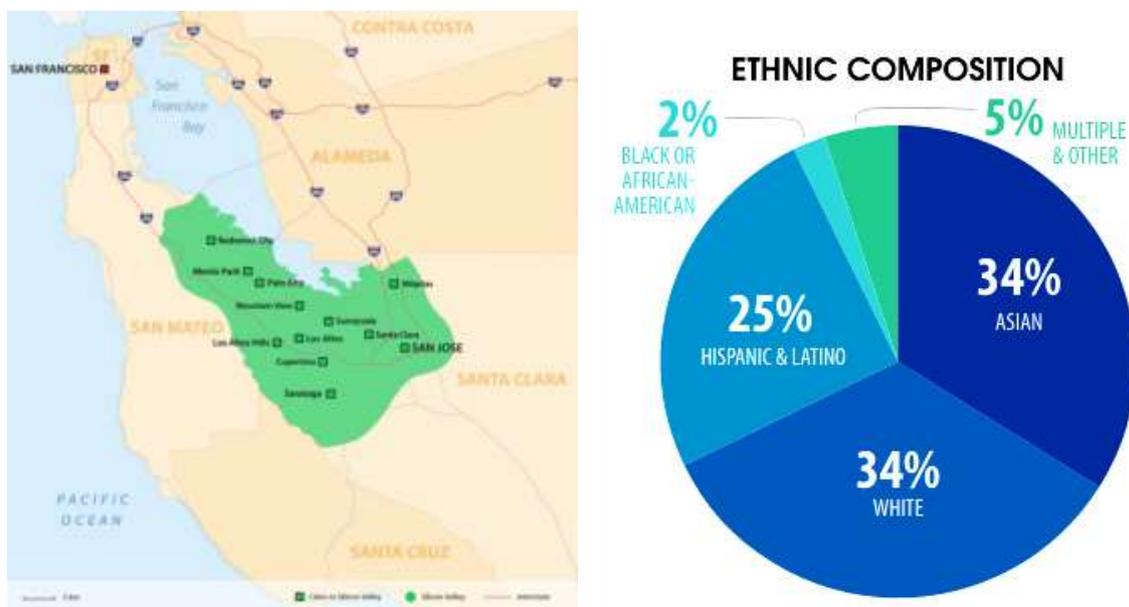


圖 1：（左）矽谷地區地圖。來源：Wikimedia。圖 2：（右）矽谷人口的種族佔比，亞族裔佔 34%。Source: "The 2019 Silicon Valley Index" by the nonprofit Silicon Valley Joint Venture.

（二）中文學校的調查範例：以美國加州矽谷地區為樣本

考察以上一些過去的調查的文獻，都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共同缺失——基本的訊息都不完整，以致參考價值嚴重打折。中文學校的分佈就是華人新移民的地圖，詳細調查中文學校是認識華人社區的一個重要的參考。近年因為移民生態的改變，中文學校的辦學模式和屬性有很大的變化。本報告以北加州的矽谷地區為例，從現有的網路資源試做一個基本的示範調查如下表。

矽谷地區（Silicon Valley 大陸譯為硅谷，圖 1）是指舊金山灣區的南灣地區（South Bay Area），相當於以聖荷西市為中心的 Santa Clara County 行政區。包括 San Jose, Palo Alto, Mountain View, Sunnyvale, Los Altos, Santa Clara, Cupertino, Saratoga, Milpitas 等城市。人口（2010）有 1,781,642 人，其中亞裔人口佔 34%，與白人相當。

表 1：北加州矽谷地區中文學校基本資料列表⁷

#	中英校名/所在城市	模式	屬性	學生數	教師數	班級數	說明	
1	柏拉阿圖中文學校 Palo Alto Chinese School Palo Alto	週末中文班	臺灣系				1963 成立 號稱南灣最早的中文學校	
2	聖荷西中文學校 San Jose Chinese School San Jose				18	K-12 CSL1-7	1974 成立 南灣的老牌學校之一	
3	矽谷中文學校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San Jose					PreK-12	1974 成立 2021 被選為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4	思源中文學校 Cupertino Chinese School Cupertino				9		1990 成立	
5	慧景中文學校 Saratoga Vision Chinese School, Saratoga				12	K-7 CFL	K-5 注音符號繁體字教學	
6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Jose San Jose							
7	國語語文學校 Mandarin Language & Cultural Center, San Jose				1100	50	PK-8	Milpitas 校區 Saratoga 校區
8	光華實驗中文學校 North Valley Chinese School, Milpitas/San Jose						PK- 12 CSL	1998 成立
9	博愛中文學校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San Jose							1980 成立 繁簡、粵語
10	Saratoga Community Chinese School Saratoga							

7 本表資料主要來源：1.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會《2020-2021 第四十三屆年刊》及該會網頁

(<https://www.anccs.org/member-schools>)。2.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

<http://www.csaus.org/FHFRONT/caus/schoollist.jsp>。3. 鄭安中 CHELER 網頁「全美中文學校資料檢

索」：<http://www.cheler.org/indextw/SchPSearchS.aspx>。三個網頁收錄都不完整，再經 Google 搜尋的資料本表也未臻完善。

11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Cupertino	週 末 中 文 班	臺 灣 系 / 宗 教 系				
12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San Jose						
13	思言中文學校 Word of Garce School San Jose						簡體和繁體中文
14	新意中文學校 New Concept Chinese School, Sunnyvale	週 末 中 文 班	大 陸 系			周末班 課後班	1993 成立 自編教材《新意中文》
15	矽谷華夏中文學校 Guigu Huaxia Chinese School, Sunnyvale						1994 成立
16	啟明中文學校 Enlighten Chinese School San Jose					K-10 AP CFL	週末中文、課後中文班 及雙語幼稚園三種課程
17	雙雙中文學校 Kentwood Chinese Tutoring Service, Cupertino					17 班 K-8 AP	1998 成立
18	天添中文學校 Milpitas Community Chinese School Milpitas						簡體、粵語
19	硅谷建平中文學校 Champion Youth Enrichment School Sunnyvale						
20	聖荷西中華學校 San Jose Chung Hua Chinese School				東 南 亞	400 人	k-12 16 班 越語班
21	陽光雙語學校幼兒園 Sunshine School San Jose	雙 語 學 校	臺 灣 系			幼兒園 課後班 才藝班	成立於 1998 年 在 San Jose 有 6 個校區
22	佳雷雙語學校					幼兒園	bilingual (English &

	J&R Learning Center San Jose	或 國 際 學 校				課後班 夏令營	Chinese) Montessori	
23	小狀元教育學院 Growing Tree Learning Center, Saratoga					幼兒園 課後班 夏令營	成立於 2005 年 English-Mandarin bilingual immersion 2021 被選為臺灣華語文 學習中心	
24	9 個果子雙語學校 Nine Fruits Bilingual School Mountain View					正、簡 中文班 CFL 班	成立於 2002 年 自有校舍	
25	美國矽谷耀中國際學校 Yew Chu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ilicon Valley Mountain View		香 港 系			P-8	2002 YCIS 是香港為基地的 連鎖國際學校	
26	馬可波羅中文學校 Marco Polo Chinese After School, San Jose	課 後 班	大 陸 系			Day Care		
27	精英國際中文學校 Jingy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School, Sunnyvale						課後班 週末班	屬性偏課後班
28	晨星中文學校 Morning Star Educational Group, Santa Clara/San Jose						K-6 課後班 K-AP 週末班 夏令營	2001 成立 Santa Clara 和 West San Jose 兩座校園
29	遠東中文學校 Far East Education Institute Cupertino						TK 到五 年級	1992 成立
30	青青草中文學校 Wonderland Cupertino						幼稚園	
31	Jumping Up Learning Circles							
32	又興中文學校 De Anza Learning Center				臺 灣			K-7

	Cupertino		系				
33	信望愛中文學校 Faith Hope & Love School San Jose						
34	李老師課輔班						
35	Eva 課後輔導班						

從上表的範例可知，有許多學校連**基本資料**都無法從網路上獲得。**以屬性來說**，臺灣系和大陸系的學校，有的只參與一邊的僑教組織者，有的兩邊都參與者，也有兩邊都不參與者（如編號 20 的聖荷西中華學校），因此沒有任何僑教組織掌握過完整的資料，有必要進一步的實地訪問和問卷調查。一些沒有網頁的學校可以忽略不計。若事先對「中文學校」做嚴格的定義和分類標準，可以選擇一些學校做更精細的調查。**以辦學模式而言**，有許多課後班中文名字用 XX 中文學校，英文名字則是 xx Learning Center 或 Education Center，也參與了北加州中文學校學會（或全美中文學校協會），他們大都是營利性質，以課後輔導和安親班（daycare）為主要業務，自有大小不一的課室。這種課後班數量越來越多，又以大陸系佔多數，是中文學校最難調查的部分。

傳統非營利的週末中文學校還是主流，僑教組織的主導仍由這一類學校的校長擔任，也是我們調查和輔導的主要對象。一般而言經營管理越好（正常化）的學校，其網頁可獲得的資訊越詳細，並有一個公開的公告欄（Bulletin Board）。完整的調查至少要有以下幾個基本資料：

1. 成立時間
2. 經營模式：性質、管理模式、學費
3. 師生人數
4. 班級與課程：有四種：國語班（Mandarin Class）、二語班（CSL Class）、文化班（Culture Class）、AP Class
5. 教材：是否有自編教材
6. 使用繁簡字與拼音
7. 參與僑教組織的積極性

以矽谷中文學校為例（上表編號 3），該校是矽谷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臺灣系中文學校，該校的網頁對於課程、分班、教材有較為詳細的訊息。以國語班（Mandarin Class）為例：⁸

- ◇ Pre-school - Student age: 4 years old, Textbook: Let's Learn Chinese Starter
- ◇ Kindergarten - Student age: 5 years old, Textbook: Let's Learn Chinese Basic
- ◇ 1st through 12th grades - Textbook: MZ Chinese
- ◇ AP Class: Barron's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⁸ 見該校網頁 <https://www.svcs-us.org/index.php/en/admission/mandarin-class>

(三) 歷年調查的檢討

筆者參與過華校調查，對於以上調查的相關缺失有以下幾點評論：

1. 缺乏經營模式的調查

中文學校從最初的家庭式授課，到租借場地辦中文班，後來發展成為有幾百位學生的「學校」，都屬於非盈利的組織。後來有營利的課後班（after school），以及連鎖（或加盟）經營的體系，經營模式有了較多的變化，但缺乏新的調查分類。加拿大的中文學校因為有多元文化法的保障，其經營模式與美國有所不同，以往的調查都沒有將這些區別顯現出來。

2. 缺乏學校品質的調查（評鑑）

中文學校不是正規的教育體系，所以沒有法源管理，美國視之為社區活動，加拿大雖有相關法源，但管理也很鬆散。因此，教師資格、申請入學的學生，基本上沒有任何限制條件。加上各種新興的模式，辦學成效和學習成果都沒有評鑑的標準。逐漸形成了以舉辦各式各樣的競賽，參加 SAT II 和 AP 中文考試，做為學生的另類評鑑。

北美中文學校的評鑑，不宜由兩岸的政府來做，事涉敏感，由當地的僑教組織就其會員學校進行較為可行，因此學校的經營模式要先分類，再規劃調查，進一步健全僑教組織，以不同類型的學校進行評鑑。

3. 特定事項的調查

過去除了方麗娜（2013）的論文和 2014 年僑委會委託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對美國僑校的數位教學做了一次網路問卷調查，少見其他的特定專案調查。北美中文學校經過長期的發展，有許多事項需要釐清，必須有詳細的調查。舉例而言：各校教學使用正簡字體調查，雖然簡化字和漢語拼音已經成為國際主流，還有多少臺灣系的學校堅持只用正體字注音符號教學？正簡都用的有多少？各校使用教材的情形，使用兩岸政府提供的教材或自編教材。班級開設情形，k-12 每年級開設的班數，學生人數分佈，文化課的開設情形等等。其中正簡字體的使用，鄭安中有做過調查，但已經是 10 年前的事，和現在的生態完全不同。特定事項的調查，規模較小，需要的資源較少，有助於兩岸僑務單位輔導的重點，教材編寫的內容等等。

4. 沒有更新（update）的機制

除了鄭安中的 CHELER 有一個仍然運作的網頁，歷年的調查因為沒有資料更新的機制，都成了陳年舊帳，只能當作歷史文獻，不具有現實的參考價值。僑委會因為有僑校註冊制度，可以保持親臺灣的中文學校的數量，但不夠全面，仍有需要努力之處。例如：建立 5 年或 10 年一次的調查成為例行的工作；設置一個可以更新的資料庫，經註冊後可以進行登錄修改，後臺監控。或者利用舉辦臺灣系僑教組織和中文學校網頁的評比等等，鼓勵各地區的協會（學會）至少維持一個隨時更新的會員學校的網站。

二、中文學校的研究

目前有關中文學校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教材教法上，鮮少對中文學校本身加以考察，中文

學校的發展過程（歷史），運作方式、學生組成、教學情形、學校活動等都需要做深入的探討與介紹。

詳細的調查是研究的基礎，歷史經驗則是未來之師，而文獻的保存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可惜中文學校在這兩方面都很欠缺，調查部分已在上一節有所論述。中文學校因為是社區的族裔語言補習教育，大多沒有自己的校舍，聯絡和資料的保存隨著校長走，校長更迭頻繁，資料就容易流失。臺灣系的美國中文學校很早就成立區域性的僑教組織，每年舉辦年會出版的年刊，保留了相當多的史料，要積極收集保存，儘早數位化典藏。

此外，海外的中文學校受限於上課時數、學生背景及語言環境多元，向來沒有課程標準和統一的教材，因此對「三教問題」（教師、教材、教法）的研究也都是片面性質的，許多成果都不能歸納成為普遍性的理論，使得問題始終存在。

美國學界將中文學校定義為「社區族裔語言學校」（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在 ACTFL 提出 5C 的外語教學原則時，也特別重視語言學習和社區的互動。中文學校的社區功能和與社團的互動，中文學校參與社區的節慶活動、臺灣文化周（亞裔文化月）⁹ 和華裔青少年（大都是中文學校的學生）參與社區活動，以及福爾摩沙青年文化大使協會（簡稱 FASCA）的活動也少有研究。¹⁰ 美國幅員廣大，華人集中地區的大僑社和較小的僑社，差異性大，所以區域研究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法，近年幾篇研究中文學校的論文，都是有區域範圍的研究。

中文學校向來受主流教育體系的牽制，2006 年美國推出針對中文的外語政策，如 AP 中文，中文沉浸式學校的興起對中文學校的衝擊都相當大，學生人數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但卻少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種長期追蹤的趨勢研究也很缺乏。以下 3 個表出自廣州暨南大學的一篇碩士論文，對矽谷地區幾所學校的學生人數的統計，資料雖然舊了一些（2009），¹¹ 卻顯示在 10 年前中文學校就有嚴重的生源危機，這和 2006 年的美國主流中文教育政策息息相關。

⁹ 美國從 1997 年開始將每年五月定為亞太裔傳統文化月（Asian/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APAHM）。1999 年克林頓總統宣佈每年五月的第二個周日（母親節）之後的一周為臺裔美國人傳統周（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HW）。加拿大則自 2004 年起定每年五月為亞裔文化月（Asian Heritage Month）

¹⁰ 大陸學者李嘉郁《談談北美地區新型中文學校的社會功能》《八桂僑刊》2001(04):7-10.；周聿峨、張樹利《新移民與美國華文教育》《東南亞縱橫》2005(06):61-64. 是 2 篇比較早談到中文學校社區功能的文章，但還不夠深入。筆者在 1999 年擔任過中文學校文化課的老師，就將週末上課的中文學校和美國人每週日上教堂的社會功能做過比較。

¹¹ 引自：鄭婉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荷西地區中文學校社區功能論略》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第 14-15 頁。本文改繪。表 2：「矽谷主要中文學校人數統計表」的具體數字：聖荷西 520 人、矽谷 640 人、博愛 1150 人、國語文 1105 人、光華 130 人、啟明 180 人、慈濟 330 人、新意 850 人。

表 2：矽谷主要中文學校學生人數統計表（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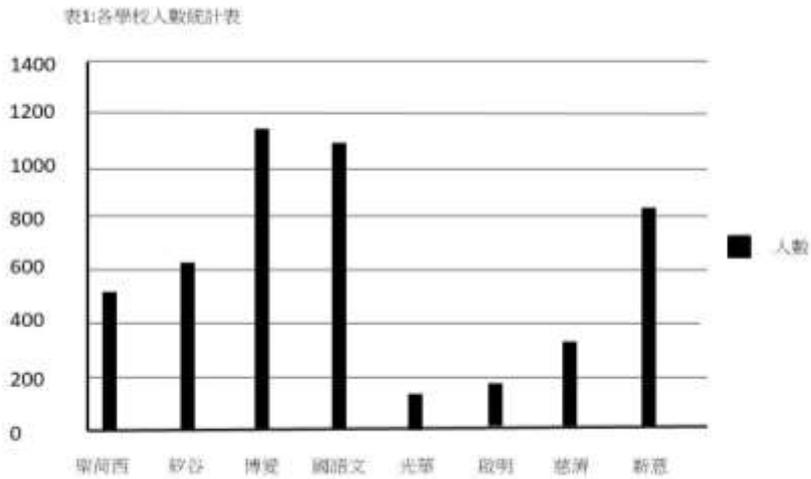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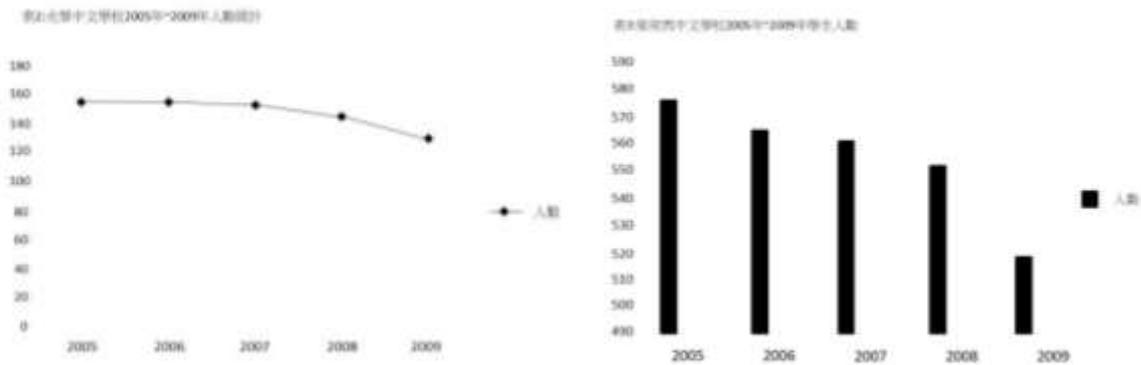


表 3：（左）光華中文學校與表 4：（右）聖荷西中文學校學生人數統計表（2005-2009）



以上種種中文學校調查研究的問題與缺失，本報告只能指出問題，若要解決，建議僑委會綜合規劃處的「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可以規劃做系列的重點研究，指定研究課題，以五年為期將北美中文學校需要調查研究的重點做出較為完整的成果。對於未來的政策制定、輔導工作的推動，都會有很大都幫助。

整體而言，北美中文學校的調查研究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即重美輕加，加拿大的中文學校數量也相當多，並開創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族裔語言的教育模式，但相關的研究卻遠不如美國，以致在中文學校成為全球新移民的主要華文教育模式時，甚少地區以加拿大為模範，這是一個遺憾。所以加強對加拿大模式的調查研究，也是中文學校未來發展的一重要的參考。

第二章 北美華人移民和華僑社會的形成

北美與中國相隔太平洋，19 世紀中期之後，吸引華人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原因大致相同，新大陸缺乏勞動力，尤其是採礦與修築鐵路較為艱苦，華工能承擔。美國模式比加拿大早，成為模範。因為招募前往北美華工的生意多為英商，以澳門和香港為出海港，華工大都來自廣州周遭的農村男性。也形成北美華人以粵幫為主，閩人甚少，和東南亞以閩粵潮客等多來源的移民結構不同。

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大致可劃分以下幾個時期：

1. 1849 年以前：少量華人通過美中貿易抵達美國。
2. 1849-1882 年：大量華工無限制入境，從是採礦和參加美國西部的開發。
3. 1882-1943 年：嚴厲限制華人入境；華人遭受次等種族的待遇。
4. 1943-1965 年：撤銷排華移民法例及其它排華措施。
5. 1965 年至現在：實行各族平等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的華人移民與美國大致相同，每個時期略晚。

一、早期美國華人移民



圖 1：北美華人移民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1-1 左圖）的農村，又以江門五邑（1-2 右圖）最多，從澳門或香港出洋。來源：百度百科

19 世紀以前，鮮少華人移民北美，可考的史料，是依附在曾在中國從事貿易的西方人，始得保留一些蛛絲馬跡。

一般認為，最早抵達美國的華人，是在 1785 年，一位美國船長奧唐奈爾(John O' Donnell) 招募的 32 名印度人以及 4 名中國水手，乘著美國商船「帕拉斯號」(Pallas)，抵達美國東岸的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首次將亞洲貨品輸送到美洲。有記錄顯示這些勞工曾要求美國政府將

他們送回母國，其後再也沒有這 4 名中國水手的訊息。¹²

19 世紀中，鴉片戰爭後英國打開了中國大門。同時間美國在北美大陸大肆擴張，1840 年代末期，美國在美墨戰爭後奪得大片土地，包含今加州德州等地方。割地合約還未簽字，美國人詹姆士·馬歇爾（James W. Marshall）在清理水輪鋸木機（Saw Mill）的水道時，意外地發現了黃金。消息一經傳出，不僅震動了整個美國，也震動了世界。數以萬計的人湧向加州，狂熱地追求黃金夢。廣州是在 1848 年的 10 月知道這一消息，只比美國東海岸晚幾天。到 1849 年的夏季，一位訪問香港的丹麥人寫到，香港人普遍狂熱，甚至是那些屬於紳士階層的成功律師也被這激動人心的消息所誘惑，決定去那裏碰碰運氣。¹³ 淘金給多災多難、民不聊生年代的中國南方過剩的人力帶來了一線朦朧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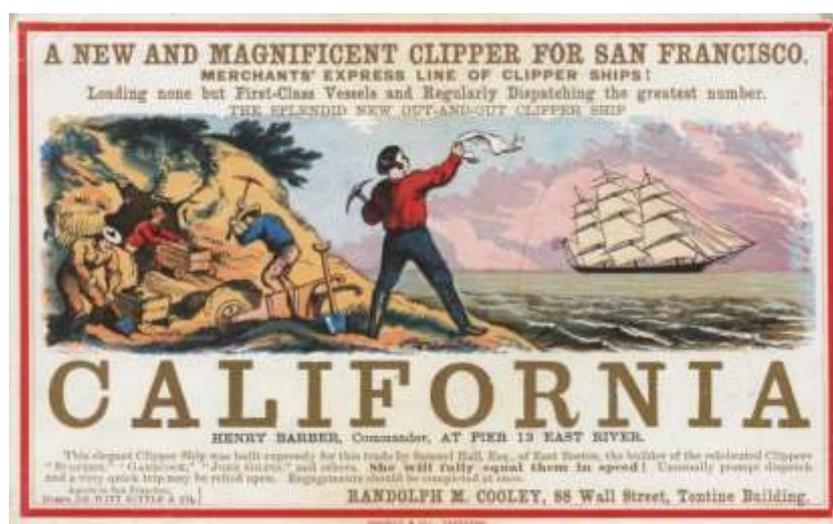


圖 2：加州淘金熱時期的船運廣告。Sailing card for the clipper ship California, Source: UC Berkeley, Bancroft Library

¹² 據美國的檔案史料，John O' Donnell 在 1790 年 9 月曾寫信給在巴爾的摩短暫停留喬治華盛頓。巴爾的摩的摩的媒體曾在 1785 年報道過這為傳奇色彩的人物。約翰·奧唐奈爾船長（死於 1805 年）在 1785 年 8 月抵達巴爾的摩之前，已經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了 16 年，他是帕拉斯號（船名）的所有者，貨物來自中國。他在費爾角（Fell' s Point）以東的巴爾的摩海濱購買了近 2000 英畝土地，建造了一座名為「廣東」（Canton）的東方風格的大廈（mansion）。參見：美國國家檔案局 Founders Online（開國元勳線上）（<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Washington/05-06-02-0197>）

¹³ Peter kwong,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 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5, p. 6. 據知名史家修伯特·班克洛夫特（Hubert H. Bancroft）的研究指出，第一艘從廣州開往舊金山的船艦是美國老鷹號（American Eagle），時間為 1848 年 2 月，也就是在薩特鋸木廠發現黃金後的隔一個月，遠遠早於發現黃金的消息傳到中國的時間點。船上有兩男一女三個中國人。同一年四月，據《加州星報》（California Star，三藩市最早的報紙）報導，「有兩個『天朝子民』」在該市找到工作。（當時對中國被稱為「天朝」celestial kingdom）此事之所以會見報，正意味著這兩三個人也許是第一批在三藩市落腳的中國人。

1862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修建橫貫大陸鐵路的法案，以加速西部發展。在1863年至1869年由加利福尼亞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西太平洋鐵路公司及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三家公司承建這條鐵路，適逢奴隸貿易於1862年在國際間被禁止，加劇了美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決定大量雇用華工。早在咸豐九年（1859年），兩廣總督勞崇光和廣東巡撫柏貴就擅自與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制訂《招工章程》，允許在廣州及廣東各海口設招工公所，公開招工。次年，清政府在《北京條約》中承認英、法在華的招工權利。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與西班牙簽訂《天津條約》，准許在華招工。同年，清廷又與英法公使三方簽署了外國（指有約國家）在華招工章程條約二十二條。澳門因苦力貿易迅速興旺起來，其收入也成了澳門財政的主要收入，每年約有20萬銀元的收入。這筆收入相當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澳葡海關稅收總額的5倍。

1865年，鐵路公司招募華工的篷車，在加州全處尋找華人。中央太平洋公司特別在廣州設辦事處，專門從事招募工作。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與美國訂立《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Berlingame Treaty），為華工輸美打開更寬的大門。這條鐵路在建設高潮時，華工佔築路工人的90%，約9,000人。¹⁴ 從淘金熱到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期間，先後抵達美國的華人移民則達37萬人。¹⁵ 美國的華人社區在各大城市紛紛建立起來。



圖3：三藩市唐人街的華人店鋪。（3-1左）網布莊，約1875年；（3-2右）攤販，約1890年。來源：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二、早期加拿大華人移民

最早到加拿大的華人是在1788年由英國毛皮商人約翰·米爾斯（John Meares, 1756-1809）從廣州和澳門招募了50名水手和工匠，他們從溫哥華島的努特卡灣（Nootka Sound, Vancouver Island）登陸。¹⁶ 米爾斯希望促成努特卡灣和廣州之間的海獺毛皮貿易，他在華人工匠協助下建

¹⁴ 黃安年《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建成與在美華工的貢獻》《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麥美玲、遲進之《金山路漫漫》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第19頁。

¹⁵ Estelle T. Lau, *Paper Families: Identity,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

¹⁶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Chinese Immigrant,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hinese-canadians>

了一個貿易站(trading post)，建造了美洲西北部海運史上第一艘非本土技術的單桅帆船(sloop)。¹⁷ 第二年，米爾斯又從廣州引進了 70 名華人。然而，在第二群人到達後不久，這個定居點被西班牙人佔領，陷入了所謂的「努特卡危機」(The Nootka Crisis)。¹⁸ 西班牙人為了在西海岸建立貿易壟斷地位，囚禁了這些華人。後來這些華人下落不明，可能有一些人回到了中國，而另一些人被安置在附近的礦場工作，最後被帶到墨西哥。

第二波華人移民是在 19 世紀的中後期。1858 年，一批華人淘金者從三藩市來到弗雷澤河谷(Fraser River valley)。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BC，粵幫華人稱之為卑詩省)的巴克維爾(Barkerville)成為加拿大的第一個華人社區。1860 年，溫哥華島和 BC 省的中國人口估計為 7,0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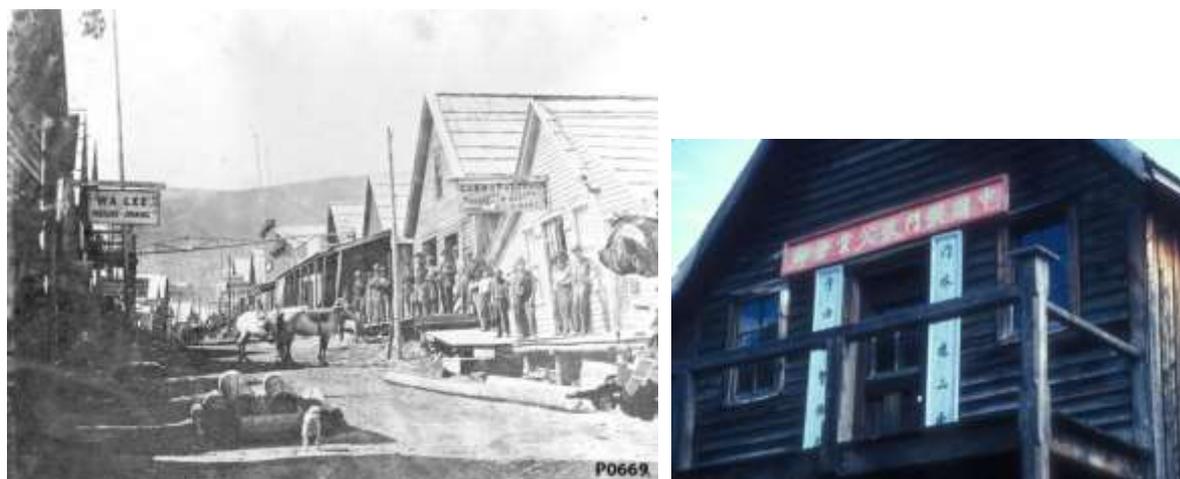


圖 4：(左 4-1) Barkerville 是加拿大最早的唐人街，1868 年大火前的巴克維爾主街，左邊是萬利洗衣房。來源：Barkerville Historic Town Library and Archives。(右 4-2) 巴克維爾的洪門致公堂分部。來源：Archaeology¹⁹

加拿大繼美國之後也修築太平洋鐵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PR)其網絡橫跨西部溫哥華至東部蒙特婁。1880 年至 1885 年，大約有 15,000 名中國勞工被招募來修築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也有不少從美國轉來。這條鐵路的地形條件也相當惡劣，華工有 600 多人死亡。鐵路華工成了加拿大華人移民的主流，和美國類似，鐵路完工後他們在加拿大建立了許多華人社區。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加拿大有 17,312 名華人。²⁰

三、排華法案後的北美華人移民

淘金熱時期，美國各地的礦場就有許多排華的暴力行動，修築鐵路時期一度平息。1869 年

¹⁷ Pethick, Derek (1980). *The Nootka Connection: Europe and the Northwest Coast 1790 - 1795*.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pp. 18-23.

¹⁸ Laurence J. C. Ma; Carolyn L. Cartier (2003).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Rowman & Littlefield, from the original on 11 July 2020. Retrieved 18 October 2016.

¹⁹ <https://www.archaeology.org/news/8788-200610-canada-mining-town>

²⁰ 同註 1。

美國橫貫鐵路建成後，華工全部被解雇，他們和東岸的歐洲移民一起湧入西部，造成勞動力市場的飽和。1873年，美國爆發了經濟危機，據統計，加州30%左右的工人失業，在三藩市有1500名失業工人，被鐵路公司解雇的約12,000名華人也進入該市，就在這個嚴峻的時期，華人移民也達到了十九世紀的最高潮，從1870年至1875年，共有8萬多華人來到美國，僅在1873年就有2萬多華人入境。²¹

勤勞的中國礦工、農民和商人很快就與本地白人，尤其是一些貧窮的歐洲新移民形成了競爭，反華情緒逐漸滋生。其中又以愛爾蘭移民是反華的主流。²² 一直叫罵著華工搶了他們的飯碗。

據不完全統計，從1852年到1882年地方性的反華立法和州的反華立法及司法決定就有二十多個，華人問題不再是一個加州問題，而是整個美國問題，排華情緒從加州向華府蔓延。奉行「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政界人士趁機抨擊華人以迎合選民。

1875年國會通過《佩奇法案》（The Page Act of 1875）²³ 這是美國第一部具有限制性的聯邦移民法，該法禁止中國婦女入境，美國終止了開放邊界的政策。七年後，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19世紀的華人美國移民潮幾乎停滯。從1880年至1940年60年間，只有15萬華人通過各種途徑入境美國，平均每年約2500人。²⁴ 1940年，美國華人總數為106,334人，與1880年基本持平。



圖5：排華集會的海報：（5-1左）反華集會，Tacoma, 1885。（5-2中）The Chinese Must Go - Magic Washer, 1886。（5-3右）反華集會，Washington state, 1892。來源：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Tacoma。

²¹ 戴超武《美國移民政策與亞洲移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3頁。

²² 1845-1852年，愛爾蘭爆發因馬鈴薯病變引發的大饑荒（Irish Potato Famine），約有一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超過一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其中很多人移民新大陸，他們參與美國南北戰爭及戰後的修築鐵路，鐵路完工後也有不少人定居加州。

²³ 該法案是以發起人、加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Horace Francis Page（1833-1890）的名字命名。

²⁴ 莊國土《從移民到選民：1965年以來美國華人社會的發展變化》《世界歷史》2004年02期

美國的排華政策也影響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當美國在 1882 年通過排華法案後，加拿大一些省政府（特別是 BC 省）也開始向聯邦政府施壓，要求他們阻止中國移民。1885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中國移民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 of 1885）對所有中國移民徵收了繁重的人頭稅的方式，嚴格控制數量。澳大利亞以白人為主的自治政府亦持排華態度，陸續制定出一系列限制中國人移民的法案。到 1888 年，所有澳洲殖民地不再接受中國移民。



圖 6：（6-1 左）a Chinese worker being beaten by Uncle Sam and two other men, Oct. 15, 1870. Source: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6-2 右）澳大利亞的排華漫畫（The Mongolian Octopus—Its Grip on Australia）The Bulletin, 21 August 1886, draw by Phil May (1864 - 1903). Sourc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²⁵

加拿大排華的立法稍晚於美國，《1923 年華人移民法案》（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923），加拿大華人也稱之為《排華法》（Chinese Exclusion Act），是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的一個禁止華人進入加拿大的法案，在 1923 年 7 月 1 日生效，這個法案不局限於中國公民，即使是有英籍的華人也禁止進入加拿大。法案生效後，幾乎所有華人無法移民加拿大，包括已經在加拿大居住的華人勞工的親屬。該法案實施的 24 年時間內，總共只有 20 多名華人移民加拿大。1931 年加拿大有約 4.6 萬名華人，男女比例達 13 比 1。因為《排華法》開始執行的日期和加拿大國慶的日期是一樣的，所以當時的在加華人都稱國慶日為「恥辱日」而拒絕慶祝加拿大國慶。這個法案直到二戰後 1947 年 5 月 14 日被加拿大聯邦政府廢除。

四、二戰後北美華人移民

（一）二戰前後美國華人移民（1943-1965）：排華法案的廢除

1941 年 12 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並與中國結盟。美國有關情報部門的調查發現，日本正在中國和東南亞進行「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喊出「亞洲是屬於亞洲人的」。日本在華的電臺常常宣稱華人同日本人一樣，都在美國受歧視，排華法案華人不

²⁵ Australia for the white man,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ttps://www.nla.gov.au/stories/blog/exhibitions/2019/05/10/australia-for-the-white-man>

被允許移民美國，不被允許在美國入籍，成為日本煽動中國人反美情緒的根源之一。美國一些知識份子聲討德日法西斯在歐亞大陸實施的種族殺戮暴行，自己國內的種族歧視現象也引起了他們的重視。有些人甚至認為：納粹的「種族優越論」與美國的種族歧視一樣，都是通過種族壓迫來維護統治的。實施了 60 年的 1882 年《排華法案》被視為種族歧視的代表。一些宗教人士、企業家和許多同情華人的美國人（包括賽珍珠夫婦），一起組織了頗有影響的「廢除排華法案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向各方宣傳遊說，呼籲政府改變政策。²⁶ 很多議員向國會提交了議案，呼籲廢除《排華法》。其中最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當屬民主黨參議員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²⁷ 1942 年的議案。主要內容為：「准許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每年向中國提供一定數量的移民配額；廢止相關排斥和禁止華人入境的法律。」²⁸

隨著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逐漸取得優勢，友華聲勢日益提升，《馬格努森法案》經過了整整一年的時間，20 多次的國會爭辯，法案的推動者做出了一些讓步，對內容進行了調整，也獲得羅斯福總統鼎力支持。羅斯福於 1943 年 10 月 11 日向國會呼籲說：廢除排華法案延宕太久了，我們必須通過議案，向我們的戰友糾正過去的錯誤。他在寫給國會的信中說：「排華法的廢除，能夠有助於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傳……每年百名的移民限額，不會造成就業競爭或失業」。

²⁹

1943 年 11 月 26 日國會終於通過了《廢除排華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Repeal Act of 1943, also known as the Magnuson Act），長達 60 餘年的《排華法案》終於被廢除了。羅斯福總統於 12 月 17 日簽字，這是美國對華移民政策史上的大日子。

《廢除排華法》主要有幾個重點：一、廢除 1882 年以來所有相關排華法案及其他法案中涉及排華的條款；二、依照「配額制度」中國人（Chinese race）分配到的 105 名移民名額，不管生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中國人在申請移美時都可使用。其中再規定 75% 是給生長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25% 是給海外華人的。只要有 50% 中國血統的人，不論在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都算在這 105 名移民配額內。三、准許華人及其後裔入籍成為美國公民。³⁰

然而，每年 105 名移民配額僅是象徵性的，能移民入美的華人為數極少，只意味著中國人可以像其他國家人一樣移民到美國，也是自 1882 年以來中國人以合法身份移民美國的開始。排華問題並未有很大的改變。

1952 年，國會再通過《麥加倫·沃特斯》移民法案（McCarren Walters Act），規定亞洲後裔（包括華人）家眷可以免佔配額入美。

²⁶ Robert Divin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1-1952*, New York: Dale Co. press. 1972, p. 149.

²⁷ 馬格努森（Warren Grant "Maggie" Magnuson, 1905-1989），1944-1981 年長期擔任華盛頓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之前（1937-1944）為眾議員。

²⁸ 同註 15，Robert Divine, 1972, pp. 153-156.

²⁹ 富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選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82，第 445 頁。張文博《美國移民政策與亞洲移民（1943-1965 年）》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2。

³⁰ 沈己堯《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的演變》《海峽評論》40 期，1994 年 4 月號，本文為沈己堯《海外排華百年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3）第 1 章

(二) 新移民法時期 (1965-)：兩岸三地移民大量湧入美國

1965 年《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³¹ 是華人移民北美的重要分水嶺。《1965 年移民法》給予中國每年 2 萬名移民的移民配額，當時美國不承認中國內地，移民配額基本都由臺灣使用。1965 年以後華人大量移入美國，移入地非常多元，亞裔美國人 (Asian American) 概念也在這個時期形成。美國人口普查局對「亞裔」(Asian) 的定義，是指「根」(origins) 在遠東、東南亞或印度次大陸的人口，不是國籍概念，而僅是種族概念。其中華人移民為主流，來源地包括臺灣香港和大陸、韓國華僑(朝鮮戰爭後 20 萬朝鮮人移居美國)、東南亞排華後的移民(印尼、馬來西亞等)，以及越南戰爭後的中南半島(以越南為主，柬埔寨、寮國)難民。

表 1：亞裔美國人的人口比例分配變化 (1970-2000)³²

	人口數				人口增幅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總計	1 356 638	3 726 440	7 273 662	11 898 828	174.68 %	95.19 %	63.59 %
華裔	431 583	812 178	1 645 472	2 734 841	88.19 %	102.60 %	66.20 %
菲律賓裔	336 731	781 894	1 406 770	2 364 815	132.20 %	79.92 %	68.10 %
印度裔	--	387 223	815 447	1 899 599	--	110.59 %	132.95 %
越南裔	--	245 025	614 547	1 223 736	--	150.81 %	99.13 %
朝鮮裔	69 510	357 393	798 849	1 228 427	414.16 %	123.52 %	53.77 %
日本裔	588 324	716 331	847 562	1 148 932	21.76 %	18.32 %	35.56 %

* 2000 年的人口數字包括單亞裔及混合亞裔 (亞裔與其他族裔混血)

³¹ 這個新移民法的全稱是《1965 年外來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mendments of 1965)，一般簡稱《1965 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65)。民主黨政府修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24 年移民法案》和冷戰思維濃厚的《1952 年外來移民與國籍法》，納入了 1953 年的《難民救濟法》(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和 1957 年的《難民逃亡法》(Refugee Escapee Act of 1957)的措施，打破種族配額，改為地區(國家)配額，修改對亞洲的歧視政策，並以家庭團聚優先。參見：閔行健編《美國〈1965 年外來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探析》《美國研究》2016 年第 3 期；戴超武編《美國 1965 年移民法對亞洲移民和亞裔集團的影響》《美國研究》1997 年第 1 期；戴超武《美國移民政策與亞洲移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³² 資料來源：Bureau of the Census, The Nation's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Population-1994, Statistics Brief, November 1995, p. 4; U. 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Population: 2000, table 4, p. 9, by Jessica S. Barnes and Claudette E. Bennett, Issued February 2002。引自：陳奕平《當代美國亞裔人口的特點及其影響分析》《世界民族》2003(02)；戴超武《美國 1965 年移民法對亞洲移民和亞裔集團的影響》《美國研究》1997(01)。最早討論這個議題。

1979 年中美建交後，美國視臺灣為「單獨政治體」，從 1982 年開始給予臺灣地區 2 萬名的移民配額。其次是香港和澳門地區，作為殖民地的移民配額，由 1965 年 200 名，增加到 1976 年 600 名，1978 年又增加到 5000 名。從 1968 到 1978 這十年間，就有 20 多萬港臺中國人到美國定居，使美國華僑華人數量的年增長率達到 30%，相當於美國全國人口年增長率的三倍，可見其數量增長之快。1995 年香港回歸前夕，移民美國的配額又增加到 2 萬。如此一來，港澳臺地區每年移民美國的配額達到 6 萬之多。此外，美國公民的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不受配額限制，自 1960 年代以來，大量華人以家庭團聚身份赴美，成為美國公民後，又可以申請自己的親屬赴美，從而形成了所謂的「連鎖式移民」，華人數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長。

（三）東南亞與越棉寮華人移民

1975-1989 年間美國是最大的中南半島（印支半島）難民接收國，共接收和安置了約 93 萬人。許多研究文獻估計，在第一次移民的 13.5 萬人中華裔約佔 20%；在第二次移民的「船民」中，約有 60%-80%是華裔，而遷移美國的越南華裔及其後裔又佔移居美國的「越南裔」人口的大多數。到 1992 年，到達美國的印支三國人民總數為 1,223,669 人，其中柬埔寨為 147,850 人，佔 12%；寮國為 230,385 人，佔 19%；越南人達 845,464 人，佔 69%。所有這些人中，4/5 是 1980 年後來美的。³³ 今天的美國，有將近 200 萬越南裔美國人，其中有幾十萬是越南華裔，他們會說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認同自己的華人身份。這些越棉寮華人移民在美國聚居的地方，也開辦了不少華校，且喜冠以「中山」學校為名。

華人移民主要受惠於民權運動。20 世紀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期，是美國社會種族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加上反越戰情緒高漲，促進了亞裔族群意識的覺醒。除此以外，1968 年，UC Berkeley 的行動主義者成立了第一批泛亞組織中的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AAPA,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1969 年，UC Berkeley 王靈智教授創建了「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亞裔美國人運動在大學校園裏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三藩市州立大學(SFSU)、UC Berkeley 和 UCLA 建立了亞裔美國人研究計畫，「亞裔美國人」這個名稱正式得到承認。

（四）華人新移民改變僑社生態

1965 年之後移民北美的華人，由於數量快速的增加，使得華人社會生態（僑社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變。與過去 100 年以粵幫為主的華人，一般我們稱之為「老僑」，而從臺港新移入的為「新僑」，老華僑以 Chinatown 為據點形成的華人社區，是具體的有清楚地域的社區，而新僑多居住在郊區（suburban），沒有明顯的疆界。

新移民對美國華人社區生態帶來相當明顯的變化：一、華人新移民以家庭移民為主，在大城市的郊區形成性別比例較為平衡的族裔社區。二、與早期赴美的華人移民相比，華人新移民的來源地更具多元化。他們不僅來自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地區，而且來自大中華經濟圈。三、

³³ 參見 Jonathan Rigg, "Exclusion and Embeddedness: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and Identity*, Edited By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 108.

美國華人新移民的文化水準和經濟水準與早期移民都有了很大的提高。³⁴

五、美國華人社團

早期華人移民以地緣和血緣關係組織的自助團體，是在異地求生存發展的方式之一。華人移民的集會結社（僑團）也成為海外華人社會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種象徵。美國的華人社團因其新生力量方興未艾而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中最具活力和發展前景的社會組織群，因其類型眾多複雜而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中最具合作潛力但又最含衝突因數的矛盾體，因其處華人世界之要津而成為學者關注與研究的重點。

（一）美國華人社會的形成

幾乎與陶金熱同時，1849年，美國西岸華人移民的主要入口港三藩市就產生了由新寧（臺山）、新會、恩平、開平、鶴山五邑鄉僑組成的「岡州廟」（次年改為「岡州會館」）³⁵；1850年，以南海、番禺和順德鄉僑為主體成立了「三邑會館」（後來擴大到九邑）；1851年，新寧（臺山）、新會、恩平、開平部分鄉僑成立了「四邑會館」（後分裂，不復存在）；1852年，以香山（中山）鄉僑為主，兼收東莞、增城、博羅等縣鄉僑，成立了「陽和會館」。同年，客家人又成立了協吉會館（1856年後改稱「人和會館」）³⁶；1854年，脫離了四邑會館的新寧人成立了「寧陽會館」；1855年，花縣鄉僑獨立成立了花縣會館；1862年，脫離了四邑會館的新寧余姓鄉僑與開平多個姓氏的一部分人士成立了「合和會館」；1876年，恩平、開平、陽江、陽春、三水、四會、清遠等縣鄉僑聯合成立了「肇慶會館」。在這個過程中，個別會館也有分合，與會館自身的規模大小有關。這些會館相繼成立後，便完成了美國華僑社團中地緣一級組織的基本佈局。

（二）美國華人社團的發展過程

美國華埠中的中華會館或中華公所的發展情況，可以大致反映出該地區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也可顯示出全美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史。這主要以華埠中的中華會館或中華公所的發展成熟、完善與否作為標誌。美國的華僑華人社團的發展史劃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³⁷

初創時期（1850-1870年代末）。19世紀70年代，加州的華人較多的城市發展出聚居的中國城（Chinatown，又稱唐人街），分別是大埠三藩市，二埠沙加緬度（Sacramento），三埠羅省（洛杉磯）。大埠三藩市的六大華僑會館聯合向當地政府註冊稱為「華人六大公司」（Chinese Six Companies），對內稱為中華會館。1878年肇慶會館的成立使中華會館所屬的會館增加到7個。會館的領導階層，有紳董及商董兩種，紳董也就是董事，為各會館的主席，是團體代表；

³⁴ 周敏《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11-13頁。

³⁵ 五邑，泛指今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岸江門市所管轄的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鶴山五個區縣，古稱岡州。其中又以臺山縣為最多，有「中國第一僑鄉」之稱，臺山話曾是美國唐人街的第一語言。參見圖。

³⁶ 成立於1852年的人和總會館，是美國客家人最早成立的社團組織，主要由嘉應州、惠陽、赤溪和寶安東路和寶安西路五個地區的客籍僑民組成。

³⁷ 參見：楊連峰《轉型期以來美國華人社團嬗變》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第11-13頁；周繼紅《試論戰後美國華人社團發展的特點及其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8(06):1-7。

商董，由事業有成商人中遴選出來，是個人代表。1875年清政府在華府派駐美公使，首任公使陳蘭彬（1816-1895）於1878年12月始到任，容閱副之。1878年7月陳蘭彬從三藩市入境美國，當地僑胞反應受排華之苦，陳頗有所感，就將使團隨員陳樹棠（1828-1888）留在三藩市。陳在華盛頓設立公使館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三藩市開辦中國在美的第一個領事館。1878年11月8日，經朝廷批准後，穩練老成的陳樹棠正式受命為三藩市首任總領事，³⁸ 陳蘭彬並聘美國人傅列秘（Frederick Bee, 1825-1892）為副領事等級的顧問。³⁹ 一同協助僑胞處理排華的問題。1878年12月陳樹棠抵任後，為收攬僑心，提升中華會館的地位，乃稱之為中華總會館，做為全美僑團的龍頭。會館的紳董及商董，均由領事署劄派任，賦予科名（准官員）。為全美華僑華人社團組織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圖 7：三藩市的中華總會館的僑領。來源：The Bancroft Library, UC Berkeley. Photographer: Roy Daniel Graves (1889-1971).

³⁸ 《清史稿》（卷一百五十六 志一百三十一〈邦交四·美利堅〉）：「（光緒）四年，出使大臣陳蘭彬等蒞美呈遞國書，旋請設領事，言華人僑美各邦約二十餘萬，不設領事，無以保護華民。奏入，許之。」參見：周敏《晚清駐美公使護僑外交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9。第20頁。陳蘭彬的日記亦記載，他前往華府時陳樹棠是他留在三藩市的使團成員之一。陳蘭彬《使美紀略》第677頁。

³⁹ 傅列秘，英文本名 Frederick Bee，1825年生於紐約，1849年到加州，綜合了淘金先驅，電報建造者，開發商，說客，律師為一身的傳奇人物。他從1878年開始擔任三藩市領事館的官員，為華工爭取權益，直到67歲（1892）與世長辭，先後服務於陳樹棠、黃遵憲、歐陽明、梁廷贊、左庚、黎榮耀六任總領事。他去世時，三藩市唐人街為他下半旗致哀，三藩市至今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光緒皇帝封他藍頂戴三品官並授予勳章。美國國會討論排華法案時，傅列秘是唯一肯為中國人辯護的律師。面對排華勢力的暗殺恫嚇，傅列秘毫不动摇。傅列秘數度奔赴屠殺華工現場，調查取證，並投書各級政府部門和媒體，在暴力排華的腥風血雨中為華人維護權益並申張正義。參見：維基百科英文版；施吉瑞，劉倩《中國首任駐三藩市總領事陳樹棠與美國排華運動》《清史論叢》2017(02):3-78。；Qian Huang（黃倩），Frederick Bee, an American Lawyer at the Service of Chinese Empero, 收在《美華史記》網頁（<http://ahistoricalrecord.com/manuscript/frederick-bee>）

發展時期(1880-1930 年代)。繼三藩市之後美國各地有唐人街的城市相繼成立中華會館。1883 年紐約中華會館成立，是這時期會館發展的重要標誌。紐約中華會館，後改稱中華公所，其章程和組織狀況和三藩市中華總會館相似。1906 年起，芝加哥等較大華埠也相繼成立了中華會館。到 1959 年，計有 31 個華埠成立了中華會館。1930 年，中華總會館修訂章程，改組舊的領導機構，決定新的領導機構由 55 名董事組成，7 大會館的主席組成主席團。至此，各地中華會館的相繼建立及中華會館改組工作的完善，確立了其在美華僑社會中的地位。

繁榮時期(1930-1950 年代中期)。華僑社團在美國華人較多地區繼續發展。從發展趨勢可以看出，其一，華僑較多的城市如三藩市、紐約、洛杉磯等地所成立的各種各類社團中，以職業團體及文教康樂團體增加較多。這些社團的增加也反映出當時華僑活動的方向。其二，原設於三藩市或紐約的規模較大、歷史較久的社團，在這一時期陸續向各地擴展，建立層次性的與分支性的組織，原有的團體就成了全美全美國乃至全美洲的總機構。其三，人數較少的華埠或新發展起來的華埠，這時也成立起綜合性的團體，如中華會館、中華公所或中華商會等。至於職業性、宗教性或地域性的團體，如果當地成員較多，亦有成立新新的團體。其四，華僑社團的凝聚力得到加強。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激起了在美各華埠的民族激情和愛國熱潮，各救國團體紛紛成立，支援國內的革命戰爭。這是美國華僑社團凝聚力的一次空前顯示，也是美國以及世界各地華僑愛國力量的空前展示。

變革整合期(1950 中期至今)。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中國宣佈放棄雙重國籍，引起華僑社會的巨大變化，絕大部分華僑加入當地國籍，華僑轉變為華人。一方面，中華會館或中華公所的地位受到受到挑戰，其權威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各種新型團體紛紛建立，其宗旨、功能範圍都有所擴大，更適應為華人社會服務及爭取華人在美各種權利和地位。1960 年代以來，由於來自臺灣、中南半島、香港、中國大陸等地華僑華人、華裔通過不同形式和途徑先後來到美國，形成不同類型的新移民，並組成各種各樣的新移民社團，從而使美國的華僑華人社團更趨多樣化和複雜化，形成新型社團與傳統社團與並存。也由於兩岸分裂和冷戰的意識形態對立，華人社團之間以及各自內部的矛盾、不同利益也日益凸顯，分歧和對立也時隱時現。

隨著中國移民的增多，華人社團在數量上有很大增長，華人社團最主要的功能有聯絡情誼、協商關係、舉辦公益等三大項，這三大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不同的地區，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華人社團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它對某一特定群體與相對於該群體之整體社會之間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樑。華人社團在聯繫母國和移民國之間交流和促進文化傳播等方面，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六、華人新移民的特色

1965 年以來的北美地區華人新移民，是研究華人社會的重中之重。其人口數人口結構，多元的來源地，都值得深入研究。他們的子弟是中文學校的主要生源，他們家庭語言的使用是保存族裔語言文化的基地，更重要的是他們改變了美國華人社會(僑社)的結構，並帶來新的文化意義，也是我們討論北美華文教育的重要基礎。

華人人口的統計一向是一個迷思，時隔久遠，我們很難精確的統計 1850 年代以來的華人移民數量。比較實際的做法是統計 1965 年之後的華人新移民。臺灣僑委會有長期的追蹤，內政部有很清楚的移出統計。

(一) 1965 年後的美國華人新移民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歷年統計資料顯示，1965 年以後美國華人幾乎呈倍數成長，華人佔全美總人口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且華人成長率高於全美人口成長。1970 年時，美國華裔人口為 43 萬人，佔全美總人口之 0.21%，1980 年躍升至 80 萬 6 千人，佔總人口之 0.35%，1990 年倍數成長至 164 萬 9 千人，佔總人口之 0.66%，2000 年華裔人數共 286 萬 5 千人，較前一次普查增加 121 萬 6 千人，且突破美國總人口之 1%，佔 1.02%。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公布之華裔人數合計共 334 萬 7 千人，但華人人口成長幅度則趨於緩和，較前一次普查僅增加 48 萬 2 千人，但佔全美總人口已達 1.08%；40 年間華裔美國人人數增加近 8 倍之多，在美國各國移民中華人族群僅次於墨西哥，位居第二（表 2）。

表 2：美國華人人口普查（1970-2010）⁴⁰

單位：人、%

西元年	全美		華人		
	人口數 (人)	人口成長率 (%)	人數	人口成長率 (%)	占全美人口比例
1970	205,052,000		430,000		0.21
1980	227,726,000	11.06	806,027	87.45	0.35
1990	248,700,000	9.21	1,648,696	104.55	0.66
2000	281,421,906	13.16	2,865,232	73.79	1.02
2010	308,745,538	9.71	3,347,229	16.82	1.08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Census

表 3：美國華人移民統計（1820-2008）⁴¹

單位：人、%

	合計	%	從臺灣移入	%	從大陸移入	%	從香港移入	%
1820-2008 年 總計	2399076	100.0	43583	18.2	1481895	61.8	481398	20.1
1989 年以前	1137916	100.0	218584	19.2	609022	53.5	310310	27.3
1990	57194	100.0	18952	33.1	23514	41.1	14728	25.8
1991	53752	100.0	15067	28.0	23121	43.0	15564	29.0
1992	64107	100.0	17905	27.9	29461	46.0	16741	26.1
1993	87507	100.0	15736	18.0	57761	66.0	14010	16.0
1994	70800	100.0	11157	15.8	47694	67.4	11949	16.9
1995	51805	100.0	10725	20.7	30381	58.6	10699	20.7
1996	62296	100.0	15228	24.4	35751	57.4	11317	18.2
1997	52328	100.0	10828	20.7	33526	64.1	7974	15.2
1998	48413	100.0	9764	20.2	31270	64.6	7379	15.2

⁴⁰ 相關數據及表 2，引自：僑委會會計室《2010 年美國普查華人口分析報告》2012 年 10 月。

⁴¹ 相關數據及表 3，引自：僑委會統計室《各國華人口專輯（第三輯）》2009 年 12 月，第 6 頁。

1999	43397	100.0	7285	16.8	29579	68.2	6533	15.1
2000	58442	100.0	9457	16.2	41804	71.5	7181	12.3
2001	73416	100.0	12457	17.0	50677	69.0	10282	14.0
2002	73771	100.0	9932	13.5	55901	75.8	7938	10.8
2003	49525	100.0	7168	14.5	37342	75.4	5015	10.1
2004	65015	100.0	9314	14.3	50280	77.3	5421	8.3
2005	79280	100.0	9389	11.8	64887	81.8	5004	6.3
2006	96649	100.0	8545	8.8	83590	86.5	4514	4.7
2007	84427	100.0	9053	10.7	70924	84.0	4450	5.3
2008	89036	100.0	9237	10.4	75410	84.7	4389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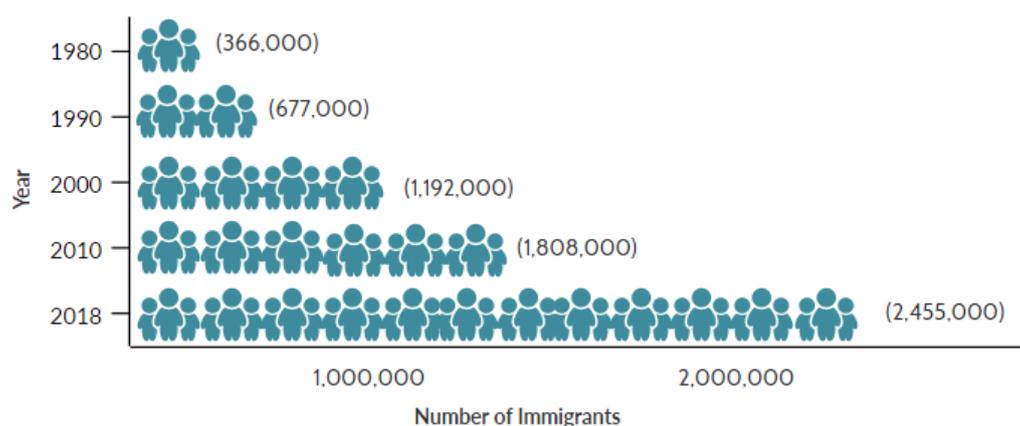
注：本表以永久居留地為統計標準，而非以出生地統計。

資料來源：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移民統計年報(2008)》(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8)。

如前所述，二戰後美國的華人移民的構成非常多元，主要是來自大陸各省市的新移民、港澳移民、東南亞難民，以及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的再移民等。中國大陸從 1990 年代開始有大量移民移出後，早期有一些粗略的統計。大約在 2000 年左右，移民美國的新華人突破百萬人，從 1980 年至 2000 年兩岸三地移居美國的僑民共有 1,040,608 人，其中大陸 527,734 人，香港 232,775 人，臺灣 280,099 人。進入 21 世紀後的 20 年，大陸新移民是主流，大約在 2013 年大陸移民美國的人數突破 200 萬人。2015 年中期從中國大陸移民到美國的人口大約是 2,104,000 人；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的人口大約是 224,000 人；從澳門移民到美國的人口大約是 11,000 人。

⁴²

表 4：年中國大陸移民到美國的人口（1980-2018）⁴³



⁴² 大陸對海外華人移民的統計，在 2013 年以前是納入臺港澳的移民，後來才分別統計。

⁴³ 本表引自：migrationpolicy.or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nese-immigrants-united-states-2018>

華人新移民的大量增加，一個重要的現象立即隨著產生，即使用華語的人也水漲船高。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的報告，美國在家使用華語的人數達到290萬人。華語已經成為美國繼英語和西班牙語之後的第三大最廣泛使用的語言。相關數據顯示：自1980年到2011年，美國華語的使用人口已從63萬1,000人增至290萬人，華語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地區，分別是紐約54萬9,000人、洛杉磯39萬9,000人以及三藩市33萬4,000人。華語使用者中還包括各中國方言的使用者，如普通話、粵語及福州話等。數量龐大的大陸新移民保障了美國中文學校的生源不虞匱乏，但也改變了美國華文教育的生態。新移民在美國各州的分布和多寡，與中文學校的密度是完全一致的。從表5所列，加州和紐約州的華人高居前二名，與中文學校的數量相符，再次強調研究中文學校與華人移民是不可分的。

表5：美國各州華裔人口排名（1990-2006）⁴⁴

年份		1990	2000	2006
美國華裔人口總數		1 645 472	2 432 585	3 090 453
華裔佔總人口比重 %		0.66	0.86	1.03
各州華裔人口排名	1	加州	加州	加州
	2	紐約州	紐約州	紐約州
	3	夏威夷州	德州	德州
	4	德州	紐澤西州	紐澤西州
	5	紐澤西州	麻薩諸塞州	麻薩諸塞州
	6	麻薩諸塞州	伊利諾州	伊利諾州
	7	伊利諾州	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
	8	華盛頓州	夏威夷州	賓州
	9	馬里蘭州	賓州	馬里蘭州
	10	佛羅里達州	馬里蘭州	佛羅里達州
華裔總人口前十州比重 (%)		83.83	81.78	79.53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統計局—1990 STF1；2000 SF2；2006 ACS。

華人新移民在北美各大城市（都會區）的分佈和數量是另一個重要的指標，也是研究華文教育的基礎工程，精確的統計雖然不易，但美加二國都有制度化的人口普查可供參考。反向思

⁴⁴ 本表引自：李唯、鍾瑋《新移民的地理分佈和居住模式：市區唐人街與郊區華人移民居住區》收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政研司編《北美華僑華人新視角——華僑華人研究上海論壇文集》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州名略為調整為臺灣慣用翻譯名。

考，中文學校的分佈和密度也是華人社區的地圖，兩者可以相互印證。表 6 所示，加州可分為三個都會區，所佔比例遙遙領先。

表 6：華人移民在美國都會區的分佈（2014-2018）⁴⁵

Metropolitan Area	Immigrant Population from China	% of Metro Area Population
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	478,000	2.4
San Francisco-Oakland-Hayward, CA	264,000	5.6
Los Angeles-Long Beach-Anaheim, CA	262,000	2.0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	92,000	4.6
Boston-Cambridge-Nernton, MA-NH	90,000	1.9
Chicago-Naperville-Elgin, IL-IN-WI	72,000	0.8
Seagtle-Tacoma-Bellevue, WA	65,000	1.7
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 DC-VA-MD-WV	59,000	1.0
Houston-The Woodlands-Sugar Land, TX	52,000	0.8
Philadelphia-Camden-Willmington, PA-NJ-DE-MD	49,000	0.8

（二）加拿大華人人口的變化

二戰前加拿大華僑人口成長起起伏伏，1921 年後數字如下：1921 年：39,587 人，佔全加總人口的 4.5%；1931 年：46,519 人，佔總人口的 4.5%；1941 年全加拿大華僑有 34,627 人，保留中國籍的為 25,878 人，佔 74.7%；出生在加拿大而成為公民的華裔只有 6,694 人，佔 19.3%。

⁴⁶

表 7：二戰前加拿大各地區華僑人口佔比與入籍比率（1931-1941）⁴⁷

省區	華僑人口佔比		加入國籍比率	
	1931 (%)	1941 (%)	1931 (%)	1941 (%)
全加拿大（總數）	46,519	34,627	6.7	7.4
BC	58	54	3.0	3.3
安大略	15	18	17.0	15.5
魁北克	6	7	14.8	12.7

⁴⁵ 本表引自：migrationpolicy.org, Top Concentrations by Metropolitan Area for Chinese Immigrant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nese-immigrants-united-states-2018>

⁴⁶ Stanishlaw Andracki, Immigration of Orientals into Canad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rmno Press, New York, 1978. p. 214. 轉引自：黃昆章 吳金平《加拿大華僑華人史》第 195-196 頁。

⁴⁷ 本表綜合改繪自黃昆章、吳金平《加拿大華僑華人史》195 頁、206 頁的 2 個附表。相關數據來源：《加拿大人口普查》1931 年；1941 年代報告。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 年，第 403 頁；李勝生著，宗力譯《加拿大的華人與華人社會》香港三聯書店，1992 年，第 64 頁。

艾伯塔	8	9	8.8	9.9
薩斯卡存	8	7	5.8	6.5
曼尼托巴	4	4	9.3	7.7
沿海省和地區*	1	2	--	--

*沿海省和地區：指新四科舍省（Nova Scotia）、新不倫瑞克省（New Brunswick）、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以及育空地區（Island Yukon）。該地區入籍比例缺資料。

二戰後加拿大放寬移民政策。1947年，加拿大政府公佈新的移民法，規定已加入加拿大國籍的公民可以申請妻子及未滿18周歲的子女來加拿大團聚。此外，華文教師等可以非移民身份申請入境。

1962年加拿大實施新的移民法，如果有技術、英語好、有資金的香港人、臺灣人、大陸居民以及東南亞華人可申請移居加拿大。1963年，條件進一步放寬，加國政府允許沒有親屬在加的中國人可以以獨立移民身份申請入境。1967年10月，加拿大比照美國1965年移民法，宣佈實行《新移民條例》。改變過去按照種族、國家來選擇移民的做法，實行計分制，即申請移民者根據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來打分，按照分數的高低安排移民的時程。這一規定得到亞洲人的擁護。華人移民急劇增加，華文教育開始迅速發展。

加拿大重視多元文化，並立法予以保障。現在常用的族裔語言（Heritage Languages）一詞就源自加拿大，在1960年代提出，目的是強調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傳承的重要性。1971年10月，總理特魯多（Pierre Trudeau）正式提出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聯邦政府設立多元文化部掌管多元文化政策和事務。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最核心理念是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加拿大各民族的語言文化，保護各民族的語言文化權利，幫助各族裔克服文化障礙，全面參與加拿大社會。

根據加拿大普查局歷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從二十世紀後半開始，加拿大華人人數即成直線上升，1971年時，加拿大華裔人口僅有11萬9千人，佔總人口之0.55%，此後華人移民即大幅激增，1981年倍數成長躍升至28萬9千人，1991年更上層樓，達65萬3千人。2001年華人人數更首度突破百萬人，達110萬人，在30年間華裔人數增加9倍之多。2006年的普查結果顯示，加拿大華人人數已達134萬6千人，佔加拿大總人口之4.31%，且已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數有色族裔（Visible Minority）。⁴⁸ 這些增長的華人以新移民為主。而新移民中，又以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和臺灣者佔最大比例。和美國一樣，加拿大也接納了不少來自中南半島的中國難民。

⁴⁸ 加拿大統計局

<https://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16/dp-pd/dv-vd/lang/index-eng.cfm>（最後瀏覽日：2021/6/11）官網發布日期：2017年2月8日，更新日期：2019年6月18日。加拿大政府每五年辦理一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的普查2021年5月3號開始，統計局計劃在2022年2月開始發佈這次人口普查的相關報告。

表 8：加拿大華人移民人口統計（1950-2010）

	合計		從臺灣移入		從大陸移入		從香港移入	
	Total	%		%		%		%
1950-2010年總計	1,222,870	100.0	142,315	11.6	567,038	46.4	513,517	42.0
1950-1970年小計	55,635	100.0	11,160	20.1	723	1.3	43,752	78.6
1971	5,817	100.0	761	13.1	47	0.8	5,009	86.1
1972	7,181	100.0	859	12.0	25	0.3	6,297	87.7
1973	16,094	100.0	1,372	8.5	60	0.4	14,662	91.1
1974	14,465	100.0	1,382	9.6	379	2.6	12,704	87.8
1975	13,166	100.0	1,131	8.6	903	6.9	11,132	84.6
1976	12,736	100.0	1,178	9.2	833	6.5	10,725	84.2
1977	8,068	100.0	899	11.1	798	9.9	6,371	79.0
1978	6,021	100.0	637	10.6	644	10.7	4,740	78.7
1979	8,731	100.0	707	8.1	2,058	23.6	5,966	68.3
1980	12,089	100.0	827	6.8	4,948	40.9	6,314	52.2
1981	13,842	100.0	834	6.0	6,553	47.3	6,455	46.6
1982	10,686	100.0	560	5.2	3,580	33.5	6,546	61.3
1983	9,521	100.0	570	6.0	2,227	23.4	6,724	70.6
1984	10,354	100.0	423	4.1	2,225	21.5	7,706	74.4
1985	9,820	100.0	537	5.5	1,887	19.2	7,396	75.3
1986	8,531	100.0	695	8.1	1,916	22.5	5,920	69.4
1987	20,371	100.0	1,472	7.2	2,647	13.0	16,252	79.8
1988	28,330	100.0	2,197	7.8	2,803	9.9	23,330	82.4
1989	27,835	100.0	3,398	12.2	4,452	16.0	19,985	71.8
1990	42,010	100.0	3,739	8.9	8,170	19.4	30,101	71.7
1991	41,365	100.0	4,562	11.0	14,231	34.4	22,572	54.6
1992	57,453	100.0	7,530	13.1	10,556	18.4	39,367	68.5
1993	56,041	100.0	9,896	17.7	9,485	16.9	36,660	65.4
1994	64,168	100.0	7,423	11.6	12,513	19.5	44,232	68.9
1995	52,772	100.0	7,694	14.6	13,308	25.2	31,770	60.2
1996	60,746	100.0	13,225	21.8	17,533	28.9	29,988	49.4
1997	54,107	100.0	13,324	24.6	18,532	34.3	22,251	41.1
1998	35,063	100.0	7,193	20.5	19,783	56.4	8,087	23.1
1999	38,302	100.0	5,483	14.3	29,147	76.1	3,672	9.6
2000	43,150	100.0	3,535	8.2	36,750	85.2	2,865	6.6
2001	45,444	100.0	3,114	6.9	40,365	88.8	1,965	4.3
2002	37,758	100.0	2,910	7.7	33,307	88.2	1,541	4.1
2003	39,850	100.0	2,126	5.3	36,252	91.0	1,472	3.7
2004	39,968	100.0	1,992	5.0	36,429	91.1	1,547	3.9
2005	47,167	100.0	3,092	6.6	42,292	89.7	1,783	3.8
2006	37,391	100.0	2,823	7.5	33,079	88.5	1,489	4.0
2007	30,924	100.0	2,780	9.0	27,013	87.4	1,131	3.7
2008	33,633	100.0	2,972	8.8	29,337	87.2	1,324	3.9
2009	32,516	100.0	2,542	7.8	29,051	89.3	924	2.8
2010	33,748	100.0	2,761	8.2	30,197	89.5	790	2.3

資料來源：加拿大移民署移民資料（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CIC）。

根據加拿大公民暨移民署（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之移民人口登記資料顯示，自 1950 年至 2010 年止前後 60 年的時間，陸續由臺灣、大陸及香港移居加拿大且獲得永久居留權者，合計共約 122 萬 3 千人，其中大陸移民佔 46.4% 最多，香港移民約佔 42%，臺灣移民則佔 11.6%。兩岸三地移民之結構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以後有了極大之轉變，1997 年以前華人移民中均以香港移民為大宗，但自此之後，則以大陸人士移居加國為主，從 1998 年近 2 萬人，佔該年華人移民人數之 56.4%，一路攀升到 2001 年之 4 萬人，佔該年華人移民之 88.8%。由臺灣移民加拿大的人數從 1997 年 1 萬 3 千餘人後，每年移民人數即呈下降趨勢，到 2010 年時則僅約 2 千 7 百名臺灣人移民加國（詳表 8）。⁴⁹

⁴⁹ 數據與表 8 引自：僑委會統計室《加拿大 2010 年華人口統計推估》2011 年 12 月。

第三章 北美中文學校的發展與挑戰

1960 年代後期，以臺灣留美學生為主的新移民，在美國開創發展的中文學校教學模式，歷經半個世紀，一路走來，面臨過各種挑戰，不僅安然度過並且成就斐然。

中文學校在全球華文教育史上至少有兩個突出的意義：一是 1960 年代華文教育最發達的東南亞地區開始全面性的衰退之時，華人在北美開啟了另一個新天地，為海外華文教育的延續發展有重要的貢獻。第二，週末制中文學校的體系，為華文教育樹立了新典範，並成為全球華人新移民最普遍採用的教育形式，遍及歐洲、澳洲、中南美洲和非洲。

美國的中文學校從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發展至今，大約有半個世紀。以 1994 年為分水嶺，前 25 年（1968-1993）是臺灣留美學生為主導的時期；後 25 年（1994 年以來）由於大陸經濟崛起，新移民湧入北美，美國的中文學校有了進一步發展，因而有了大陸系與臺灣系之分，雙方都在 1994 年成立全美性的聯合組織。兩個聯合會成立後有競爭也有合作。並且分別與國內（大陸和臺灣）保持密切的聯繫。2006 年開始美國主流學校積極發展中文沉浸式教育，成長極為快速，至 2020 年已超過 300 所學校開設，遍及美國各州，可能是中文學校 50 年來最大的挑戰。

美國中文學校面臨的最大挑戰，一向來自強大的主流教育體系，但主流的每一次政策調整或教學理念的改革，不僅未削弱中文學校的發展，反而成功的調適，獲得主流的肯定。從全球的宏觀視野來看，有兩個發展趨勢對海外的華文教育繼續產生衝擊：一、東南亞新興的三語學校模式；二、美國主流學校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這兩者的挑戰對華文教育的未來是危機還是再發展的契機，在於我們對這兩個趨勢的認知與掌握。美國中文沉浸式教育和三語學校的發展迅猛同樣具有分佈不均、形式不一、制度與標準尚待建立等問題，要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得到具體的描述。

近年來美國主流學校的積極發展中文沉浸式教育，是用目的語作為教學語言教授教學科目的一種教學模式。研究顯示，學生通過沉浸式教學獲得的第二語言能力、母語能力以及學科課程成績明顯高於其他教學模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因此，從 2006 年有計畫的啟動以來，成長極為快速，至 2018 年 7 月已超過 250 所學校開設，遍及美國各州，是繼 5C 標準和 AP 中文之後，成為中文學校 50 年來面臨最大的挑戰。

本章針對中文學校如何回應這個挑戰，提出論述。首先，回顧北美華僑教育發展的歷史，將華人移民子弟在先進的北美地區如何調適，建立一套特殊的族裔語言傳承的模式。其次，對 1960 年代以來週末中文學校發展的新模式，地區和全美僑教組織的建立，有較為詳細的論述。第三，對主流教育體系的外語政策，尤其是 AP 中文課程與測驗、中文沉浸式教育在美國發展的各種模式，分析它對美國整體中文教育帶來的機會和挑戰。

一、早期華文教育在北美的發展：1850 至 1965 年

（一）早期美國華僑子弟的教育

美國太平洋鐵路修築完成後，華工留在加州形成了幾個較大的聚居地，其中大埠三藩市，二埠沙加緬度，三埠洛杉磯有許多適齡入學的兒童，以三藩市為例，15 歲以下學齡兒童的數

量 1867 年有 500 人，1885 年 722 人，1890 年 1400 人，到了 1900 年則增加到 4000 人。⁵⁰ 華子女的教育問題也隨之而來。然而，當時加州禁止華人子弟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只能在由華人自己設立的傳統私塾入學。

1870 年以後，華人家長因為就學問題不斷向美國政府抗議，要求華人子弟進入公立學校就讀，但州政府一直不同意。直到 1905 年，在教會協助以及有心人士的奔走下，三藩市教育局才同意為華人設立公立小學，命名為東方公立學校（Oriental Public School），1916 年遷到新校區。1924 年加州政府將其改名為士作頓準將紀念學校（Commadore Stockton School）⁵¹，但這是一所種族隔離學校，限定華人、日本人、韓國人子弟就讀。⁵²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都沒有改變種族隔離的性質。這也是美國專為華僑子弟設立的唯一一所學校（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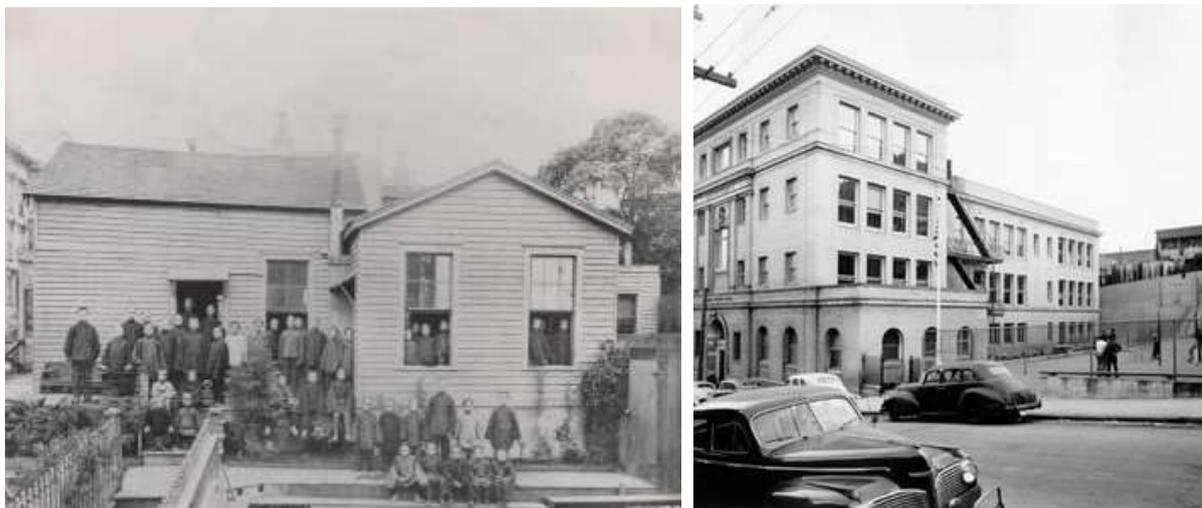


圖 1：（1-1 左）座落三藩市 916 Clay 的東方公立學校（Oriental Public School, 1906-1924）。來源：伯克萊加州大學 Bancroft Library 收藏⁵³（1-2 右）Commadore Stockton School, 1924-1998。來源：Gordon J. Lau School 校史⁵⁴

1908 年，清政府委派梁慶桂（1856-1931）至美國勸學。開辦僑民學校。他到三藩市與中華總會館商議，決定將 1888 年設立的大清書院改組為「大清僑民小學」，並於 1909 年正式開

⁵⁰ 這個統計數字，見：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 372 頁；美國人 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436. 亦有簡略的數字，都沒有出處。

⁵¹ 該校名是為紀念海軍準將 Robert Field Stockton（1795 -1866），他在美墨戰爭期間佔領加州，下令出售墨西哥土地所有者的財產，所得到的錢用於在加州建立公立學校。參見：該校現名 Gordon J. Lau School 校史，紀念 Gordon J. Lau（劉貴明 1941 - 1998）首位當選為加州三藩市市議員的華裔美國人。
<https://www.sfusd.edu/school/gordon-j-lau-elementary-school/about-us/school-history>

⁵²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 372 頁；麥禮謙編《傳承中華傳統：在美國大陸和夏威夷的中文學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⁵³ 伯克萊加州大學 Bancroft Library 收藏。引自：https://www.wikiwand.com/en/Oriental_Public_School

⁵⁴ <https://www.sfusd.edu/school/gordon-j-lau-elementary-school/about-us/school-history>

學。這是美國有現代意義的華僑學校之始。⁵⁵ 教學內容有傳統的儒家經典、語文、歷史、地理、德育、書法及體操和歌謠等仿照國內的小學課程。教師以廣州方言教學，學生則利用公立學校的課餘時間上課。⁵⁶ 這個時期華僑學校面臨的挑戰除了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外，主要來自華人內部的不同政治立場。清末僑社的學校和華文報紙都因革命派與保皇派之爭而相互對立，這也發生在美國。

從 1906 年到 1960 年代這個漫長時期，華僑學校的發展大致延續相同模式。幾個有華埠的主要城市，幾乎都開設了華僑學校，華人子弟是在隔離學校與自辦學堂接受教育。



圖 2：(2-1 左) 美洲中華中學校，來源：美洲中華中學校網頁。⁵⁷ (2-2 右) 梁慶桂，北美華僑學校的推手。

以大埠三藩市為例，1912 年民國成立後，大清僑民小學堂更名為中華僑民公立學校，1920 年開始招收女生，1922 年增設初中部，1926 年正式定廣州白話為教學語言。1927 年購買美以美教會的樓業一座，擴大規模，改稱美洲中華中學校。1928 年採用國民政府的新學制，訂定選任校長章程，學校制度化，成為北美第一所開設高中課程的華人學校。⁵⁸ 到 1934 年，三藩市有 10 所中文學校，1848 名學生和 47 位教師。⁵⁹ 此外，美國的其他華埠也都興辦了中文學校。不過，因為受到排華法案的影響，全美華人人人口不增反降，導致華人子女人數不足等，

⁵⁵ 光緒十四年（1888）四月，清廷駐三藩市歐陽明總領事開辦一所學校，校名初為金山中西學堂，稍後更名為大清書院。1906 年三藩市大地震，許多建築物毀損。清政府匯銀 9 萬兩賑災，中華會館興建大廈主要來自此筆款項，有助於梁慶桂與會館的領導們談建校之事。

⁵⁶ 中華學校的上課時間，平日是下午 4 點半到晚上 9 點，週六為上午 9 點到晚上 9 點。見：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發展史》第 27 頁。

⁵⁷ <http://www.cchsia.org/schoolpics.html>

⁵⁸ 麥禮謙《傳承中華傳統：在美國大陸和夏威夷的中文學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04):55-69. 第 56-57 頁。

⁵⁹ 麥禮謙《傳承中華傳統：在美國大陸和夏威夷的中文學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04):55-69.

多數華埠通常只有一所由當地中華會館主辦的學校。⁶⁰ 雖然如此，但在 1930 年代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的傳統華人社會在唐人街建立華僑學校達到了全盛時期。

美國東岸的華校發展以紐約和波士頓為最早。1908 年末梁慶桂抵達紐約，向中華公所主席陳煥章⁶¹ 提及應在海外發揚中華文化，啟發僑胞知識。陳煥章在 1909 年 6 月召開會議討論組織僑校，最後獲得了大部分董事贊同，決議每年從公所撥出經費 250 元來資助學校運作，借用勿街一所天主教堂做為校舍，並將當時由一名中文教員在區公所主辦的中文班 10 餘名學生撥入僑校。僑校正式創校時，僅有 20 位學生，首位正式主持校務的人就是當年隨梁慶桂赴美留學的朱兆華。雖然當年僑校的經費不足，但獲得當時駐美公使伍廷芳、駐紐約領事何永紹等人的熱心捐獻，僑校根基才得以粗立。

1911 年，僑校正式遷至勿街 (Mott Street) 5 號 2 樓後，學生日趨增加，不久已增加到 50 多人，相對的校舍空間也更為狹窄，未能容納更多學生，最後暫借宰也街 (Doyers Street) 的晨星書館做為校舍。一直到 1913 年才搬到當時中華公所勿街 16 號會址 2 樓。由於學校規模日漸壯大，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中華公所也於 1922 年開始，每年撥助僑校 1000 元經費，建立校長制，選校董，推進校務。1929 年，當時已有逾百學生的僑校，向紐約市教育局購置勿街 64 號的市立 108 小學為校址，從此華僑子弟入學者日趨眾多，規模也越來越大。



圖 3：紐約華僑公立學校民國 20 年（1931）第七屆小學畢業典禮師生合影。

1962 年，勿街 62 號的中華大樓建築完成，僑校學生遷回新校舍上課，而僑校也於同年 9 月正式向紐約州教育廳註冊，校名定為「紐約華僑中文學校」。⁶²

⁶⁰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 360-361 頁，第 349-354。

⁶¹ 陳煥章，廣東高要人，15 歲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1903 舉人，1904 進士，授內閣中書。1905 年公費留美，主席任其內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曾任紐約《中國維新報》編輯。1907 年在紐約組織孔教會，1910 年創辦紐約孔教義學。1911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同年歸國。回國後組織全國孔教會。民國七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並先後擔任北洋政府總統及國務總理的法律顧問。

⁶² 1962 年建成的中華大樓，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撥款 33 萬，佔建築費總數之一半。可見中華民國政府對紐約傳統僑團的支援，以及一貫重視僑教、重視中華文化在海外植根的僑務政策。



圖 4：紐約華埠中華大樓，中華公所和華僑中文學校均設於此。

波士頓唐人街中華廣教學校成立於 1916 年，由安良工商會成立，旨在建立教育機構，以幫助維護海外華人文化傳承。原為一所傳統的廣東話學校。是新英格蘭地最古老的華僑學校，也是東海岸運行時間最長的中國學校之一。

1981 年，廣教學校申請成為非營利組織，以確保作為社區資源的可持續性。2007 年，學校搬進了我們在泰勒街 87 號（Tyler Street）的第一個永久校址。



圖 5：波士頓廣教學校第一屆畢業典禮，1931 年。來源：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England⁶³

夏威夷明倫中文學校創立於 1911 年，是美國本土之外最老和規模最大的中文學校。學校全盛期在學人數高達 1350 人（1936 年），為當年美洲華校之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被迫停辦，至 1948 年始復辦。

（二）基督教會與個別僑團興辦的中文學校

基督教會為了幫助早期華人移民面對種族歧視和家庭暴力，在淘金熱一開始，就在三藩市建立教會，努力改變華人的宗教信仰。早在 1859 年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其會所開設一所中國公立學校（Chinese Public School）收容一些已經 18 歲失學的華僑子弟（男生），設備簡單，開

⁶³ 波士頓唐人街地圖網頁（<https://www.chinatownatlas.org/era/wwi-wwii/>）；廣教學校官網 <https://www.kwongkowschool.org/history>

開停停，只教英文。的 1878 年，美以美福音堂也開設了英文班，幫助華人迅速融入主流社會。教會也積極爭取華人子弟入學的權利。⁶⁴ 1920-30 年代，三藩市出現了許多其他類型的學校。其中一所是由晨鐘劇社在 1919 年建立的晨鐘學校。它主要是由一些親國民黨的知識份子組成，學生人數始終保持在 130 至 170 之間。該校在全美華校中首創學生自治活動。下設體育隊、兵操營和軍樂隊。他們還有一個演講團，每週五都到華埠中心演說。然而，資金困窘最終迫使該校在 1924 年關閉。此外，還有一所學校是 1930 年由孔教會創設的。本地的地緣社團也興建了一些學校，但多不成功，至二戰末僅有南海福蔭堂於 1920 年創設的南僑中學仍倖存。⁶⁵ 另外還有一些學校是由政黨、文化團體或個人興辦的。1937 年，國民黨建立了建國中學。⁶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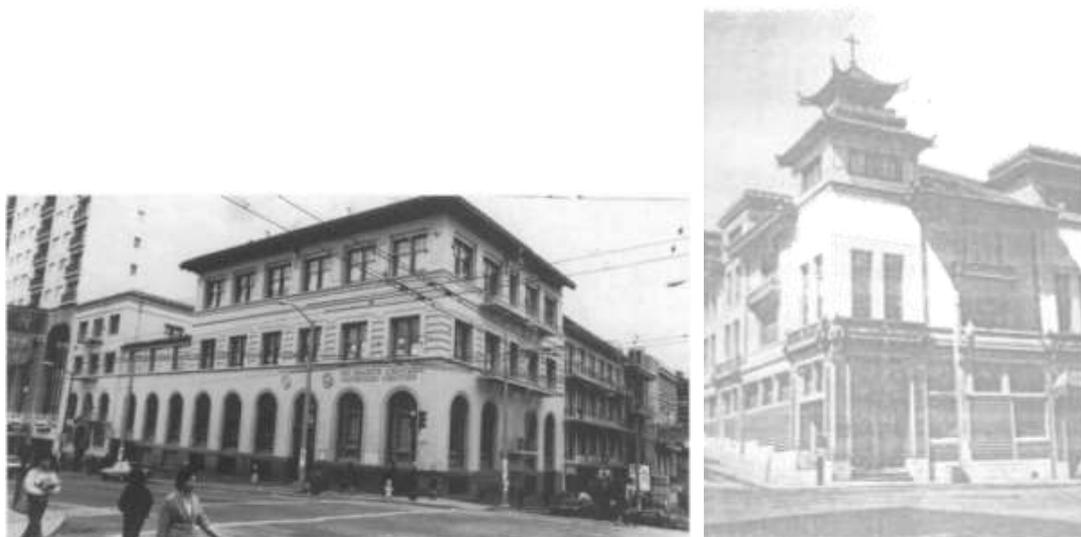


圖 6：(6-1 左)天主教聖瑪利中文學校所在的教堂 (Mission Chapel)。來源：The Paulist Mission to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ince 1903。⁶⁷ (6-2 右)基督教協和學校，來源：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附圖。⁶⁸

有兩所由基督教會辦的中文學校，較具特色，而且至今仍在。一是 1921 年由天主教保祿會 (The Paulist Mission) 神父所創立了聖瑪利中文學校 (St. Mary'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⁶⁹；一是 1925 年由新教聯盟 (中華基督教循道衛理美以美會 Chines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⁶⁴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 371 頁

⁶⁵ 南僑中學至今仍在運營，並被中國大陸僑辦列為第一批華文教育示範學校。

⁶⁶ 1935 年中國國民黨駐美國總支部在舊金山召開第 7 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由黨員創辦建國中學，為黨培植青年幹部，1937 年秋開始招生。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台北：黎明文化，1981 年。

⁶⁷ The Paulist Mission to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ince 1903. p. 135

⁶⁸ 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臺北：海外出版社，民國 47 年 (1958)

⁶⁹ Charles A. Donovan, The Paulist Mission to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ince 1903, U. S. Catholic Historian, Vol. 18, No. 1, Asian-American Catholics (Winter, 2000), pp. 126-142. Published B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154708>)。聖瑪麗中國教會在三藩市建立中文學校，是宣教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和組織者是 Dr. Chu Chew Sheong，一名草

成立的協和學校（Hip Wo Chinese School），⁷⁰ 他們與中華中學是二戰前三藩市華埠三所最大的中文學校，都設有高中部。

美國參戰後，中文學校的發展受到戰時人力資源的困乏的影響，一度有衰退的現象。主要因為很多華人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而投身到戰時振興的經濟之中，學校很難招募到合格的教師。三藩市的中文學校，將課時由每週 6 天 19 個小時縮減為 5 天 10 小時，其他地區的學校也做出了類似的調整。戰後初期中文學校仍繼續保持這一縮減的課時，也缺乏適用的教材。⁷¹

直到 1950 年代，戰後嬰兒潮生育率提高，中文學校的學生人數開始增加，華校有短期的復興。一項在 1957 年所做的調查顯示，當時美國本土共有 31 所中文學校、4,286 名學生和 152 名教師，其中加州擁有當時 48% 的華人口，華校至少有 20 所，佔三分之二；而學生數則高達四分之三，即 3,392 人。三藩市有 8 所學校，學生 2,114 名，又佔加州的一半，是美國本土華文教育中心。美國東部的紐約，華人數量居第二位，有 3 所學校、732 名學生。⁷²

（三）早期加拿大華校發展



圖 7：加拿大行政區域圖

加西華人移民最早聚居的城市是維多利亞（粵僑稱之為域多利），並形成頗具規模的華埠（唐人街），發展早於溫哥華。

藥醫生，1914 年從中國廣州來到三藩市，於 1915 年 6 月 25 日接受洗禮。他是學校的第一任校長，直到 1956 年 6 月去世。

⁷⁰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美洲金門協和和中學第 29 及 30 屆畢業紀念特刊》三藩市，1956 年。《協和和中學創校 35 周年紀念刊，1924-1960》三藩市，1960 年。

⁷¹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 頁。

⁷² 參見《戰後美國華人社會發展概況》《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1899 年，康有為在維多利亞創立保皇會，鼓勵華僑興學，1899 年由維多利亞中華會館創辦樂群義塾，由李夢九、李瑞庭（奕衛）、盧仰喬等人主持，延聘光緒秀才、臺山籍僑胞李揚光和黃介石為教師。李揚光取敬業樂群之義，定塾名「樂群」。塾址在會館 3 樓。免收學費，以照顧一般貧寒華僑子女讀書。經費來源主要靠中華會館資助、僑商捐輸、戲班義演收入等支持。義塾施行中國傳統私塾式教育，分甲、乙兩班。甲班授四書、經史、千家詩；乙班授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等。

20 世紀初，加拿大繼美國之後，興起排華之風。1903 年，BC 省洛克灣小學迫於白人學生家長的壓力，將 15 名低年級華僑學生集中到隔離教室接受教育，高年級的華僑學生則插班到別的學校學習。1908 年，學校董事會為華僑設立隔離學校，接收所有一到四年級的華僑學生。為了解決華人兒童的失學問題，維多利亞中華會館奮起抗爭，籌款 4 萬加元，在樂群義塾的原有基礎上創辦中華學堂。1909 年維多利亞中華學堂新廈建成並正式開學，後由於清政府委派官員協助辦校，⁷³



圖 8：維多利亞中華學堂，是一座中西結合的建築

當時原名為大清僑民公立學堂，使得該校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全國最負盛名的華校。⁷⁴ 1912 年民國成立後改名為華僑公立學校，一直延續至今。



圖 9：(9-1 左)1909 年維多利亞中華學堂落成典禮。來源：City of Victoria Archives M05370。

(9-2 右)學校 1909 年成立慶典貴賓合影。來源：City of Victoria Archives M06930

⁷³ 1907 年前來北美創立僑校的梁慶桂，在 1908 年底到了維多利亞和溫哥華協助華僑辦學校。

⁷⁴ 維多利亞中華學堂，為中華會館聘請名建築師 David C. Frame 設計建造，是一座中西結合的建築，建成後成為唐人街的地標。見維多利亞旅遊網

<http://www.victoriaonlinesightseeing.com/david-cowper-frame-architect/>



圖 10：（10-1 左）華僑公立學校第一屆畢業生。 First Graduation Class Of The Chinese Public School, Chinatown, Victoria. Principal: Lee Mong Kow, BC ARCHIVES - ITEM D-08821.（10-2 右）僑領在學校前合影。 BC ARCHIVES - ITEM F-07784. 兩圖都是以華僑公立學校前拍攝。來源：《加拿大歷史》官網⁷⁵



圖 11：前往學校途中的華人學生，約在 1910 左右。原題：“ Chinese schoolchildren going to school in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BC ARCHIVES - ITEM F-06763



圖 12：維多利亞中華學校 40 週年慶 1949。原題：Panorama of group outside Chinese School, Fisgard Street on 40th anniversary of school, 來源：維多利亞市檔案局 PR-0223-M08121

⁷⁵ <https://www.canadashistory.ca/explore/peace-conflict/chinese-students-challenge-segregation>

1907 年，維多利亞和溫哥華相繼開辦愛國學堂，後因維新派保皇會勢力衰落，兩學堂不久停辦。1912 年民國成立後，溫哥華中華會館復辦愛國學堂，改名為華僑學校。中華學堂與愛國學堂是加拿大現代華文學校的發端。

1910 年代初加拿大華人的第二代群體形成；當時雖然有高達 500 加元人頭稅的苛例，但是由於國內民國成立後政局不穩定，華人移民、子弟留學者眾。1911-14 年間，加拿大華人入境數最高年份達到 5000-7000 人。提高了華僑子弟教育的需求。

1917 年，溫哥華中華會館陳樹仁等僑賢創辦溫哥華華僑公立小學，校址設在中華會館 3 樓。學生 200 餘人，全加拿大最具規模的學校。1932 年，溫哥華中華會館因經費缺乏、學生銳減而停辦。同年 8 月，當地國民黨總支部接辦，校址遷至國民黨總支部樓內。1941 年向中國教育部立案，定名為溫哥華華僑公立學校。1953 年，僑彥李日如先生經手購入現址舊教堂一座，經修葺後作為校舍。1981 年因校舍殘破而需重建，遂發動師生募捐籌款。國府僑務委員會並補助美金 30 萬元。1983 年六月，現今之校舍乃告落成。



圖 13：（13-2 左）位於片打東街（E. Pender St.）的溫哥華中華會館，攝於 1973 年。來源：City of Vancouver Archives。（13-2 右）溫哥華華僑公立小學。

溫哥華華埠的僑校在 1930 年代全盛時期共有 7 家中文學校，培養不少華人子弟。華埠的中文學校如今漸式微，華僑公立小學，學生現約有 150 人。其他如 1925 年由溫哥華黃江夏總堂（黃氏宗親總會）創辦的文彊學校，設小學及初中課程，校名取自漢朝著名孝子黃香，字文彊，文彊曾是華埠無人不識的中文學校，光畢業生已數千人，2012 年因招生不足暫時停辦。洪門辦的大公義學，1935 年創辦，1965 年停辦。溫哥華還有兩家教會背景的學校：華人長老會中文學校成立於是 1926 年，是一間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中文學校；天主教聖方濟中文學校，1933 年創辦，兩所學校至今仍在營運。

加西卑詩省東邊的亞伯特省卡加利（Calgary, Alberta 或譯卡加利），是洛磯山脈山麓的一個早期的華僑聚居住的礦業城，1916 年由一群敬業熱情的華僑創辦了一所華僑學校，是卡城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校，學校於最初也屬於教會。1939 年 3 月正式向亞省教育廳註冊，命名為

卡技利華僑公立學校，是卡城第一所立案的中文學校。後再改名為卡技利華僑中文學校（英文為：Calgray Chinese Private School, CCPS），是第一所獲得亞伯特省學院認證的中文學校，成為卡城一流的中文學校，首創高中學分課程，並獲亞省教育廳頒發中文學分。該校至今已發展成為一所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中文學校。⁷⁶



圖 14：卡技利華僑公立學校 1939 年掛牌。來源：卡技利華僑中文學校官網

加東方面，多倫多是最大的華埠，華人主體是 1885 年太平洋鐵路竣工後遭遣散來此的華工。由於文化水準不高，華人通常從事洗衣店為主，又有經營餐館、農場、雜貨店以及出賣勞力等。1911 年後的多倫多，華人的口已超過了 2000 人，位於國王（King）、皇后（Queen）及約克（York）街的唐人街已形成。

1914 年多倫多第一所華僑學校開辦。多倫多最早的華人基督教聯會（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的前身）於 1910 年成立，當日主持是馬鏡湖牧師，地址在教堂街（Church St.）187 號。1914 年，畢業於中國教會學校的麥造周老師從廣東來到多倫多，辦學條件已成熟。在 1914 年底即正式開辦了華僑學校。開學當日，賓客滿堂，有多人演說，極一時之盛。基督教青年會茶點招待，唱詩聲、琴聲鼓掌聲相繼間作。當時由保皇黨改組後的憲政黨，還送祝匾一方。當年西岸的溫哥華《大漢日報》⁷⁷ 刊登了《都朗杜華僑學校開幕之情形》的報導，記錄了當日開幕的盛況，並全文刊登了麥造周校長先生的開幕致辭。

二、中文學校在北美的興起：1965 年之後迄今

（一）新移民的創舉：從中文班到中文學校（1965-1990）

1965 年美國實行的新移民法後，華人新移民大量增加之時，也是美國華文教育發展出新模式的時間。新移民散居在大都市的郊區，中文學校是從郊區發展起來的，和之前僑校設在華

⁷⁶ 卡技利華僑中文學校官網 <https://ccpschool.ca/about-us/>（最後瀏覽日：2021/6/16）

⁷⁷ 《大漢公報》（The Chinese Times）是溫哥華洪門致公堂的機關報，旨在宣揚當年中國革命，1910 年馮自由主編，與由梁啟超於 1903 年創辦的保皇會刊物《日新報》（加拿大首份中文報刊）展開筆戰。該報亦報導溫哥華（舊譯雲高華，又稱雲埠或雲城）華人社區所關注的本地、國內和國際新聞。《大漢公報》的前身為衛理會華人牧師 1906 年創立的中文報《華英日報》，1910 年洪門致公堂接辦，取名為《大漢報》，其後一度改稱《大漢日報》（The Chinese Daily News），再於 1915 年改稱《大漢公報》。

埠（唐人街）不同，這種教學模式很快為美國各地的華人新移民所接受，到 1970 年代被北美華人普遍推廣。

週末中文學校發源於幾個美國的知名學區，由一些學人留學生家庭開班開始的。就現有的資料，美東地區麻州波士頓名校群集，一些在戰後即留學美國的學人家庭，住在市郊，他們先組了一個華人俱樂部，其中五個家庭在 1959 年創立了一所「國語中文學校」，隸屬華人俱樂部。學校幾度搬遷，最後定於牛頓市的 F. A. Day Middle School，名為牛頓中文學校（New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這可能是北美最早的一所中文學校。⁷⁸ 創校人之一趙鍾英女士，1931 年生於南京，其父輩與顧祝同、白崇禧都是至交好友。1949 年到臺灣，1950 年臺北建國中學畢業即留學美國，大學畢業結婚，1956 年定居波士頓郊區。趙鍾英回憶 1950 年代後期波士頓郊區的華人成立社交俱樂部，組織夏令營及中文學校的成立情形：⁷⁹

五零年及六零年間，波士頓郊區活躍的中國家庭大概只有三十多家。溫契斯特有我們李家、向家，山上陳家及山下陳家，後來再加上楊漢華及約翰鮑；牛頓有阮、嚴、何、張、陳家；列剋星敦有錢維翔、喬治王、趙國書、劉季寧、李凡、王季中、湯澎；林肯有李家兄弟，王安、朱祺瑤等等，但不都是十分熱衷於集會結社的朋友。孩子們多的幾家，總覺得不應該遊手好閒盡是吃喝玩樂，要為公眾及下一代做點事情。既已僑居多年，應該打進主流社會，即使不諳廣東台山語言及習慣，也應該友善參與僑務工作。

1959 年開始了所謂“社會俱樂部”（怕與政治混亂），1963 年改名立案成 GBCCA 中國文化協會，後來籌款買了西牛頓櫻桃街 437 號做會址，國語中文學校也於 1960 年左右起源於牛頓梅多布魯克中學，當時只有三十幾個學生，現在中文學校在郊區至少有十五家，幾千人了吧！1963 年在林肯山軍營成立中國家庭夏令營，從當年的三家在勞工節週末之聚會演變成兩百多人，節目越來越精彩，世世代代的延綿下去，都是大家的功勞。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時過境遷，這些建樹都是中國人的驕傲。由幾粒小沙演變成一望而令人刮目相視，不可同日而語的高大山巒圍繞在四周。長江後浪推前浪，年青的後來居上，不能說中國人不能幹，沒有才能，真是令人興奮。

她在牛頓中文學校 60 周年時，接受校刊的訪問時回憶：⁸⁰

那時波士頓華人街那裏也有中文學校，但不教國語，她是從大陸到臺灣，然後來美國的，所以希望能教孩子學習國語。……教材都是參考當時臺灣的學校教材，沒有印表機，也沒有影本，只能靠手一份一份地抄寫出來，大家都是一分工錢都不拿的。後來學生多了，從外面請老師，也沒有工資，只有 15 塊錢的車馬費，辦學之初，簡陋可想而知。

⁷⁸ 牛頓市位於波士頓市西郊，牛頓中文學校是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的創始成員之一，現在生源主要是大陸新移民子弟，學校的老師和行政人員亦然，所以同時也是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的會員學校。牛頓中文學校是中文學校創立和華社變遷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參見：趙鍾英《人事滄桑，不盡所懷——觀牛頓中文學校春晚有感》《雙語網》（BOSTONESE.COM 波士頓網路媒體）2018。

<https://bostonese.com/2018/02/thoughts-after-watching-ncls-chinese-new-year-gala/>

⁷⁹ 趙鍾英《在美國六十年》《雙語網》（BOSTONESE.COM 波士頓網路媒體）2012。

<https://bostonese.com/2012/10/%e5%9c%a8%e7%be%8e%e5%9c%8b%e5%85%ad%e5%8d%81%e5%b9%b4/>

⁸⁰ 唐薇《趙鍾英老師的故事》刊於《牛頓中文學校 60 周年慶特刊》2019 年。

這兩段回憶，將波士頓郊區華人新移民的生做了生動的描述。另外一位創校元老、知名的神經外科醫師阮郇標（1922年生於寧波）出身上海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沈載琛是首位華裔聖公會主教，舅父沈嗣良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連襟周華聯是總蔣統的家庭牧師。他是創辦波士頓最早的新僑社團組織「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GBCCA, Great Boston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主要推手。⁸¹ 牛頓的故事是 1950-60 年代，美國中文學校草創時期的典型案例。

紐約市附近的長島中華協會 1962 年就開始在星期六開設粵語學習班。不久，華埠內的紐約華僑學校也開設了星期日下午上課的學習班。

美西地區北加州史丹福大學所在地 Palo Alto 的柏拉阿圖中文學校(Palo Alto Chinese School) 最初名為「柏羅奧圖國語學校」，成立於 1963 年，是舊金山灣區最早的記錄。《世界日報》在一篇報導中保留了一段非常難得的歷史：⁸²

柏拉阿圖中文學校的正式名稱始於 1976 年，是由兩所華語學校合併而成，當時兩校學生人數相當。一校以粵語授課，一校使用國語。粵語學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60 年，該年聖他克拉拉中美公民協會在加州聖荷西成立，同時創辦了**聖他克拉拉僑校**。……1965 年鑒於經費問題以及招生不足，決定停辦學校。柏拉阿圖當地學生家長因此成立了**史丹福區華人俱樂部**（SACC），同時支持粵語與國語兩校，為此粵語學校改名為 SACC 粵語學校，借用寇為諾長老會教堂繼續上課。國語學校大約創立於 1963 年間，學生人數一直保持在 40 到 60 人之間。1974 年學校在 SACC 以及柏拉阿圖市成人教育部門的支持下，曾經設立了 10 個成人班，此外也另為孩童設立了 4 個國語班 1 個粵語班。1967 年後兩校合併後，正式採用現在的校名。



圖 15：（15-1 左）柏羅奧圖國語學校的 flyer。（15-2 右）1993 年該校成立 30 周年剪報。
來源：柏拉阿圖中文學校網頁。

⁸¹ 《紐英崙華人歷史協會頒遊子獎 表揚阮郇標、李保華》《波士頓菊子》網路媒體，2020. 11. 5.

https://www.bostonorange.com/2020/11/blog-post_15.html

⁸² 這篇《世界日報》的剪報未註明日期，應是 1993 年 3 月底 4 月初，預告該校將在 5 月 2 日舉辦慶祝大會。見該校網頁 <https://www.paloaltochineseschool.org/about-pacs.html>，

報導中同時提到1978年該校與灣區5所中文學校聯合成立了「舊金山灣區中文學校聯合會」，即為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的前身。

1964年洛杉磯郊區蒙特利公園市的「信義會中文學校」，是南加州首先開設週末中文課程的學校。一開始是用粵語授課，但為適應該地區臺灣移民不斷增長的需求，第二年增設了一個國語中文班。這兩所學校都設置在郊區，而不在華埠。

從美國東西兩岸的例子可知，中文學校早期發展有三大助力：一是熱心的家長；二是華人基督教會；三是僑團，當時稱為華人俱樂部或華人文化協會。

海外華僑學校在東南亞大都用「xx學校」為名，冠以幫名、地名或人名。美國的華僑學校則採用「xx中文學校」，冠以地名或文化詞為多。早期北美學人留學生辦學時使用的是「xx國語學校」（Mandarin School），「中文學校」（Chinese Language School）的名稱稍晚開始普遍使用。嚴格上說，當初只能稱之為「中文班」（Class），還不具有學校（school）的規模。⁸³



圖 16：（16-1 左）中文學校借用當地中小學教室上課情形。（16-2 右）紐約首府中文學校幼兒班，低齡的幼兒班最熱門。來源：光明日報

（二）華教組織的建立：兩個聯合會的競合與週末制中文學校的普遍化

大約經過10年的發展，中文班在美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規模在百人以上的學校已相當普遍，1970年代中期，「中文學校」已成為週末中文班的正式稱呼。1974年2月，美國東部地區6所臺灣系的中文學校發起成立美東中文學校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CS）⁸⁴。接着，新移民較多的都會區相繼成立華教組織，1976年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美中中文學校學協會，1978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成立。華教組織的出現，顯示這個僑教新模式初具規模，在北美大陸站穩了腳步。**是美國中文學校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

自1970年代開始，就有少數大陸華人通過非正常管道赴美，1980年代後期，大約在中國

⁸³ 1962年，紐約中華公所在華埠勿街（Moot St.）的中華大樓建築完成，學生遷回新校舍上課，並於同年9月正式向紐約州教育廳註冊，校名即定為「紐約華僑中文學校」（New York Chinese School），可見「中文學校」在美國粵僑已經開始使用。

⁸⁴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成立經過，見該協會網站 <http://www.acsusa.org/Intro>。



圖 18：兩國組織的 logo：（18-1 左）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18-2 右）全美中文學協會

1. 臺灣系的中文學校組織

臺灣系的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NCLCC）是由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發起，邀請全國各地區中文學校之協會、聯誼會、及聯合會所共同組成。原因出自美國的大學理事會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的一個新的考試項目。

美國大學理事會於 1993 年推出的 SAT II 中文測驗，一開始未將注音符號納入，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積極與北加州、美南、美西北及美東地區聯絡，共同爭取。這個事件促使臺灣系中文學校的橫向聯繫，深感需要結合全國中文學校之力量建立一個全國性組織。1994 年初，美國國家外語中心（NFLC,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的王學瑛博士申請到一筆經費，連同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發函邀請各地中文學校協會、聯誼會、聯合會派代表到華府開會，促成立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誕生。⁸⁷ 1994 年 4 月 16 日總會正式向政府登記立案。當時參與創立的有 10 個地區會員組織：美東中文學校協會、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美東南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美西科州中文學校聯合會、達福區中文學校聯誼會、美中中文學校協會、密西根僑教聯誼會（後改名密西根中文學校聯合會）、西北區華文學校聯誼會及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第一、二屆會長為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的許笑濃，理事會由各地區中文學校協會、聯誼會及聯合會的會長、兩位前任總會會長、現任總會會長及三位副會長組成。全美總會設有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及各工作組，以總會之會務綱領為工作目標，辦理和中文教育有關之全國性活動。當時屬下會員學校 402 所，遍及美國 42 州，學生人數約 5 萬。聯合總會沒有固定會所，隨總會長移動。

全美總會成立後立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學校調查。1995 年該會在 NFLC 的支持下，進行全美中文學校的資料調查及統計（見圖 19）。二是出版季刊，編輯教材協助華文學校學生參加 SATII 測試，舉辦中國歷史文化海華獎學金。三是辦理師培。1995 年外語中心又與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商擬合作計畫，由外語中心與當地大學中文系為華文學校教師定向培訓，提升華文教師的教學能力。⁸⁸

⁸⁷ 筆者對許笑濃的訪談。

⁸⁸ 全美總會成立初期，外語中心的王學瑛博士申請到一筆經費以及得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同意合作，所以該師資培訓計畫就在南加州試辦，然後才擴展到全美。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 State (1994–1995)

State	Number of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Number of Teachers	Students/Teachers
Alaska	2	69	9	7.67
Alabama	5	183	26	7.04
Arizona	5	750	84	8.93
Arkansas	1	20	3	6.67
California	223	36,794	1,928	19.08
Colorado	2	140	17	8.24
Connecticut	5	413	57	7.25
Delaware	1	180	12	15.00
District of Columbia	1	25	2	12.50
Florida	14	871	93	9.37
Georgia	7	1,048	52	20.15
Hawaii	8	900	51	17.65
Idaho	1	9	1	9.00
Iowa	4	130	17	7.65
Illinois	33	2,761	278	9.93
Indiana	8	241	31	7.77
Kansas	1	150	10	15.00
Kentucky	2	78	7	11.14
Louisiana	2	215	22	9.77
Maine	1	27	4	6.75
Maryland	19	2,978	204	14.60
Massachusetts	13	2,394	196	12.21
Michigan	15	1,057	127	8.32
Minnesota	3	280	28	10.00
Mississippi	2	50	6	8.33
Missouri	2	165	16	10.31
Montana	0	0	0	0.00
Nebraska	2	62	10	6.20
Nevada	2	73	7	10.43
New Hampshire	1	75	4	18.75
New Jersey	28	5,326	426	12.50
New Mexico	1	18	5	3.60
New York	71	11,786	721	16.35
North Carolina	5	295	38	7.76
North Dakota	1	8	2	4.00
Ohio	14	1,132	98	11.55
Oklahoma	5	166	24	6.92
Oregon	5	510	41	12.44
Pennsylvania	15	1,576	124	12.71
Rhode Island	3	78	8	9.75
South Carolina	3	86	8	10.75
South Dakota	0	0	0	0.00
Tennessee	5	212	32	6.63
Texas	44	5,256	430	12.22
Utah	4	244	21	11.62
Vermont	1	21	1	21.00
Virginia	16	1,334	122	10.93
Washington	19	2,208	98	22.53
West Virginia	2	30	6	5.00
Wisconsin	7	251	29	8.66
Wyoming	0	0	0	0.00
TOTAL	634	82,675	5,536	14.93

Source: National Council of Associa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圖 19：保留在 NFLC 出版的 A View from Within 一書中的統計表，是首度全美中文學校的調查。⁸⁹

1999 年，美中西區中文學校聯合會，及夏威夷中文學校聯合會相繼成立，並加入總會。後來陸續有一些地區分會成立，2000 年以後加入總會的分會在 15 個左右。臺灣系的會員學校遍佈全美 47 州，最盛時號稱學生約有 10 萬人，但這個數字太過於粗略，有誇大之嫌。

表 1：參與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各地區分會⁹⁰

學會（協會）名稱	成立時間	入會時間	會員學校	備註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ACS) ⁹¹	1974	1994	55	

⁸⁹ 見 Theresa Hsu Chao (許笑濃) 在 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itage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Wang, Xueying (王學瑛), DC,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1996.) 一書的總論 (Overview) pp. 7- 13。

⁹⁰ 各地分會的數量和名稱歷年略有變動，可與第 18 屆會員分會 (2011–2012) 的名單比較。見《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聯合會刊》vol. 16:2, May–Oct., 2011, p. 5. 部分資料引自：Lai, Him Mark (麥禮謙),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Alta Mira Press, 2004, Table 9.1. NCACLS Member Associations, p. 327.

⁹¹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於 1974 年 2 月由賓州費城周培基教授發起，經六所中文學校響應，共同創立。這個協會組織完善且制度化，是美國中文學校地區組織的典範。協會會章在 1977 年舉辦的第四屆年會中，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SCCCS) Southern California Council of Chinese Schools	1976	1994	90 ⁹²	
美中中文學校學協會(MCLSA) Midwes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ssociation	1976	1994	80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ANCCS)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School	1978	1994	102 ⁹³	
美南休士頓區中文學校聯誼會(HCSA) Houston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1982	1994		
美西北區華文學校聯誼會(NWACLS USA) US Northwester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1984	1994		西雅圖 西雅圖華文學校 ⁹⁴
密西根僑教聯誼會 密西根中文學校聯合會(MCEA) Michigan Chinese Educator Association	1989 (2010)	1994	9 ⁹⁵	原始入會名稱 為密西根僑教 聯誼會
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DFWCSA) Dallas-Fort Worth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1980's 末	1994		
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ACSSEUS)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in Southeastern US	1993	1994		亞特蘭大 目前非會員
美西科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Colorado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1993	1994	N/A	丹佛 已不運作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WMACS)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1987		22 ⁹⁶	目前非會員

由參與會議的 17 個會員學校通過採用。按會員所在地區，分成六區：第一區：新英格蘭地區。第二區：紐約州北部，康州。第三區：新澤西州。第四區：賓州東部、賓州西部、德拉瓦州。第五區：馬利蘭州、華府地區、維吉尼亞州。第六區：紐約市及長島。參見該會官網簡介(<http://www.acsusa.org/Intro>)

⁹² 見該會官網「會員學校資訊」(2018)：

<http://sccc.net, s3-website-us-east-1.amazonaws.com/Intro/43rd/2018memberSchoolInfo.pdf>

⁹³ <https://www.anccs.org/member-schools>

⁹⁴ 西雅圖華文學校創設於 1966 年，當時係隸屬於西雅圖中華婦女會的中文班，1974 年以「西雅圖華文學校」之名正式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州政府登記立案，西雅圖華文學校是美國西北區最早成立的華文學校之一，也是主導美西北區華文學校聯誼會的主要學校。

⁹⁵ 依據該會網頁 (http://www.michiganchineseschool.org/MCEA/?page_id=28)，2021-9-20 閱覽

⁹⁶ 依據該會網頁 (<https://wmacs.org/hui-yuan-xue-xiao/>)，2021-9-20 閱覽

Schools				
夏威夷中文學校協會(HCSA)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of Hawaii	1998	1998		
美中西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⁹⁷ America Midwest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1998		N/A	聖路易 已不運作
佛州中文學校聯合會(TACS-FL)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in Florida	2000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ANJCS) Association of New Jersey Chinese Schools			20	
大波特蘭華文學校聯誼會(GPACLS) Greater Portl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2011		6	

說明：

1. 1994 年原始入會的 10 個分會，後來有改組或不再運作者；
2. 歷屆會員分會數有變動，從 12-16 不等，有些分會會員學校資料不公開。
3. 表中會員數是目前各分會網頁的數字。

表 2：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歷屆會長⁹⁸

屆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自分會
第一、二屆	許笑濃(1994-1996)	Theresa Chao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三屆	夏成銘(1996-1997)	Peter Hsia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四、五屆	徐烈鈞(1997-1999)	Larry Shyu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第六屆	韓務實(1999-2000)	Theresa Chuang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七、八屆	楊乃莊(2000-2002)	Nai-Chuang Yang	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九屆	呂學明(2002-2003)	Tommy Lu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第十屆	修建虹(2003-2004)	Joe Hsiou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十一、十二屆	張淵源(2004-2006)	David Chang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第十三屆	林昭宏(2006-2007)	Jay Lin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第十四、十五屆	葉雲河(2007-2009)	Peter Yun-Ho Yeh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⁹⁷ 美中西區中文學校聯合會以聖路易為主要基地，該地區臺灣移民成長有限，後來由以大陸移民為主的現代中國學校（SLMCS，成立於 1997 年是該地區最具規模的中文學校），並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性組織聖路易中華教育文化中心，是一個地區性的華教組織，目前是大陸系全美中文學校協會（CSAUS）的會員學校。

⁹⁸ 本表根據 NCACLS 官網補充改繪。

第十六屆	劉 娟(2009-2010)	Jion Liou Yen	美中中文學校學協會
第十七屆	毛小苓(2010-2011)	Hsiao-ling Mao Chin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十八屆	邊海嶼(2011-2012)	Hai-Yu Bien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
第十九屆	龐寶生(2012-2013)	Frank Parng	美中中文學校學協會
第二十屆	戴啟亮(2013-2014)	David Tai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二十一屆	張正義(2014-2015)	Steve Chang	密西根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二十二屆	謝文玲(2015-2016)	Wenling Hsieh Lin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第二十三屆	陳安東(2016-2017)	Tony Chen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二十四屆	張正義(2017-2018)	Steve Chang	密西根中文學校聯合會
第二十五，二十六屆	郭純岑(2018-2020)	Bianca Chang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二十七屆	李梅如(2020-2021)	Meiju Lee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說明：

1. 27 屆總會長主要出自美東（9 屆）、南加（6 屆）、北加（5 屆）三個老牌分會。
2. 會長 10 屆女性，17 屆男性。

2. 大陸系的中文學校組織

1994 年 5 月 10 日五所大陸系的中文學校：馬里蘭州希望中文學校、喬治亞州沙瓦納中文學校、猶他州鹽湖城中文學校、德州奧斯丁長城中文學校、密西根州立大學中文學校的代表在華府聚會，主要人物為倪濤，洪輝，錢家巍等人，商議成立和臺灣系中文學校聯合總會類似的華校組織，命名為全美中文學校協會（CSAUS），⁹⁹ 當時全美大陸系的中文學校還不到 50 所。1994 年 11 月 24 日，經由 14 州 16 所中文學校的代表，以通訊投票方式通過章程，並選舉第一屆理事會。12 月 16 日正式向華盛頓特區政府註冊。

大陸系 CSAUS 是以個別的學校為會員，數量成長快速，1998 年會員學校首度超過 100 所，1999 年第三屆理事會成立時，超過 150 所。目前會員學校大約有 500 所（表 3），分佈在全美各州，幾乎涵蓋所有大、中城市。會員學校在校學生人數達十萬人以上，教師八千餘名。¹⁰⁰ 學生的主體為新移民的二代子弟為主，也吸引了許多的非華裔美國學生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

表 3：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各州會員學校數/鄭安中 CHELER 網頁登錄數（2021）¹⁰¹

⁹⁹ 參見：《做在當代，利在千秋》（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十周年特刊）2014；《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發展歷史回顧——記全美中文學校協會成立十六周年》倪濤、李允晨、鄭良根、何振宇、馬京升、李功賦、湯年發供稿。

¹⁰⁰ 這個數字一向不精確。但該會的會員學校名單（schoollist）可在網頁上查尋，以加州為例，共有 99 所會員學校，似乎少了一些。（<http://www.csaus.org/FHFRONT/csaus/schoollist.jsp?State=CA>）2021 年 9 月 18 日查尋。

¹⁰¹ 資料來源：CSAUS 官網（<http://www.csaus.org/FHFRONT/csaus/schoollist.jsp>）和鄭安中教授的 CHELER 網頁（<http://www.cheler.org/index/SchSearch.aspx>），這兩個網站的數字，再參照表 1 臺灣

州名	學校	州名	學校	州名	學校	州名	學校
AK 阿拉斯加	0/4	IL 伊利諾	22/32	NC 北卡羅來納	13/13	SC 南卡羅來納	5/2
AL 阿拉巴馬	4/3	IN 印第安納	10/10	ND 北達科	2/0	SD 南達科他	0/0
AR 阿肯色	2/1	KS 堪薩斯	2/3	NE 內布拉斯加	3/2	TN 田納西	12/8
AZ 亞利桑那	9/7	KY 肯塔基	1/2	NH 新罕布夏	1/1	TX 德州	25/29
CA 加州	99/ 195	LA <u>路易斯安那</u>	5/3	NJ 紐澤西	20/33	UT 猶他	7/2
CO 科羅拉多	5/12	MA 麻薩諸塞	14/18	NM 新墨西哥	2/3	VA 維吉尼亞	10/12
CT 康乃狄克	8/8	MD 馬里蘭	14/19	NV 內華達	3/2	VT 佛蒙特	0/1
DE 德拉瓦	2/3	ME 緬因	1/1	NY 紐約州	22/25	WA 華盛頓州	18/33
FL 佛羅里達	12/12	MI 密西根	16/18	OH 俄亥俄	11/14	WI 威斯康辛	10/9
GA 喬治亞	14/9	MN 明尼蘇達	10/11	OK 奧克拉荷馬	5/4	WV 西維吉尼亞	0/0
HI 夏威夷	2/1	MO 密蘇里	6/6	OR 奧勒岡	3/9	WY 懷俄明	0/1
IA 愛荷華	3/5	MS 密西西比	2/0	PA 賓夕法尼亞	12/14	DC 華盛頓特區	0/1
ID 愛達荷	1/1	MT 蒙大拿	1/0	RI 羅德島	2/1		

依據上表，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共計有 451 個會員學校**，最多的前 5 州為：加州（99）、德州（25）、紐約州（22）、伊利諾州（22）、紐澤西（20）；有 5 個州沒有會員。鄭安中 CHELER 網站登錄的學校**共計有 603 所學校**，最多的前 6 州為：加州（195）、紐澤西（33）、華盛頓州（33）、伊利諾州（32）、德州（29）、紐約州（25）；也有 5 個州沒有學校登錄。¹⁰² 就加州的中文學校而言，臺灣系的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有 102 個會員學校，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有 90 個會員學校(如表 1 所列)，共計 192 所，與鄭安中 CHELER 網頁加州登錄的有 195 所，

系 NCLCC 數字，雖無法完全掌握全美中文學校的數量，至少也有八九成。臺灣和鄭安中將華府（Washington DC）單列，大陸將之併入馬里蘭州。

¹⁰² 採取開放登錄的方式，所以也不全。

兩者很接近，大陸系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加州的會員學校只有 99 所。加州的臺灣系中文學校大概是唯一領先大陸系的地區。如本報告第一章所言，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清楚的掌握美國中文學校的確實數量，只能估計大約有 800 所，大大小小，類型也非常多元。

至於各校有多少老師和學生，因為變動性大，更不易掌握。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 (CSAUS) 以個別學校為會員的組織形態，優點是會員名單和數量相對較為清楚，缺點是沒有地區性的組織，美國幅員廣大聯繫不易，因此該會理事會在 2015 年決議建立了一個「地區聯絡中心」下屬機構 (表 4)。聯絡中心主任主要來自建校多年、並為協會長期活躍的會員學校，遴選有威望並熱心於協會工作的代表擔任。聯絡中心主任由理事會選聘，任期兩年，可以連任，無連任期限。¹⁰³

表 4：2019-2020 全美中文學校地區聯絡中心主任名單

負責地區	主任姓名	聯絡範圍
新英格蘭地區聯絡中心	陶 凱	緬因州(ME)，新罕布夏州(NH)，佛蒙特州(VT)，馬薩諸塞州(MA)，羅德島(RI)
大紐約地區聯絡中心	林 駿	新澤西州(NJ)，南紐約州(S-NY)，康州(CT)，華夏分校(PA)
大費城地區聯絡中心	遊 恒	賓夕法尼亞州(PA)
大華府地區聯絡中心	劉 勝	馬里蘭州(MD)，大華府(DC)，佛吉尼亞州(VA)，特拉華州(DE)西佛吉尼亞州(WV)
南北卡羅來納地區聯絡中心	熊亞林	北卡羅來納(NC)，南卡羅來納(SN)
東南地區聯絡中心	林慶華	佐治亞州(GA)，亞拉巴馬州(AL)，田納西州(TN)，佛羅里達(FL)
克利夫蘭地區聯絡中心	黎 博	北俄亥俄州(N-OH)，北紐約州(N-NY)，匹茲堡地區
南俄亥俄地區聯絡中心	邵艾萍	南俄亥俄州(S-OH)，肯塔基(KY)
北加州地區聯絡中心	譚 歙	北加州(N-CA)，南俄勒岡州(S-OR)
南加州地區聯絡中心	張 挺	南加州(S-CA)，內華達州(NV)
西雅圖地區聯絡中心	張 濤	華盛頓州(WA)，北俄勒岡州(N-OR)
休斯頓地區聯絡中心	沙 莎	南德克薩斯州(TX)，路易斯安那州(LA)
達拉斯地區聯絡中心	吳天舒	北德克薩斯州(TX)，奧克拉荷馬(OK)
芝加哥地區聯絡中心	何振宇	北伊利諾斯州(N-IL)，威斯康辛州(WI)，愛荷華州(IA)，南印第安那州(S-IN)
聖路易地區聯絡中心	朱一民	南伊利諾斯州(S-IL)，密蘇里州(MO)，堪薩斯州(KS)，科羅拉多(CO)
鳳凰城地區聯絡中心	帥致若	亞利桑那州(AZ)，新墨西哥州(NM)
底特律地區聯絡中心	鄭良根	密西根州(MI)，北印地安納州(N-IN)，

¹⁰³ 參見：《全美中文學校協會(CSAUS)地區聯絡中心組織及工作條例》聯絡中心的數量最初訂為 15 個，後來略有增加。(http://www.csaus.net/admin/CSAUS_Liaison.pdf)

聖保羅地區聯絡中心	胡樹先	明尼蘇達州(MN)，北達科他州(ND)，南達科他州(SD)
佛羅里達地區聯絡中心	徐淨植	佛羅里達州(FL)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還有兩件重要的發展：一是配合大陸僑辦選擇了一些辦學成果較佳的學校為「美國華文教育示範學校」¹⁰⁴，初期（2009 第一批，2011 第二批）由國僑辦選拔，其中有幾所學校不是協會會員學校，後期（2013 年第三批起）則由協會推薦，全部是會員學校。二是成立「華文教育基金會」(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Foundation, CLCEF-CSAUS)。¹⁰⁵ 基金會成立於 2016 年，定位是全美中文學校協會下屬機構的非營利性公募基金會。基金會公開向社會公眾募捐；基金會的使命是：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美國華文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美中文化交流；基金會公益活動的業務範圍是：資助與華文教育相關的專案，資助華文教育困難單位，資助華文教育公益宣傳活動，資助弘揚中華文化的活動，資助華裔青少年夏令營活動，獎勵華文教育。從以上幾個方面觀察，大陸系的美國中文學校組織頗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表 5：美國華文教育示範學校 (Chinese Education Model Schools in USA)¹⁰⁶

批次	學校名字	所在州	會員代碼	批次	學校名字	所在州	會員代碼
1	大華府希望中文學校	MD	27	3	底特律中文學校	MI	35
1	南僑學校	CA	501	3	西北中文學校	WA	77
1	聖地牙哥華夏中文學校	CA	11	3	克利夫蘭當代中文學校	OH	55
1	爾灣中文學校	CA	NA	3	亞省現代中文學校	AZ	2
1	休士頓華夏中文學校	TX	73	3	聖路易現代中文學校	MO	37
1	亞特蘭大現代中文學校	GA	20	3	長城中文學校	PA	58
1	(新洲)大華夏中文學校	NJ	113	3	密西根新世紀中文學校	MI	201
1	希利亞裔社區中心	IL	270	3	俄亥俄州現代中文學校	OH	50
2	哈維中文學校	MD	101	3	亞省希望中文學校	AZ	3
2	美中實驗學校	MD	298	3	安華中文學校	MI	32
2	劍橋中國文化中心	MA	29	3	大辛辛那提中文學校	OH	51

¹⁰⁴ 2009 年大陸國務院僑辦在成都舉辦首屆「世界華文教育大會」，會中頒佈了首批授予「華文教育示範學校」稱號的 58 所海外華文學校，其中美國有 8 所。2011 年公佈第二批名單。當時僑辦宣稱在 5 年內要在全球成立 300 所示範學校。

http://www.hwjyw.com/zt/worldChinese/news/200910/t20091020_32787.shtml

¹⁰⁵ 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時代 2004 年 9 月設立「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宗旨是：弘揚中華文化，發展華文教育事業，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基金會業務主管單位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理事單位為中央統戰部、中央外宣辦（國務院新聞辦）、全國人大僑委、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教育部、財政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僑辦、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中國僑聯、致公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的基金會與之同名，尚無資料顯示兩個基金會的關係。

¹⁰⁶ 資料來源：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年刊，本文改繪。

2	瑞華中文學校	IL	108	4	明華中文學校	MN	36
2	特拉華州春暉中文學校	DE	311	4	光華中文學校	PA	279
3	美洲中華中學校	CA	NA	4	凱瑞中文學校	NC	296
3	美國夏威夷明倫學校	HI	NA	4	匹茲堡中文學校	PA	60
3	德克薩斯達拉斯現代語 文學校	TX	118				

- 說明：1. 左半邊斜體字的學校非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的會員學校，傳統上與臺灣關係較為密切；
2. 右半邊校名為斜體字的學校是全美中文學校協會推薦的；
3. 會員代碼序號為入會先後，數字越小，入會越早。

3. 兩岸僑校組織的競爭與合作

兩岸的政治對立和不同的語言政策，尤其是正簡之分和拼音系統的不同，反映在兩個體系的中文學校的教材與教學方法之中。在最初 10 年（1994-2004）雙方的競爭多於合作。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大學入學考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以下簡稱 SAT II）中文科目，使用簡體或繁體之爭。1994 年 4 月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決定將中文列入高中生進入大學的入門考試中表面上，目的是在引導和鼓勵美國中學的華語教學。¹⁰⁷ 但是，當年臺灣大陸同時成立全美性的組織，其中的因果關係非常微妙。將在當（1994）年 11 月舉行首次 SATII 中文考試，在研究測驗卷要使用簡化字或繁體字，引發了兩個體系的角力，經過一番競爭和遊說，大學理事會決定考題不與任何教材有直接的聯繫，全部以漢語拼音、簡化字和注音符號、繁體字並列，化解了紛爭。¹⁰⁸

1990 年代初期，國際政治有「蘇東波」現象，二戰後的冷戰格局結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 成為世紀末的新國際形勢。大陸實施改革開放 10 年，經濟崛起，成為世界工廠，華語熱也在這個時間甚囂塵上。同一時期也是中國大陸大量向外移民的時期，大陸系中文學校在美國快速發展。這個源自北美的中文學校辦學模式，它的成立資金門檻很低，運營模式較為彈性，為新移民第二代子弟提供了一個便捷的保持族裔語言的方法。它取代了早期以華埠為中心設立學校的方式，在 1990 年代之後成為全世界華人新移民最廣泛採取的教育模式，學界稱之為「週末制中文學校」（Weekend Chinese School）。中文學校從北美發展到全世界，這是中文學校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

到了 2003-2006 年大學理事會再推動 AP 中文課程與考試，雙方沒有爭議，均樂見其成。2008 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擱置爭議，雙方不再互相排斥，並互邀參加對方的年會。

2012 年。由全美中文學校協會提議，在辛辛那提舉辦的第九次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全國代

¹⁰⁷ 何其營《美國公立中學漢語教育研究》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pp21-24.

¹⁰⁸ 據筆者訪問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第一任總會長許笑濃對這件事的經歷，她表示，大學理事會從 1991 年就開始籌備 SATII 中文考試時，當時她擔任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特別邀請大學理事會和國家外語中心的一些決策人士到洛杉磯訪問，他們對臺灣系中文學校的辦學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最後同意考試時繁簡字體與兩種拼音（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都承認。而設在華府的美國外語中心更是促成全美中文學校成立聯合總會的主要推手。

表大會上，四大中文組織代表歡聚一堂，決定強強聯手，互助互補，共同合作。

2016 年成立的全美華語語言和文化聯盟（NCLCC, The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alition）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國家東亞語言資源中心（NEALRC, National East Asian Languages Resource Center, 1993）¹⁰⁹ 從中促成下，將美國幾個重要的中文教育組織聯合起來成立的。包括：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總會（NCACLS, 1994）、全美中文學校協會（CSAUS, 1994），以及在主流學校任教的老師組織的全美中小學中文教師協會（CLASS,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s, 1987/1994）。2016 年 4 月 29 日，NCLCC 在芝加哥舉行了全美中文會議。在會議上，三個創始組織的代表提名 Dr. Galal Walker（中文名吳偉克）為 NCLCC 董事會主席，¹¹⁰ 任職 NEALRC 的李明魯博士（Dr. Minru Li）為秘書，三個創始組織各任命一位副主席。聯盟在俄亥俄州正式註冊，為非營利非政治非宗教的教育文化組織。

NCLCC 的宗旨是「致力於提高美國人用中文交流的能力，以加強美國的競爭力，為建設和諧世界而作貢獻」。聯盟的主要目標是促進中華語言文化教育在美國的發展。近期工作重點是聯合舉辦教師培訓，聯合舉辦論壇，促進海外學習專案，為公司雇員提供中文培訓服務，為還沒開設中文課的中小學提供有關中國文化的服務，讓美國教師節更受重視，全球化 STEM 專案等。這個組織的成立，顯示了兩岸在美國的華教組織不再完全受母國的影響，立足本土和主流結盟，並有走出華人社會的企圖。**這是美國中文學校的第四個里程碑。**



圖 20：2016 年 NCLCC 宣佈成立後主席 Dr. Galal Walker（中）和參與的三個組織代表合影。林遊蘭（左二 CLASS）、毛小苓（左三 NCACLS）、許笑濃（左四 NCACLS）、張星鈺（中右 CSAUS）、邢彬（右四 CSAUS）

¹⁰⁹ 俄亥俄州立大學國立東亞語言資源中心（NEALRC）成立於 1993 年，當時是國家外語資源中心。自成立以來，NEALRC 提出了許多倡議，旨在提高學習者掌握高級語言和文化能力。

¹¹⁰ 吳偉克（Galal Walker）康奈爾大學博士，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正教授，全美東亞語文資源中心主任，俄州大漢語旗艦工程主任，關鍵語言獎學金專案主任，全美中文學校協會顧問。在許多全國學術組織及工作機構裡任過職，他曾任全美語言自學協會會長，全美非普教語言協會指導委員會委員，中文教師協會理事，大學理事會 AP 中文先修課程任務小組成員等。他現任美國中西部美中友好協會會長、國防語言學院理事，同時兼任北京師範大學、貴州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名譽教授。



圖 21：芝加哥會議後 NCLCC 秘書李明魯博士 (Dr. Minru Li, 左一) 與三個組織代表合影。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onference, Chicago April 29, 2016

NCLCC 成立後推動在美國公立學校教授亞華裔移民的歷史。伊利諾州州長 2021 年首先簽署了《亞裔美國人歷史平等教育法案》。**華教組織發揮團體的力量向立法者遊說，是一個重要的功能，期待這個歷史平等教育法案只是一個開始。**

(三) 加拿大的中文學校與華校組織

1. 加拿大族裔語言政策

1977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推出「族裔語計畫」(The Heritage Languages Program, HLP)，基於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自尊，以及對他們文化背景全面的理解，政府為講族裔語言兒童開設的語言和文化課程。(Feuerverger 1997; Cummins 2014)。在族裔語教育計畫實施前，加拿大的常規學校內幾乎沒有華文教育的位置，而現在華文教育在常規學校內也佔了一席之地，並越來越受到重視。西岸的卑詩省議會於 1984 年通過決議，將中文列為全省學校第二種語言課程。1985 年，該省決定全省中學 9-12 年級必須設置中文課程。在溫哥華的公立中學，只要有 15 人以上學生家長要求開設華文課程，學校就會設法開班。另外，東岸安大略省也將中文列為中學選修課程，修滿學時並通過考試即可在畢業時獲得一個選修課程學分。其他省份也有類似進展，中英雙語課程在常規學校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在亞伯特省、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已有幾所常規學校實行了中英雙語課程，教學效果相當顯著。

1988 年 7 月 12 日加拿大聯邦議會通過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該法案聲明：加拿大政府承認族裔與文化多樣化之合法性，視多元文化主義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徵與寶貴資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遺產的權利，鼓勵他們為民族文化的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明確提出了在加拿大實行多元文化政策，具體規定了多元文化下的教學思想、內容和實施方法。因此加拿大華人移民學習族裔語言的管道非常暢通，主流常規學校內的華文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安省的各個教育局辦的公校大多在課餘或週末舉辦中文班，每週兩個半小時的授課。小學生成績不列入成績表內，中學則可當入大學的學分處理。於 1989 年，大多倫多市的七個教育局，聯合組成族裔語言課程委員會，共同訂定一本課程指引：The Generic Curriculum For

International Languages-Elementary Programs 是根據早前安省教育部的教育指引作為基礎而編訂，指引的初版於 1993 年面世，沿用至今。

據統計，到 2000 年左右，多倫多教育局為小學生提供 49 種族裔語言教學，為中學生提供十四種族裔語言教學。這些課程在下午正式課程結束後，或利用週末，在全市 232 所小學及 9 所初中提供。另外還有 17 所學校提供特定的族裔語言綜合學習計畫。參加課程的小學生人數達 3 萬 4,500 人，中學生達 3,600 人。

多倫多教育局認為，在公立學校內開設族裔語言課程，可以促進來自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彼此尊重，相互瞭解，和諧相處，促進校園文化的多樣性。少數族裔同學在學習母語，瞭解祖裔文化的同時，更可以開發智力，促進其英語、法語和其他學科的學習。開設族裔語言課程，還可以令多倫多今後能長久保持其多元文化的突出特色。¹¹¹

加拿大的中文學校發展的模式與美國有不同，政府的支持度也比美國高，是週末制中文學校中的一個理想的模式之一。本文將下一章深入討論。

2. 加拿大中文學校的發展

加拿大中文學校的發展過程和美國大致相同，從家庭式的族裔語教學到週末或節假日上課的語言班，1970 年代以來，先由臺灣和香港移民開始創辦的中文學校。歷史長的華文學校。如**愛正中文學校**，成立於 1972 年，是多倫多第一所教授國語的中文學校。它從家庭式的教學單位，一步步邁向有體系的專業教育組織。先後受業於愛正的學生已經超過萬人。

很多中文學校沒有自建的校舍，通過借用社團、教會或公立學校的校舍開展教學，每次學二、三個小時。1980 年代受惠於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各省政府教育局指定公立中小學提供教室，開始快速的發展。1990 年代之後，大陸新移民大量湧入，中文學校在加拿大各主要城市遍地開花。

表 8:加拿大中文學校的數量 (1980-2014) ¹¹²

年代	大陸移民	香港移民	臺灣移民
1980-1990	15	71	28
1991-2000	37	36	16
2001-2014	108	15	14
總計	160	122	58

加拿大的中文學校數量從未有過完整的調查，據不完全統計，到 1990 年代初，由大陸系華僑華人開辦的華文學校有 50-60 所，學生近萬人，教職員 600 餘人，其中學校比較多的省份有，安大略省 21 所，卑詩省 15 所，亞伯特省 5 所，魁北克省 4 所，曼尼托巴省 4 所等。¹¹³ 臺灣系

¹¹¹ 《世界日報》2001 年 11 月 2 日

¹¹² 同上註，作者以來創辦者為分類做統計，但未註明數據來源。

¹¹³ 見：王燕燕《加拿大的祖語教育與華文教育》《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02):20-21. 第 20 頁。該文統計的學校主要是大陸移民辦的中文學校。溫哥華地區臺灣和香港移民辦的學校至少超過 50 所。

的中文學校，據僑委會 1998 年出版的《北美中文學校簡介》統計¹¹⁴，加西地區中文學校有 70 所，加東地區 30 所，共 100 所。據加拿大華文協會的 2014 年調查研究表明，到 2012 年為止，全加拿大有 8278 名中小學生在 202 所中文學校學習。¹¹⁵ 一份大陸南京大學 2015 年的碩士論文，對加拿大中文學校的調查，在 2014 年有 340 所中文學校（表 8）。

因為族裔語言教育是加拿大政府的法定任務，各省的教育局也有相關的管理登記體系。據加東安大略省教育局體系的資料，在多倫多教育局登錄教授簡體中文學校為 57 所、廣東話為 22 所、正體中文學校為 4 所、正/簡體中文學校 2 所。¹¹⁶ 約克郡教育局登錄國際語言—初級課程，教授簡體中文學校為 19 所、廣東話為 10 所、正體中文學校為 4 所、正/簡體中文學校 1 所；登錄國際語言—中學課程，教授簡體中文學校為 3 所、廣東話為 1 所、正體中文學校為 2 所、先修班 1 所。¹¹⁷ 天主教教育局華語的部分為廣東話、簡體中文等 1 所。¹¹⁸ 以上三個教育局登錄的就有 127 所。

然而最近一次福建華僑大學做的調查的統計（2020），全加僅有 150 所左右的中文學校（表 8）。¹¹⁹

表 9：加拿大華文學校分佈與數量

省區	學校數	城市	學校數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British-Columbia)	95	Abbotsford	1
		Burnaby	18*
		Richmond	17*
		Vancouver	48*
		Coquitlam	4
		Port Moody	1
		Surrey	5
		Victoria	1

¹¹⁴ 《北美中文學校簡介》僑委會出版，1998 年 9 月，pp. 475-578。

¹¹⁵ 郭穎《加拿大多倫多地區中文教育現狀及發展分析》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5。第 14 頁。

¹¹⁶ 多倫多教育局 (TDSB) — 國際語言

<https://www.tdsb.on.ca/Elementary-School/Beyond-the-Classroom/International-Languages-Elementary-and-African-Heritage/Find-a-Class> (最後瀏覽日：2021/7/14)

¹¹⁷ 約克郡教育局—國際語言

<https://www2.yrdsb.ca/schools-programs/international-and-indigenous-languages/international-and-indigenous-languages> (最後瀏覽日：2021/7/14)

¹¹⁸ 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國際語言

<https://www.tdsb.org/ProgramsServices/SchoolProgramsK12/InternationalLanguages/Pages/SaturdaySchoolRegistration.aspx> (最後瀏覽日：2021/7/14)

¹¹⁹ 此表的統計數字為福建華僑大學 2018-2020 做的調查，尚未正式發佈，表中數字與實況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

阿爾伯塔省 (Alberta)	8	Calgary	8
薩斯喀徹溫省 (Saskatchewan)	2	Saskatoon	2
曼尼托巴省 (Manitoba)	1	Winnipeg	1
安大略省 (Ontario)	25	Hamilton	2
		Mississauga	4
		North York	2
		Oakville	1
		Ottawa	5
		Richmond Hill	3
		Toronto	7*
魁北克省 (Quebec)	8	Brossard	1
		Pointe-Claire	1
		Montreal	6
紐賓士域省 (New Brunswick)	3	Fredericton	1
		Saint John	1
		Moncton	1
新斯科舍省 (Nova Scotia)	2	Halifax	2
愛德華王子島省 (Prince Edward Island)	0		
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 (Newfoundland/Labrador)	0		

以上共計 144 所學校。*代表所在城市的中文學校存在多個校區。

因此，從以上各種數據來源可知，加拿大中文學校的總數仍然是概數，初步估計目前(2020)應在 400 所上下。

加拿大也有少數體制較完備的中文學校，如蒙特利爾揚子學院就是一所全日制的語言、藝術學校，採用英、法、中三種語言教學。在中文課程的設置上，開設從幼兒漢語到中文十二年級的課程。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旗下的李樹坤書院中文學校(S. K. Lee Academy)(圖 22)，¹²⁰ 每週 7 天分不同時段上課，教學層次和內容也根據不同需要的學生做不同的安排。除了設置國語班和粵語班外，還有專為溫哥華當地出生、年齡稍大的土生華裔學生設立的「廣東話寫讀班」，以中文拼音為教學工具的「簡體字班」，以及為準備參加中文省試的學生而設的「中文省試預備班」等等。李樹坤書院中文學校除了溫哥華華埠本校，在溫哥華東區、列治文、高貴林都開辦每天上課的中文班。

¹²⁰ 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of Vancouver) 建於 1973 年，位於溫哥華唐人街中，是一個非盈利慈善團體。它在政府、53 個居民社區和許多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建成，有著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展覽廳、會議廳等多個部分對外開放，還附設李樹坤書院中文學校。李樹坤

(1923-2020) 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他父親來自廣東汕頭。留學英國學法律，畢業後在新加坡當律師，1977 年移民加拿大。他酷愛音樂，對中華文化中心的圖書文物館贊助頗多。



圖 22：位於華埠的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李樹坤書院中文學校附設於該中心。

來源：wikimedia

另外，還有一些學校開始嘗試雙語教學，並已經吸引了相當數量的華裔學生和部分韓裔學生。和美國一樣，加拿大的中文學校也需要有一個分類和全面的調查。

3. 加拿大僑教組織

加拿大的中學校在各地有聯合會組織，和美國類似，也分為臺灣系和大陸系的僑教組織，也有許多香港系、混合的組織，比美國更為複雜。

臺灣系的全加中文學校協會（CACLS,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成立於 1982 年，目的在於聯合全加中文學校，每兩年夏季舉辦一次全國研討會議，交流教學經驗，討論海外華文教育面對的種種問題。全加中文學校協會系統下，有代表各地的分會自卡加利、蒙特婁、愛德蒙頓、溫尼辟、溫哥華、渥太華、多倫多等地的 11 位中文協會理事。另有地區性的中文學校聯合會，如：加西中文學校聯合會（初名加西中文僑校聯合會 Western Canada Chinese Schools Association），加東中文學校聯合會等。

大陸系的組織為加拿大中文教學學會（The Canadia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ssociation, The Canadian TCSL Association）成立於 2001 年。是一個非政治性的與非牟利性的團體，在加拿大 BC 省註冊的全國性的有關華語教學的學術組織。會員包括加拿大全國公私立四級學校與族裔學校的一千多位中文教師與行政人員。該會屬下設置永久性的《加拿大中文教學學報》，「加拿大全國漢語教學資料庫」，定期舉辦「加拿大漢語教學國際研討會」與「全加漢語教學研討會」，並努力成為加拿大漢語教學界在教學、研發、與交流方面最好的平臺。

¹²¹

加拿大的僑教組織體系因為兩岸和香港的移民的政治認同，名稱接近屬性却不同，常令人

¹²¹ 這個學會與美國的中小學教師學會（CLASS）類似，但它也納入了族裔語言學校的老師。見該會官網 <http://www.canadiantcslassociation.ca/index.html>

混淆。以加西為例，最早成立的華教組織是加西中文僑校聯合會（Western Canada Chinese Schools Association, WCCSA）是較為親臺的組織，由臺灣師大畢業的錢慰曾在 1980 年成立，聯合了數十間使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書籍的各中文學校，共同發展海外中文教育，辦理暑期學生營及教師營等活動。這個組織的成立是加拿大中文學校發展史的里程碑。

另一個稍晚一年的組織：加拿大 BC 省中文協會（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一些熱心的華人家長和教師便致力推動中文教育，1981 年成立的非牟利、非政治、非宗教性質的民間組織，由 11 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管理。卑詩省中文協會從建會時的一二十人，發展到擁有 60 多所會員學校，300 多名個人會員，成為溫哥華地區最大的中文教育組織。該會開放兩岸四地的學校參與，在協會裏共同推動中文教育的工作。¹²²

還有一個名稱相近、以香港移民為主的組織：卑詩省中文學校聯會（British Columbia Chinese Schools Association），創立於 1997 年，是一個聯合了卑詩省三十餘所香港和大陸系中文學校的非牟利社團組織，旨在推廣中文教育。全部會員學校的學生人數約在八千人以上。該聯會致力於加拿大的華文教育研究，曾發起進行「中文課程建議」（類似課程大綱）編纂工作。為了進行這項工作，校聯會特別聘請來溫哥華定居的幾位專家學者成立一個編輯小組。由虞崇貞教授擔任召集人（前紐芬蘭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副主席），擔任小組顧問的是前香港教育局副局長、香港教育學院院長的蘇輝祖，擔任統籌工作的是黃紫雁，此外還有兩位校長梁揚彩明與關梁煥瑩，共同組成了五人小組，他們從 1998 年起利用每週三定期集會，展開繁重的編纂工作。

加東方面，臺灣系學校在安大略省的組織當數安省華文教育協會（Ontario Society for Chinese Education, OSCE）。安省地區的中文學校在 1986 年舉辦了一次教師研習會後，決定每年舉辦由各校輪流籌辦。因為籌備事務繁重，於是有組織協會的需求。1988 年成立「安省華文（國語）教育學會」，學術味道較濃。1990 年更名為「安省華文教育學會」，總部設在北約克市。該會在 1990 年代參與了不少華教活動，2003 年正式在加拿大註冊為非牟利的學術性慈善機構。安省華文教育協會創辦有自己的會刊《安省華文教育協會會刊》，長期舉辦專題講座、青少年領袖訓練營，籌辦師資訓練班，進行華文教材甄選等工作。

2004 年，該協會開辦了第一屆安省高中學分班課程，被視為新的嘗試，目前申請參加的學生數目還在增加之中。與該協會聯繫密切的多是資格老，歷史長的華文學校。如愛正中文學校，成立於 1972 年，是多倫多第一所教授國語的中文學校。它從家庭式的教學單位，一步步邁向有體系的專業教育組織。先後受業於愛正的學生已經超過萬人。又如已有 24 年的歷史的維德中文學校，有組織完善的家長會以及一群願意為下一代的中文教育熱心奉獻的義工，已構建了多方溝通學習的互動機制。

安省華文教育協會在該會的多篇刊物上，強調繁體字和注音符號的作用，許多活動都是與臺灣的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當時稱為華文教育協進會）及駐多倫多臺北經文處文化中心協辦的。被認為是鐵杆親臺灣的華教組織。

另外還有一些本土的組織，如加拿大祖裔語言中心。加拿大中文教師學會（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Canadian）成立於 2004 年，2006 年出版學術期刊《加拿大漢語教學

¹²² 見該會官網 <http://bc.yes-chinese.com/>

研究》等等。

4. 加拿大四個中華文化中心

加拿大的華人移民和華文教育不如美國的規模，但加拿大的華人在全加成立了四個中華文化中心，除了上節提到的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re of Vancouver），卡加利的唐人街也有一個中華文化中心（Calgary Chinese Cultural Centre，圖 23-1），1991 年 5 月動工，1992 年 9 月 7 日開幕，文化中心坐落在唐人街大慶街上，主建築高 70 英尺，霍英東大禮堂是文化中心的一大特色，參照北京天壇祈年殿修建。文化中心有能容納 750 人的多功能廳、博物館、圖書館、中文學校，其中圖書館中文藏書量達 4 萬多冊，是外最具規模的獨立中文圖書館之一，每年客流量達 25 萬多人。¹²³ 東岸有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re of Greater Toronto，圖 23-2）成立於 1988 年，於 1996 年 11 月動工興建文化中心大樓，1998 年 5 月第一期工程完成正式開幕，2004 年第二期工程落成。該中心總佔地面積 6 萬多平方尺，大樓薈萃了中西建築風格。中心設施包括中心大樓、諮詢中心、展覽室、圖書館、課室、會議室、多功能大會堂、劇院等，是北美地區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中華文化機構。為促進亞太貿發展，專門設立了「亞洲商業及文化發展中心」。滿地可（蒙特利爾）中華文化宮。1993 年開始籌備，2003 年 5 月獲得政府經費支持，同時撥出一棟大樓用於文化宮。文化宮共有 4 層樓，每層 8000 尺，計劃設立鐵路華工紀念館（從溫哥華到哈利法克斯段）、兒童活動中心，培訓中心、圖書館、展覽廳等。¹²⁴ 滿地可的文化宮由於管理者華人聯合總會經營不善，2014 年被貸款公司接管，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這四個中心的規模和南加州爾灣的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類似，設施與功能都不下於我們在美加的華僑文教中心。還有幾個特色：一、經費來自三級政府各出主要興建經費，其餘由香港移民帶頭，華人社區共同籌措，傳統社團也積極捐款。二、中心的管理階層（董事局或理事會）成員也以香港移民為主，融入主流社會程度比較高，與政府溝通管道暢通，對文化中心的發展十分有利。三、基本上這四個中心政治色彩較淡，以落地生根為目標，強調族裔文化特色，但多少略為親中。

從以上幾個文化中心建立的例子，可以看出香港移民對加拿大僑（華）社公益事務的熱心和慷慨解囊，不得不令臺灣移民汗顏。

¹²³ 卡城文化中心 1992 年建成，耗資 900 萬加幣，是當地華人與政府協商，將唐人街轉型的成功案例。該中心也設有中文學校。

¹²⁴ 耿衛紅《獨具特色的加拿大各地中華文化中心》收在呂偉雄主編《海外華人社會新觀察》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pp. 85-89。



圖 23：（23-1 左）卡城中華文化中心。來源：Flickr user Marilyn Peddle¹²⁵（23-2 右）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來源：Toronto Times。¹²⁶

四、中文學校面臨的挑戰

（一）強勢的主流教育體系

北美的中文學校和東南亞的華僑學校發展是兩種不同模式。華人早期移民（從明代到 19 世紀中葉）東南亞時，相對於中國，當地的土著的文明都較為落後，華人視之為番，所以子弟教育採取和故鄉類似的私塾教育。19 世紀中葉華人大量移民東南亞時，各地已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殖民主的教育是貴族階級的教育，只有少數的華人可以入學。19 世紀末，華人在東南亞的大城市形成具體的華人社會，發展出較好的經濟實力，開始興辦全日制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的現代華僑學校。部分大城市在 1920-30 年代建立完整的 K-12 的教育體系。殖民政府大都樂觀其成，只是企圖將之納入教育行政的管理體系。

北美的華人移民從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已經獨立的移民國家、以英國人為主的歐洲白人強勢政府，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是弱勢。華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加上種族歧視，子弟不能入一般學校接受教育。華人從私塾到現代華僑學校的建立，一直都是補習性質族裔語言學校。例如 1908 年舊金山的大清僑民小學成立後，華埠的學童是在遠東學校下課後，下午 4 點到 4:30 回家晚餐，4:30-9:00 在僑校上課，星期六則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¹²⁷ 面對強勢力的主流教育體系，和種族隔離政策，這種模式的華僑族裔語言學校，在美國各主要華埠（唐人街）一直維繫了大約五六十年。

（二）來自主流教育體系的新挑戰 1：SATII 與 AP 中文

當新移民在 1970 年代普遍建立起中文學校之後，1993 年代 SAT II，帶來了第一波小小衝擊，但中文學校視之為激勵，因為學習中文可獲得主流體系的 credit，並有助於升大學。一時之間在中文學校甚至有 SAT II 中文考試的輔導班，傳承族裔語言文化的使命，不敵升學主義。還引起過用繁體簡體考試的波瀾。2003 年，美國大學理事會又決定在美國大學入學的「學業成

¹²⁵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rilynjane/4772199708/>

¹²⁶ <https://totimes.ca/chinese-cultural-centre-of-greater-toronto-is-getting-a-major-upgrades/>

¹²⁷ 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第 30 頁。

績考試」(Advanced Placement) 中設立中文專案，即俗稱的 AP 中文。¹²⁸ 在美國高中開設 AP 中文課程並計畫於 2007 年舉行考試，目的是讓成績優秀的高中生能夠在高中時期提前學習一些大學水準的課程。AP 中文專案把美國中學的華語教育與大學的華語課程銜接起來，進一步提高了中學生學習華語的熱情。這一次 AP 中文的變革，兩岸並沒有太大的對立，反而對中文學校一向頭痛的高年級學生不熱衷學中文問題，打了一劑強心針。

AP 中文對高中生學習中文是一個重要的激勵，對中文學校的高年級學生學習意願也有很大的幫助，從上表的統計可知，AP 中文推出 10 多年，考生人數和開設 AP 課程的學校數，都保持高速度成長。但發生一個始料未及的事情，就是參與考試的學生華裔佔了幾乎達 90% 的比率。在 2007 年 AP 中文應考人中，亞太裔背景的學生佔 89.4%，只有 10.6% 的人是非亞裔。其中獲得滿分五分的人佔 AP 應試者的 81.1%。也就是說，AP 中文對於具有中文學校學習背景的華裔子弟而言，是 piece of cake。對美國主流教育體系的初衷是提振非華裔的高中生學華語，最後成了華裔子弟取得大學入學另一種獲取 credit 的門徑。從此 AP 中文在中文學校體系內，佔據一席之地，至今未歇。

表 10：美國中文 AP 考生人數和開設 AP 專案的學校數量 2007-2016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考生人數	3 261	4 311	5 100	6 388	7 970	9 357	10 121	10 728	11 633	12 524
考生人數增加%		18%	25%	25%	17%	8%	6%	8%	8.4%	7.7%
開設 AP 中文的學校	433	740	835	1 026	1 201	1 335	1 460	1 528	1 640	
學校數量增加%		71%	13%	23%	17%	11%	9%	5%	7%	

資料來源：College Board

另一方面，美國在 2001 年發生「911 恐攻事件」後，在國安的大傘下，關於語言安全的法案一再被提出。華語學習視為戰略語言 (critical language 或譯為關鍵語言) 的重中之重，希望美國公民可以更早開始學習華語。

2003 年 8 月，眾議員 Rush Holt (新澤西州—民主黨) 提交了「國家安全語言法」(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 的提案，提案報告中指出，「如果我們不學習世界各重要地區的語言與文化，我們將無法再保持國家的安全。美國國家語言戰略的第四個戰略目標是為海外的軍事情報人員、外交人員裝備『語言武器』」。法案還提出向大專院校修幾種「關鍵語言」的學生提供無息貸款。¹²⁹ 2005 年，聯邦參議員李伯曼 (Joseph Lieberman, 康乃狄克州—民主黨) 和

¹²⁸ 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mmonly known as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r AP Chinese) 中譯一般稱之為：AP 中文。

¹²⁹ 參見：王建勤《美國“關鍵語言”戰略與我國國家安全語言戰略》《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亞歷山大（Lamar Alexander，田納西州—共和黨）提交了一份《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的提案。¹³⁰ 提案報告中透露一些有意思的資訊：根據美國 2000 年人口統計，美國有 2200 萬人講華語，其中 85% 以上是華裔血統。而在大學註冊的美國學生 98% 外語的都是選擇歐洲語言。因此，參議員李伯曼要求聯邦政府在 2006 年到 2011 年的 5 個財政年度裏從聯邦資金中撥款 13 億美元資助 9 個華語教學和學習專案，包括擴大兩國學生的互訪和交流專案，**用以美國學校開展中文教學、為美國中小學學生學習華語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教學制度**，並授權美國教育部撥款建立外國語言服務中心。參議員亞歷山大更力主投資中國的語言文化教學以增進兩國的文化交流，提案指出：「為我們的孩子提供瞭解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機會，將使他們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更好的獲勝機會」。該提案在參議院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經過兩次審議後被呈送至外交關係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¹³¹ 這 2 個提案是前述 2006 年小布希總統在向國會提出申請 1.14 億美元建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NSLI）的重要民意基礎。NSLI 的經費計畫是，其中一半撥給教育部，1/4 撥給國務院，剩下的撥給五角大樓和情報部門。政府還將成立「國家語言服務團」和「語言教師團」。該計畫明確了 8 種關鍵語言（增加了韓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2006 年 1 月，美國教育部與國防部召開的大學校長國際教育峰會上，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與聯邦教育部部長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宣佈將提高美國國民的外語能力作為國家政策的一個核心部分。

2008 年 1 月，美國海軍發佈的《關於語言能力地區專家和文化通識戰略》，則首次將漢語置於阿拉伯語、印地語和波斯語之前，視為首要應該掌握的外語。以語言教育和為美國中學培養大量語言教師聞名於世的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¹³² 的院長李勃維茲（Ronald D. Liebowitz）認為，如果美國打算培養並擁有大量具備外語能力的人才，新計畫就應當著眼 K-12 教育體系，尤其是中學外語教育，而非中學後的高等教育。¹³³

綜合而言，美國政府對華語的態度有兩個轉變，一、提高華語的戰略地位；二、要將華語學習向中小學往下紮根。在這個背景下 2006 年，在美國啟動 AP 中文專案的同時，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的**英華中文學校**被批准為美國第一所中文沉浸式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¹³⁴ 也是美國中西部的第一所中文沉浸式學校（Chinese Immersion School）。

科學版）2010-03-15，第 7 頁；陳倩《美國華文教育的現狀與啟示》《比較教育研究》2015（3），第 87 頁。

¹³⁰ 李焰《“中國熱”熱上國會山》《華盛頓觀察週刊》2005 年 6 月 7 日

¹³¹ 巨靜《9.11 之後美國外語語言教育立法的發展》《中外教育研究》2009（5），第 12 頁。

¹³² 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 又譯作米德爾伯里學院）是美國佛蒙特州米德爾堡的一所私立美國文理學院，以語言教育和為美國中學培養大量語言教師聞名。

¹³³ 唐納德·D. 李勃維茲；文慧譯《美國如何取得語言能力》《世界教育資訊》2006（09）。p. 21

¹³⁴ 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是美國一種改良的公立學校，在《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CLB: No Child Left Behind, 2002）法令的規範下，公立學校可以申請轉變為特許學校，這些學校的運轉資金仍由美國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不受一般公立學校的條令限制，可以有自己的操作系統。明尼蘇達州在 1991 年就率先頒佈了特許學校法令並開辦了第一所特許學校。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並可參見：“Public School Review” website, <https://www.publicschoolreview.com/blog/what-is-a-charter-school>

表示中國語言文化教學開始進入美國的主流中小學國民教育體系。沉浸式教學課程 (immersion program) 和 AP 中文都是語言戰略政策的產物。AP 中文以高中生為目標，面向高等教育；而沉浸式學校則向下紮根，面向中小學。自此，中文學校開始面臨 50 年來最大的挑戰。2006 年是美國在 911 恐攻後對中文政策的總結，對中文學校的未來發展的影響仍在持續中。

(三) 來自主流教育體系的新挑戰 2：中文沉浸學校興起

「沉浸式教學法」是第二語言教學的一種模式，由精通雙語的教師使用學習者要學習的第二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所學課程與以母語為媒介語的班級相同。¹³⁵ 最早起源於加拿大的法語區，成果受肯定，開始在北美地區頗為流行。美國因為中南美移民眾多，西班牙語沉浸式教學發展較早。

傑納西 (Fred Genesee) 對它的定義如下：「所謂的沉浸式教學課程，基本上指的是學生一學年中至少要有 50% 的在校時間用第二語言來學習其他學科。如果只是用第二語言來學習第二語言，或挑選某一種特定的學科用第二語言來學習，都只能算是強化 (enriched) 的第二語言課程。」¹³⁶ 學者詹森和斯溫 (Johnson & Swain) 總結出沉浸式教學的八個特點：¹³⁷

- ①以第二語言為教學媒介；
- ②用第二語言教授的課程平行於其他班級用第一語言教授的課程；
- ③第一語言至少被作為一門課程學習；
- ④專案的目標是使學習者擁有添加性雙語能力；
- ⑤對第二語言的接觸通常只限於課堂中；
- ⑥同班級的學習者第二語言水準相似；
- ⑦教師為雙語者；
- ⑧課堂仍處於第一語言社會文化中。

中文沉浸式教學最早在華人眾多的加州開始，美國最早成立的沉浸式中文學校是三藩市的 the Chines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San Francisco, 1981)；另有伯克萊的 the Pacific Rim International School (Berkeley, 1991)；帕洛阿圖的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he Peninsula (Palo Alto, 1996)。¹³⁸ 但它們都是私立的國際學校，不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之列，尚未蔚為風潮。

¹³⁵ Johnson, R. K. & Swain, M. *Immers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盧蓬軍《加拿大魁北克沉浸式雙語教育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李丹青《美國明尼蘇達州光明漢語學校沉浸式教學專案評述》《國際漢語教學研究》2014-09-15。

¹³⁶ Fred Genesee, *Learning Through Two Languages: Studies in Immers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Newbury House, 1987.

¹³⁷ Johnson, R. K. & Swain, M., 1997.

¹³⁸ 參見：吳應輝等 (中央民族大學研究團隊)《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現狀、特點與思考》PPT，於 2015 年 10 月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五屆語言學與華語二語教學國際研討會」中的報告，是大陸學界開始正視美國中文沉浸式教學的一個重要起點。



圖 24：（24-1 左）尤方玉屏，來源：wikipedia。（24-2 右）尤方玉屏學校，來源：該校官網（<http://www.afypa.org/>）

第一所設有中文沉浸式課程（CIP,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的公立學校，是三藩市西門小學（West Portal Elementary School，圖 23），自 1984 年起提供一般教育課程和中文沉浸課程。1995 年，三藩市聯合校區在日落區開辦了全美第一所全中文沉浸式學校，即尤方玉屏學校（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提供粵語（幼稚園到 8 年級）和普通話（6 至 8 年級）課程。2011 年三藩市市內有 5 所公立小學提供中文沉浸式課程，有超過 1000 位學童參加上課。¹³⁹

全美國的中文沉浸式教育的風潮大約始於本世紀之初，2006 年起，一批新的特許學校能從當地學區拿到經費，並能得到聯邦政府的撥款。而中國政府（漢辦與孔子學院）也注意到了這個發展趨勢，從 2004 年開始，就大力支持，特別是支援大量的志願教師。

截至 2017 年 1 月的統計，全美開展 CIP 的學校已有 233 所，與 2006 年相比增長了 9.32 倍。其中公立學校 169 所，私立學校 40 所，特許學校 24 所。單向沉浸式教學在教學類型中佔大多數，主要分佈在公立學校。¹⁴⁰ 至 2017 年全美開設 242 所，到 2020 年已達 327 所，成長的速度相當驚人。¹⁴¹

表 11：美國中文沉浸學校增長情形：（9-1 上）1981-2013，（9-2 下）2006-2021¹⁴²

¹³⁹ 《中國新聞網》2011 年 05 月 11 日，引自美國《世界日報》的報導。

<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1/05-11/3033444.shtml>

尤方玉屏（Alice Fong Yu, 1905-2000）是加州三藩市公立學校的第一位華裔教師，她曾在前面提及的種族隔離學校 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 School 服務 34 年。她也是三藩市唐人街社區的傑出領袖。1996 年，三藩市教育局以她的名字命名第一所中文沉浸教學的公立小學。其生平參見維基百科英文版。

¹⁴⁰ 沉浸式中文學校的統計，參考：<https://miparentscouncil.org/full-mandarin-immersion-school-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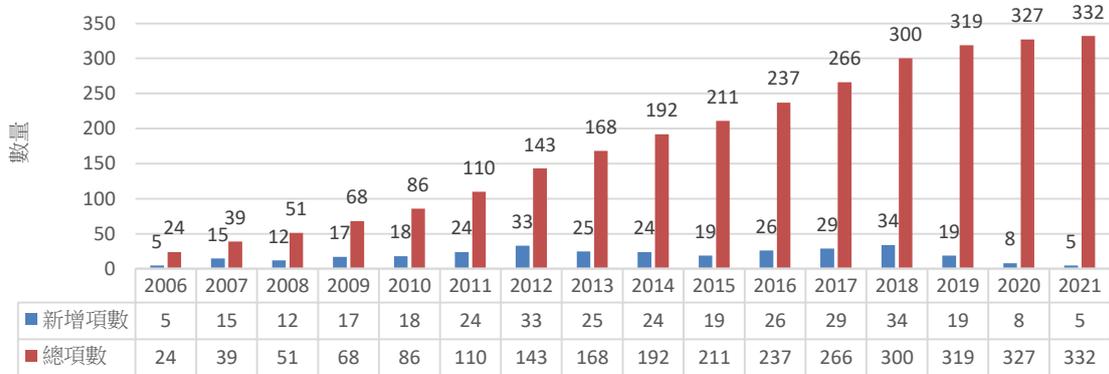
¹⁴¹ 同上註。

¹⁴² 上表（9-1）為吳應輝（2015）的統計，見《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現狀、特點與思考》PPT 簡報，為大陸學界首次對美國中文沉浸式學校的統計。下表（9-2）為中推會吳敏菁的統計，數字與 9-1 表略有出入。資料來源：<https://miparentscouncil.org/full-mandarin-immersion-school-list/>

中文沉浸式項目數量圖



沉浸式中文學校統計表(2006-2021)



美國在政策性推動沉浸式中文學校時，刻意避開華人較多的東西岸大城市，明尼蘇達州和猶他州成為沉浸式中文學校政策的發起地。以猶他州為例：中文沉浸式專案得到了州政府的立法支持，有 33 所小學和 14 所中學開展了中文沉浸式專案，一度成為美國學習中文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州。至於明尼蘇達州，王周淑涵博士（Shuhan Wang）認為，明尼蘇達州是美國沉浸式教育運動的一塊「隱蔽的寶地」，她對明尼蘇達州的協和學院語言村專案（Concordia College Language Villages）評價很高，稱其為沉浸式教育實驗室的樣板。¹⁴³

但是形式比人強，傳統上華人最多的加州和紐約州各地學區的公立中小學，順著政策急起直追。目前沉浸式中文學校的數量排名的前三是：加州（53 所）、猶他州（32 所）、紐約州（13 所），明尼蘇達州（10 所）已經掉到第四位。（**可能需要更新的數據**）美國的教育本來就是州權，聯邦政府是無法完全掌控的。

¹⁴³ 王周淑涵是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中文啟蒙與沉浸式教育聯盟（Chinese Early Language and Immersion Network）的主管，長期關注美國主流教育體系的中文教育和華人社區的中文學校。見《紐約時報》的報導：An American School Immerses Itself in All Things Chinese（全中文授課的美國公立學校）by Jane A. Peterson, 2014 年 11 月 3 日。這篇報導很重要，是在沉浸中文學校推廣 8 年之後，引起全美的重視。全文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education/20141103/t03educlede/>）

沉浸式中文學校需要非常強的財力，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國有這這樣的條件，可以在主流教育體系中的中校學發展。

1. Immersion Program 的挑戰與機會

1.1 美國和兩岸學界對中文沉浸式教學的發展關注

美國從2006年積極推動沉浸式中文學校，經5年的發展，開始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成為熱門的公共議題。2011年3月24日《華爾街日報》介紹加州舊金山灣區的中英雙語學校，其實報導的就是中文沉浸式學校。2014年11月6日《紐約時報》作者李瓊(Jane A. Peterson)，發表題為《美國公立學校嘗試全中文授課，在中西文化中找平衡》的文章，更詳細的介紹明尼蘇達開始發展沉浸式中文學校的過程。¹⁴⁴

兩岸的學界也是近幾年開始關注中文沉浸式教學的發展。大陸中央民族大學吳應輝教授是國內較早開始留意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的學者。吳應輝認為：沉浸式二語教學功能超越一般二語教學，它是對目的語和文化的深度沉浸，有利於開發兒童跨文化認知能力，對英語教學和少數民族漢語教學均具有借鑒意義，是推動漢語和中華文化傳播的有效模式。¹⁴⁵ 中國大陸從2015年起開始有研究美國中文沉浸式教學的碩士論文。

孔院對沉浸式教學著力頗深，2016年猶他大學孔子學院召開中小學中文沉浸式教學研討會。¹⁴⁶ 2017年11月首屆「全美K-12中文沉浸式教學大會」，由紐約州阿爾弗萊德大學(Alfred State College-SUNY)孔子學院舉辦。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總領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紐約協會主席，以及百餘名來自全美各地的中文沉浸式教學專家、學者和教師參加了此次大會，共收到論文40餘篇，來自全美7個州和中國5個地區的30多名演講者。¹⁴⁷ 2018年5月17日至19日，由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與美國亞洲協會和美國大學理事會聯合主辦的第十一屆全美中文大會在猶他州鹽湖城舉辦。因為猶他州的沉浸式中文教學在美國的漢語教育界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會議期間，主辦方安排與會代表參觀鹽湖城中文雙語言沉浸式學校、舉辦漢語沉浸式教學研討會和漢語教學資源展覽等活動。¹⁴⁸

2018年12月21至23日在臺灣臺東東華大學舉辦的「第17屆臺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一場小組(Panel)的主題是：臺美兩地華語雙語教育之多樣態，主持人為呂慧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劉宜君(臺灣清華大學華文文學所)，討論的題目：探討美國沉浸式中文教學之發展近況與其產生之相關議題。臺灣系的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於2019年2月10日在查普曼大學舉辦的「春季教學研討會暨行政座談會」，南加州的35個中文學校，200餘名中文教師參加。研討會邀請猶他州立大學銜接課程(Bridge Program)設計者之一高實琪老師，主講中文教育沉浸式教學新方法，引入中文課堂蘇格拉底討論會，啟發學生積極思考，掌握中文語言工具，瞭解東方文化。

¹⁴⁴ 同註68。吳應輝(2015)《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現狀、特點與思考》PPT簡報

¹⁴⁵ 同上註。吳應輝現已經轉到北京語言大學。

¹⁴⁶ 《海外華文教育動態》2016年第12期，133頁。

¹⁴⁷ 《僑報》2017年11月09日

¹⁴⁸ 《光明日報》2018年05月21日12版

1.2 挑戰與機會

主流的中小學以政府資源投入沉浸式中文學校，不僅吸引了華語非母語的父母，立即受到華人新移民和華裔家庭的關注，許多家長將子女送到沉浸式中文學校就讀，週末上課的社區中文學校生源大量流失，生存發展面臨挑戰。

然而，挑戰中充滿了機會，中文沉浸式學校從pre-K到12年級，每個班都需要雙導師，雙語師資需求的量相當大，而且不僅限於語言專業。師資市場大陸漢辦已經搶得先機，臺灣在這方面有待加強，臺美教育倡議中應要思考這方面的合作。不論是派遣老師或培訓本土教師，都很大的合作空間。

一項對猶他、科羅拉多、路易斯安娜、愛達荷、懷俄明、南卡羅萊納、南加州和亞利桑那共8個州33位漢語志願者教師進行中文沉浸式教學調查顯示，可以承擔中文沉浸式教學的美國本土教師數量，對快速展增長的學校數量，嚴重的供不應求，教師的缺口幾乎由中國大陸的志願者教師支撐。32%的學校志願者教師多於本土教師，68%的學校志願者教師與本土教師持平或略少於本土教師。¹⁴⁹



圖 25：猶他州 Davis 學區中文沉浸式小學課堂活動，由臺灣來的華語教學助理林品馨老師帶領學習。來源：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¹⁵⁰

由於中文沉浸式學校的發展歷史不久，其專業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等三教問題都需要深入的研究。例如：學者對加拿大3年級學生數學與文學的整體表現的研究，顯示學生通過沉浸式教學獲得的第二語言能力、母語能力以及學科課程成績明顯高於其他教學模式。¹⁵¹ 美國學者 Curtain & Dahlberg (2010) 對中文沉浸學校 K-8 學生學習數學的研究發現：「沉浸式專案中，教學的重點是各科目的內容（社會學、科學、數學、語言藝術、健康、藝術、音樂），而第二

¹⁴⁹ 江傲霜《對美國中文沉浸式教學的思考》《民族教育研究》2017-06-15

¹⁵⁰ 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三名赴美國猶他州華語教學助理獲聘為正式教師》《教育部電子報》716期，2016-05-12

¹⁵¹ Turnbull, M., Lapkin, S., & Hart, D., *Grade 3 immersi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 Province-wide results from Ontario (1998-99)*,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1.

語言則是教這些科目所用的工具。」¹⁵² 這些都是實施 ICP 之後新的研究領域值得開發。從華文教育的角度切入，中文沉浸式教學仍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例如：中文沉浸式教學對華人新移民子弟是否適用？目前中文沉浸式學校中華裔子弟就讀的比例？比較新華人移民子弟與二代以上的華裔子弟對中文沉浸教學的接受度？中文沉浸式學校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如華人較多的加州、紐約州與華人較少的猶他州、明尼蘇達州的比較）？中文沉浸式學校和社區中文學校學生習得的比較研究等等。¹⁵³

東南亞各國在 1990 年代初開始積極學習中文，放寬自 1960 年代以來，對華教體系的管制；印尼在 1998 年排華事件之後開放對華語學習的禁令，但仍有許多的法令限制。2000 年初，印尼華人社會在恢復老僑校時，發展出「三語學校」的模式，成為東南亞各國仿效的對象，是華文教育的一種新興模式。幾乎同一時期，美國中文沉浸式學校的發展，逐漸成為主流學校學習華語的主流。東南亞的**三語學校**和北美的**中文沉浸式學校**，是 21 世紀中文教育在東西方最重要的兩種新興模式，和**週末制中文學校**鼎足而立。

¹⁵² Helena Curtain, Carol Ann A. Dahlberg, *Languages and Children: Making the Match, New Languages for Young Learners, Grades K-8*, 4th Edition, 2010. p. 323

¹⁵³ 呂嬋《美國沉浸式小學和中文學校學生的中文閱讀習得的發展研究》《世界漢語教學》2016-10-05

第四章 積極回應，勇於變革：中文學校永續經營之道

一、中文學校的特色與貢獻

回顧中文學校的發展過程，我們必須將中文學校在華文教育發展史所具有的特色和歷史貢獻歸納出以下做為回應各種挑戰的基礎，綜合上二章的內容，我們可以將北美中文學校的特色歸納如下：

一、辦學模式：中文學校與東南亞華僑學校和傳統僑校辦學模式不同：

1. 學校性質不同：有班與校（class/school）的分別
2. 設立地點不同：有城市與郊區（chinatown/suburban）的區別

二、辦校門檻低：創立一所在週末上半天課的中文學校門檻很低，不需要龐大的經費，只要有 3-5 位熱心的家長，借（租）得到教室即可。

三、精英特色：早期華僑學校由商人或僑團出資辦學，中文學校辦學者多為留學生或畢業後定居下來的專業人士或學者，他們在將子女送到學校後，往往還要擔負起教師和教務人員的職責。

四、僑教色彩：中文學校大多使用國內的教科書，接受國內的僑教機關的輔導與補助。

五、教學組織：配合法規，制定章程，集會結社，自主性高。研發改善教學方法和教學品質。

六、融入主流：和主流教育體系的外語政策配合度高，如 5C，SAT II 中文測驗，AP 中文課程與考試等。

七、充分利用美國政府政策或計畫釋出的資源，例如：可以很快的申請到教育部的的外語輔助計畫（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FLAP）、國土安全部的星談計畫（STARTALK），轉化為社區的資源。

從華人移民的社會性角度看待中文學校，則有以下的特色：

- 一、學生：以新移民的一代二代子弟為主要生源；
- 二、家長：白領、精英文化色彩，可以充分掌握主流社會的規範；
- 三、老師：高學歷的家長以義務和業餘性質擔任，支領象徵性的鐘點費；
- 四、社區：與母國和主流社會均保持良好互動；
- 五、功能：家長圈形成準社團，經由資訊交換與意見溝通，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達成共識。

中文學校由於家長大都為精英階層，可以很快的掌握主流教育體系的變化，中文在華語熱、需要向外推展的過程中，北美中文學校的老師（家長）和華教組織，很快的將美國外語教學的新理論和新制度帶回母國，並對臺灣和大陸的華語教學的理論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中文學校的社會性和融合度相當高，對於傳統華僑、東南亞移民；臺灣系、大陸系、香港移民，都能接納。在美國式的民主和教育環境下，通過校長負責制和民主協商的管理方式和參與機制，建立起由家長會、理事會、校務三方集體領導。不僅推動校務，也為僑社培養了幹部，許多校長後來成為僑務榮譽職人員；也有轉而參與主流社會，從擔任學區委員（BOE）到獲選為議員。¹⁵⁴

¹⁵⁴ 例如：全美中學校聯合總會第 14、15 屆總會長葉雲河（舊金山），21 和 24 屆總會長張正義（底特律），

二、歸納北美中文學校的經驗與模式

(一) 重新定位中文學校

中文學校的教學品質差別甚大，應該要有更清楚的定位。整體而言，缺乏評量的標準，學校要稱之為班（class）或校（school），缺乏一個分級標準；週末班每週上課 2 小時和課後班每週上課 5 小時（或更多）的課程也沒有標準，隨之而來的就沒有一致的教材和學生的學習成果都沒有地區和全國性的標準。所以當美國大學理事會推出 SAT II 和 AP 中文測驗，就成了具有公信的評量，引起中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更大的重視，教學方向都為之改變。

僑教體系的學校評鑒、學生評量、課程標準等，這些工作在民國時期都是由母國政府和僑教組織共同推動的，如今這樣的模式已不合時宜，有違反僑居國法令的疑慮。因此由在地的僑教組織承擔是較為理想的作法。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體質和體制尚不能承擔這個任務，首先需要該會自覺的改革。其次由國內有華語系和華語中心的大學，可用專案計畫與僑教組織合作制定相關的標準。

(二) 開創新的經營模式

美國華文教育的模式，除了非營利的週末制外，現在也流行具有營利性質的課後制（after school），以及假期集中培訓制（夏令營），兼有營利和非營利。中文學校首先要討論的是否要營利的問題，除了關係到學費問題，教師工資問題外，更重要的是經營模式問題。為了解決辦學經費，東南亞的傳統僑校和 1990 年代臺商經營的臺灣學校，商人或商會參與辦學是普遍的現象。早年菲律賓的僑校由具有商人背景的僑界領袖主導，他們組織的「華僑教育會」明定以「教育附捐」的方式籌集學校的經費。美國絕大部分的中文學校缺乏商人或僑團的參與，因此非營利是主要模式。1990 年以後在世界各地華人新移民絕大部分採用週末制中文學校，但也有一些創新發展值得美國的中文學校參考。以下幾種模式值得借鏡：

1. 美國華夏中文學校模式：企業化經營

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夏中文學校創建於 1995 年 2 月，當時為新澤西州唯一教授中文拼音和簡化字的學校。1996 開始建立分校，目前已有 22 所分校加盟，遍及新州、紐約州、賓州和康州，成為全美最大的中文學校集團。華夏開發了一個連鎖經營的模式，並有很強的企業管理。華夏體系目前有中文教師四百多名，年級從學前班、拼音班、一到八年級及高級中文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可達 10 年。¹⁵⁵ 從 2010 到 2019 年，華夏共有約兩千五百名學生畢業，以通過 HSK 四級考試作為指標，達到中國高校對留學生要求的漢語水準。其中，部分畢業生選擇通過了 HSK 五級考試。¹⁵⁶

獲聘為僑務委員。甫卸任的 25 屆總會長的郭純岑（巴爾的摩），2021 年 7 月，獲馬里蘭州長霍根（Larry Hogan）任命為馬州教育委員（BOE, Board of Education），郭會長為護士出身，因為積極參與中文學校和社會服務，她曾在公校的社區顧問委員會（Community Advisory Council）做義工。

¹⁵⁵ 鐘清清《傳承中華文化的橋樑——美國華夏中文學校》《當代世界》2003(11):46-47. 這篇文章介紹了華夏早期的教學情況。

¹⁵⁶ 華夏官網 <https://hxcs.org/About.aspx>

華夏發展為一個結盟性質的中文學校系統，機構上有華夏總校和各分校。總校主要致力於組織大型活動，協調總校和分校以及分校和分校的關係，並向分校提供管理和業務上的指導和交流。華夏中文學校董事會由各分校和總校的代表組成，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下設總校部，由總校長及若干成員組成，負責華夏中文學校的日常工作。所有華夏中文學校之分校是獨立運作，獨立核算的單位，但對華夏中文學校系統或總校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同樣華夏中文學校系統或總校對分校也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

華夏還提供種類繁多的文化藝術課和多樣化的文化活動，以華夏中文學校愛迪生分校為例，從學校的課程表就可以看出學校的規模和經營模式，除了學童的各種班別外，成人文化才藝班也相當豐富。¹⁵⁷

2. 加拿大模式：立法保障

1988年，加拿大眾議院通過《多元文化法》，具體闡釋了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思想、內容和實施方法，為多元文化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¹⁵⁸ 1989年7月13日，加東的安大略省（Ontario 加拿大人口最多、華僑最集中的省）政府通過了族裔課程法令，強制全省各區教育局除授英、法語外，如有超過25名學生的家長要求教授另一種語言時，教育局必須開辦這種語言課程，招聘教師並支付教員的全部薪資。多倫多教育局則規定，在公立小學中同一年級中有24名以上的家長聯合署名要求開設除英語、法語之外的二語課，同時該校具有相關資格的老師，則教育局給予通過並開設。因此，僅多倫多市及其鄰近地區的公立、私立學校讀中文班的學生就達12,778人。¹⁵⁹

案例一：埃德蒙頓中英雙語教學計畫

加拿大亞伯特省的埃德蒙頓市（Edmonton, Alberta）從1982年起，就開始實施中英雙語教學計畫（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Program），在公立學校的教學中將華語提高到與英語相平等的地位。1983年始在公立學校中選定南北兩區各一所小學開設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的雙語課程。¹⁶⁰ 未來完整的計畫是，擁有從學前班到高中完整的教學體系，而且整個學習過程是在常規教學時間內進行的。學生學習的課程與英語核心計畫中的學生相同，都是依照亞伯特省教育部的課程標準設置的，不同的只是其中一半用華語教學。其實這就是加拿大版的中文沉浸式學校，只是加國政府不願意用沉浸式教學的名稱，而是在「多元文化」的概念下以族裔教育的模式推行，與美國的差別是不排斥華裔的參與，背後還有法律的保障。

案例二：多倫多標準中文學校的SMILE模式

2013年，多倫多瑞爾森社區學校（Ryerson Community School）的家長們構思提供嚴格的學術普通話教學課程，以加強安大略省的課程。

多倫多教育局接受了這個構想，選擇標準中文學校學前部、京寶寶中英雙語幼稚園（市中

¹⁵⁷ 參見華夏中文學校愛迪生分校網頁 <http://www.hxedison.org/classes.html>，課程表中列有收費標準，可以看出其企業化經營的方向。

¹⁵⁸ 張燕、洪明《加拿大公共教育體系中的華文教育探究——以“埃德蒙頓中英雙語教學計畫”為例》《海外華文教育》2011-06-15

¹⁵⁹ 耿紅衛《試析加拿大華文教育的發展》《八桂僑刊》2015-09-30

¹⁶⁰ 王燕燕《加拿大的祖語教育與華文教育》《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06-01

心園)合作,經過兩年的溝通(2013-2014),合作開創了 Seamless Mandarin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Elementary, 簡稱「SMILE 專案」。標準中文學校於 1995 年創辦,現有全職師資 8 名,全部來自大陸,2 名擁有安大略省註冊英文老師資格證,6 名擁有教育局認證的中文教師。現共有註冊學生 252 名,年齡為 8-17 歲,均為當地公立學校在校學生。除了開設了少兒與青年課、假期春/夏/冬令營、校後中文班、家教、小組中文學習、成人課以及公司培訓,另外,該校還擁有多倫多市政府唯一註冊批准的中英雙語幼稚園京寶寶中英雙語幼稚園,接受 2-5 歲半幼兒,全市擁有 4 所分校,分別位於市中心、北約克、密西沙加、士嘉堡,該幼稚園的教學特色是每天都有 2 個小時的中文課程,SMILE 是把教育局現有的國際語言課程和京寶寶的校後中文學習有機地連接在一起。

SMILE 的學生在學習應用科學、數學、探究性學習的整合,同時培養英語和普通話的讀寫能力。學生每天有近 3 個小時學習中文。¹⁶¹ 到 2020 年的 SMILE 專班已經擴展到 8 級。¹⁶²

SMILE 由政府 and 中文學校合作的模式,將中文學習從幼稚園開始紮根,與美國的沉浸式學校類似,但有更多華人家長和社區的參與,是美國沒有的模式。

3. 義大利模式：體制內的國際學校

中意國際學校位於義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區帕多瓦市 (Padova, Veneto), 2013 年從一所週末中文學校轉型為政府承認學歷的國際學校。是歐洲唯一一所由華人 (大陸新移民) 創辦並納入所在國教育體系的全日制三語寄宿學校 (Boarding School), 學生畢業後可獲得義大利教育部頒發的畢業文憑。學校設有全日制幼稚園、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以及針對成人學習的培訓部。師資方面,不僅有以漢語為母語的教師,也有以義大利語和英語為母語的教師,全面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

校長李雪梅表示:「義大利的華文教育模式面臨著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這也是中意國際學校創立的意義所在。」李雪梅 20 多年前來到義大利,從民間社團教授中文起步,到成長為威尼斯大學中文部負責人,再到擔任義大利東北部最大中文學校——金龍中文學校校長。她認為,一座現代意義的海外華文學校,不應僅局限在培養當地華人子女學習中國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同時也應面向外國人,以多語言為紐帶,容納多種文化並存,用開闊視野培養學生當世界公民的意識,同時要更好地融入學校所在國社會。

中意國際學校的模式是營利的,投資的是一些當地溫州華商。這樣的模式無疑是美國華人的夢想,至今為止美國的華人新移民未曾建立任何一所類似東南亞的台商子弟學校,或像義大利的中意國際學校。

三、積極回應新的挑戰：新的理論視野與教學模式

美國的中文學校發展超過 50 年,已到了重新思考華人社會 (社區) 如何在美國繼續保持族裔文化的時刻了。作為一個美國的少數族裔,華人應如何從家庭、學校到社區,建構一個族裔語言得以保持的環境。週末制中文學校的教學模式應當保持,也會繼續存在,但要如何永續經營,還要有新的理論和創新精神。本章從三個層面介紹說明近 20 年發展的理論:

¹⁶¹ 同上註,秦小童,2016。

¹⁶² 秦小童《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漢語教學情況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06-01

- 一、族裔語言研究的理論：為社區語言學校的新發展與新定位。
- 二、家庭語言規劃的理論和概念：家庭是族裔語言滋長和保存的中心，家長對子弟保持族裔語扮演重要的角色。
- 三、塑造言語社區環境：從社區語言、「文化社區」的概念，將族裔語言的保持和學習與僑社活動、語言景觀結合，為文化志工、文化尋根等活動建立理念依據。

(一) 族裔語言理論：社區語言學校的新定位

族裔語 (Heritage Language) 一詞源自加拿大，在 1960 年代提出，目的是強調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遺產 (傳承) 的重要性。在加拿大的語境中，最初是指英語和法語以外的語言，還有土著語言。¹⁶³ 1977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推出「族裔語專案」(the Heritage Languages Program, HLP)，基於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自尊，以及對他們文化背景全面的理解，政府為講族裔語言兒童開設的語言和文化課程。(Feuerverger 1997; Cummins 2014)。

首先從幾位美國學者對「族裔語言」和「族裔語使用者」的定義可以瞭解西方學術界的思維，舉三位學者為例：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瓜達盧佩·瓦爾德(Guadalupe Valdés, 2001)以英語為主要語的環境下，定義西語裔的「族裔語使用者」：

a person who is raised in a home where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is spoken, who speaks or understands that language, and who is to some degree 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the home language.¹⁶⁴

一個人成長在非英語的家庭中，他能聽能說該家庭語言，他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語和家庭語的雙語能力。

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瑪麗亞·波林斯基 (Maria Polinsky, 2003a:149) 將族裔語言定義為：

a language which was first for an individual with respect to the order of acquisition bu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acquired because of the switch to another dominant language.¹⁶⁵

這段話很不好漢譯，意思是：個人從最初習得的一種語言，在轉向學習另一種主要語言的過程中，尚未完全完全獲得。其中有兩個含義：一、最初習得的語言在他的語言環境中是次要的或不普遍使用的；二、在未完全學習到主要語言的過程中，仍保留了最初習得的語言。

¹⁶³ "heritage languages" 的中譯不易，學界有不同看法，除了本文使用的「族裔語言」之外，有「祖裔語言 (祖語)」、「傳承語言」、「繼承語言」、「源流語言」等不同翻譯。在英語世界，它也用於少數民族語言、移民語言、社區語言、方言等，亦有使用 "ethnic language" 這個名詞。參見：高虹 2010；郭熙 2017。

¹⁶⁴ Valdés, G. (2001), 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In J. K. Peyton, D. A. Ranard, & S.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pp. 37-80. Washington, DC/McHenry, IL: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Delta Systems.

¹⁶⁵ Polinsky, M. & O. Kagan (2007),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wild" and in the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5, 368-395.

席維納·孟楚 (Silvina Montrul, 2015:18) 對傳承語和傳承語使用者界定就比較明白易懂：

族裔語使用者是在雙語家庭成長的雙語個體，在兩種語言上都持有一定的語言能力；傳承語是家庭的母語（之一），也是社會非主流語言；通常情況下，社會主流語言是該雙語個體的優勢語言；傳承語為該雙語個體的弱勢語言；其傳承語語言能力水準不一，包括從僅有基本接受性技能（聽說能力）到接近母語的流利水準；其社會主流語言達到母語或接近母語水準。¹⁶⁶

從上述幾位學者的定義可以看出，所謂的「族裔語使用者」(heritage language speaker) 或「族裔語學習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 HLLs) 極為契合華文教育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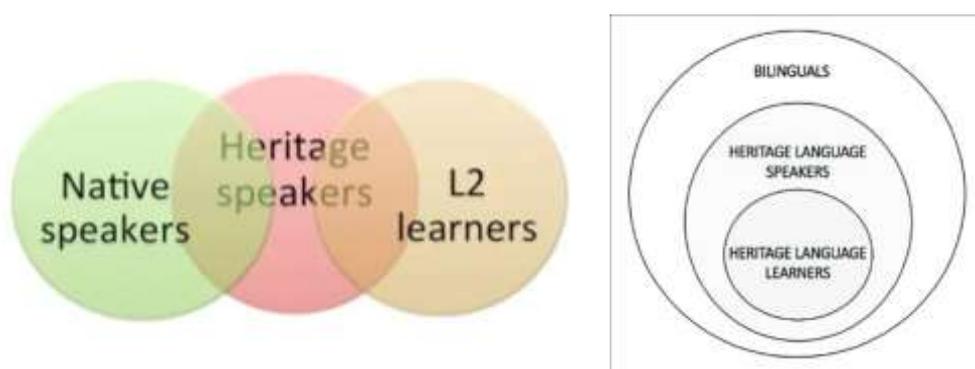


圖 1：（左）族裔語使用者和母語使用者、L2 學習者的關係。¹⁶⁷（右）一般的雙語者，族裔語使用者，和族裔語學習者的關係。¹⁶⁸

美國是移民大國，對於不同族裔移民的語言教育發展，有許多學者投入，經多年的努力建立了相關組織——美國族裔語言組織。最初由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主導，1999 年 10 月舉辦全美的第一次會議，約有 300 位代表，多達 30 種族裔語言，參與討論。

2000 年 9 月族裔語言促進聯盟 (Alli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ritage Languages, The Alliance 簡稱「聯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舉行會議。2002 年在華府會議之後，聯盟正式成立。2006 年，在聯邦政府的資助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成立「國家族裔語言資源中心」(National Heritage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NHLRC)¹⁶⁹，各級學校系統，從幼稚園到大學 (K-16)，也相繼開發並提供專設的族裔語課程與專案。在歐洲，族裔語的概念進

¹⁶⁶ Montrul, Silvina (2015), *The Acquisi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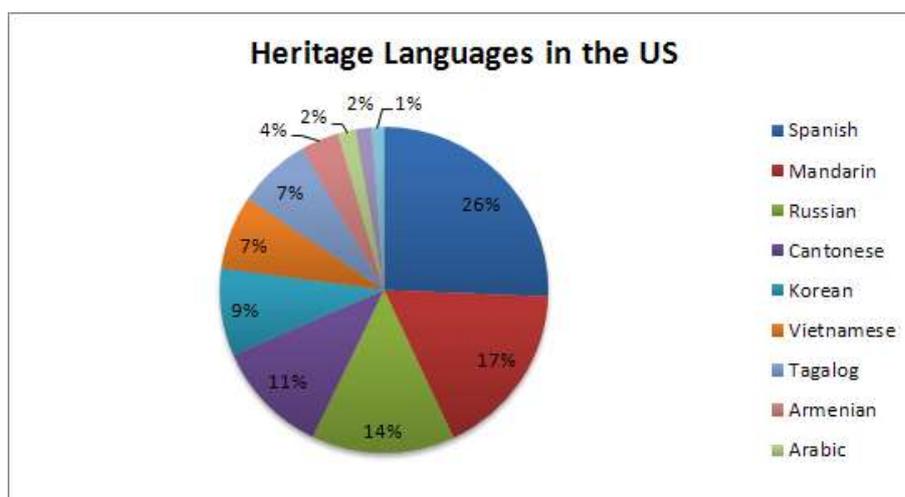
¹⁶⁷ from: <http://potowski.org/teaching-heritage-speakers>, 原標題為：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ve speakers, L2 learners, and Heritage speakers.

¹⁶⁸ Focused Instruction in the Heritage Language Classroom: Toward Research-Informed Heritage Language Pedagogy, by Olesya Kisselev, Irina Dubinina, Maria Polinsky, June 2020

¹⁶⁹ 美國族裔語言組織最早由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主導，1999 年 10 月舉辦全美的第一次會議。一年後 (2000 年 9 月)「族裔語言促進聯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舉行會議。2002 年在華府會議之後，聯盟正式成立。2006 年，在聯邦政府的資助下 UCLA 成立「國家族裔語言資源中心」(NHLRC)。

一步延展至語言多樣性，1996 年通過的《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EFR）這一語言測評體系的施行，促進了基於族裔語言教育理念的語言教育多元化創新。澳洲則選擇了用「社區語言」（community language）這一術語與 heritage language 相對應，用以涵蓋移民語言和原住民語言，國家教育部門不但承認了族裔語言教育的重要性，並且已經通過系統化的步驟更新國家課程設置，將族裔語言教育融入主流教育體系中。¹⁷⁰ 整體而言，美國學界對族裔語言的研究較為領先。

表 1：NHLRC 對加州族裔語言學生的調查¹⁷¹



族裔語言的研究在 2000 年後，基本上完成了學術理論的建構，新移民的二代子弟被視為「族裔語言使用者」（heritage languages speaker/learners）之一，也是人數最多的群體。而我們慣稱的「華文教育」（或僑民教育）在美國被納入這個學術領域，中文學校在美國學界被視之為華裔子弟學習族裔語言的社區學校（Heritage Language School or Ethnic Community School）。但這裏有一個基本的差別：居住國主流教育體系關心的是他們如何順利將族裔語言轉換（shift）到主流語言的學習問題，我們則關心他們如何保持（maintenance）族裔語言的問題。¹⁷²

美國的華裔學者（多為在中文學校或主流中小學任教的老師）對族裔語言的理論反應很快，在 1996 年就對中文學校做了一次反思，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一個內部觀察：美國中國傳統社區語言學校的案例研究》（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in United States, 1996）¹⁷³，直接將慣用的「中文學校」（Chinese Language

¹⁷⁰ 蕭昉《民族認同與傳承語焦慮》《語言戰略研究》2017 年第 3 期總第 9 期，頁 40。

¹⁷¹ 此表為國家族裔語言資源中心（NHLRC）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對加州參加族裔語言課程的 1700 名學生進行的調查。<https://www.alsintl.com/blog/heritage-language-overview/>

¹⁷² Fishman, Joshua A. 1964.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s a field of inquiry: A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Linguistics* 2. 9:32-70.

¹⁷³ Xueying Wang ed., *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in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W, Washington, DC, 1996。

School) 改稱為「華人社區族裔語言學校」(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美國的學術界也在論文中將族裔語用 HL 簡稱,和 L1, L2 相互對照,而類似中文學校的族裔語言學校則用“HL School”通稱之。下圖所示的 2 本書是族裔語言研究的里程碑,一本是美國對境內族裔語言使用者的一般性研究論文集,一本是針對使用中文的族裔語言使用者。臺灣和大陸學者大約從 2010 前後開始留意傳承語言的相關理論,並運用到對外華(漢)語教學。針對華文教育的理論建設而言,對於「族裔語使用者」學習語言的研究,更具有啟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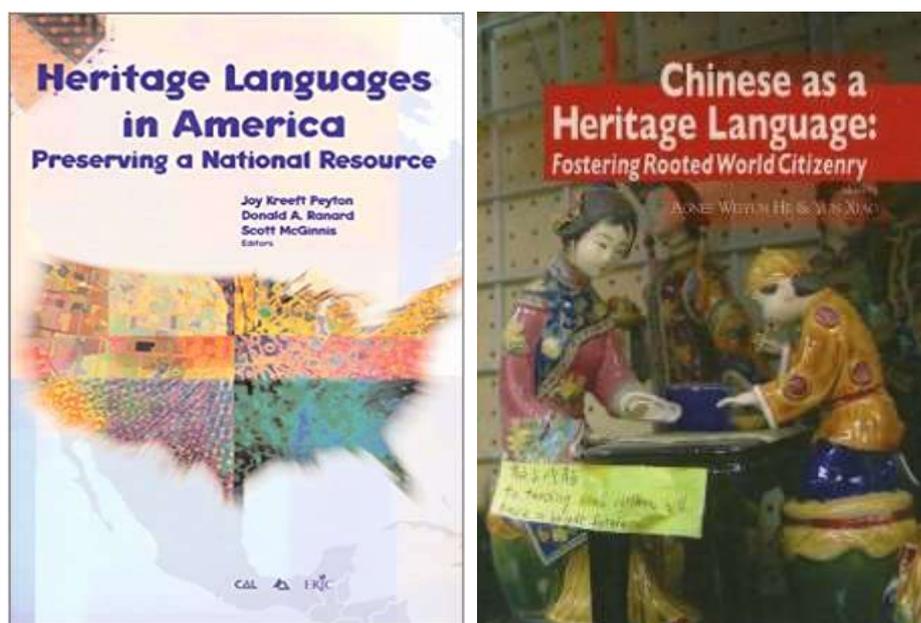


圖 2：兩本研究族裔語言理論的書。(左)《美國的族裔語言：保存國家資源》(2003)。(右)《中文做為一種族裔語言》(2008)

(二) 強化家庭語言規劃

美國猶太裔的族裔語研究學者約書亞·費希曼 (Joshua A. Fishman) 在 1964 年發表《語言維持和轉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倡議書及其未來發展》一文,首次把「語言的維持與轉用」(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LMLS) 定義為一個研究領域。¹⁷⁴ 費希曼 (2005) 對族裔語的描述是：一種「與學習者有著某種特殊家庭聯繫的非英語語言」,在美國指的是移民和原住民在家庭和社區內使用的英語之外的語言。¹⁷⁵ 也因為如此,族裔語亦被稱為家庭語、或祖語。費希曼在其後續的研究中發現：無論速度與結果,家庭是決定語言維持與轉換的關鍵

長期參與美國中文學校的許笑濃在 1997 年發表的論文也同樣使用「華人族裔語社區學校」。Theresa Hsu Chao (許笑濃),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ERIC DIGEST, June 1997。

¹⁷⁴ Fishman, J. A.,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s a Field of Inquiry: A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Linguistics* 2(9)。轉引自：李崑等《想像：跨國移居家庭傳承語維持與轉用的關鍵因素》《語言戰略研究》2017 (3), 頁 21。

¹⁷⁵ Fishman, J. A., *Language Maintenance, Language Shift, an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5。

因素。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家庭對族裔語的維持儘管有很大影響力，但是沒有社區的支持，無論家長多麼努力，兒童的語言維持都難以成功。¹⁷⁶ 費氏本人致力於美裔猶太人如何保持意第緒語（Kiddish）的傳承，他是將族裔語的研究的領域從「使用者」個人拓展到家庭與社區的重要學者，奠定了族裔語的社會語言學理論基礎，以及開啟了使用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追蹤研究族裔語家庭的語言保持與轉換的研究風氣。

1990年代，全球化、都市化、移民等因素，現代家庭存在雙言雙語、甚至多言多語是普遍現象，對於少數族裔語言和方言學習，以及移民的語言選擇問題，發展出一個社會語言學的理论概念：家庭語言規劃（family language policy）。¹⁷⁷ 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是繼費希曼之後家庭語言規劃理論的重要奠基者，他提出家庭語言規劃包括3個主要內容：¹⁷⁸

- 一、家庭語言意識形態，即語言規劃者（主要是家長）對家庭使用語言所持的理念和態度；
- 二、家庭語言實踐，即家庭成員的語言使用模式和選擇偏好；
- 三、家庭語言管理，即為改變或影響家庭語言意識或語言實踐而採取的具體措施。

家庭語言規劃（Family Language Policy）是從少數族裔語言和方言學習研究發展出的社會語言學概念。¹⁷⁹ 它對移民家庭族裔語的影響，很快就成為國際語言學界的研究熱點。

國際知名學者福格爾和金（Fogle and King）對家庭語言規劃的定義是：「在家庭範圍內，對家庭成員之間的語言使用進行明確和公開的規劃」。¹⁸⁰ 研究主題是如何管理、學習和家庭內部語言選擇、協商的綜合研究。西方在1990年代有一些新的研究，臺灣和大陸學界大約在2000年前後開始有一些介紹，到2010年後有較多的討論和研究。¹⁸¹

在全球化、都市化、移民等因素影響下，現代家庭普遍存在雙言雙語、甚至多言多語現象，

¹⁷⁶ 同註13。

¹⁷⁷ family language policy可直譯「家庭語言政策」，但“policy”這個英文含有「周嚴方法的計畫」的意思，並不一定成為「政策」，翻成「家庭語言規劃」較妥。

¹⁷⁸ Spolsky, Bernard.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The Critical Doma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 (1), 3-11. 引自：方小兵《從家庭語言規劃到社區語言規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15，19頁。並可參見：張曉蘭《家庭語言政策研究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欄目引語”《語言戰略研究》2017（6）；尹小榮；李國芳《國外家庭語言規劃研究綜述（2000-2016）》《語言戰略研究》2017（6）。斯波斯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¹⁷⁹ Family Language Policy有些譯為「家庭語言政策」，是對policy這個詞的刻板直譯。

¹⁸⁰ King, Kendall A. and Lyn Wright Fogl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T. L. McCarthy, S. May (eds.),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Educati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參見：方小兵《從家庭語言規劃到社區語言規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6期，2018年11月。

¹⁸¹ 臺灣研究家庭語言規劃，臺東大學張學謙教授有較多的研究。參見《語言復振的理論與實務——家庭、社會與學校的協作》臺中：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11。大陸方面，參見：李英姿《家庭語言政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言戰略研究》2018-01-10。大陸北京語言大學的《語言戰略研究》（雙月刊）分別在2017年第6期「家庭語言問題」，2019年第2期「家庭語言問題」的兩次的專題研究，較為系統性介紹了家庭語言規劃的研究理論。

所以每個家庭都有必要依照語言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需求，做好既符合國家語言政策導向，又促進家庭成員語言能力健康提升的語言規劃。有些學者認為國家語言政策是影響家庭成員的語言選擇的重要因素，但也有持不同意見，期望通過官方（如宣佈某語言為官方語言）或學校（如指定某語言為教學媒介語）等途徑來保證語言傳承，就會「像在燈柱下找鑰匙，只因為那兒是燈光最亮的地方，而不是鑰匙丟失的地方」。（Romaine, 2007）¹⁸²

將語言政策和兒童語言習得這兩個以往看似獨立的學科領域聯繫起來，是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另一個新趨勢，運用家庭語言規劃的理論對移民家庭族裔語保持的影響，是國際語言學界的研究熱點。大約在 2015 年左右開始有學者引用它的理論概念討論華文教育的發展。華人家庭的語言規劃，涉及家庭核心成員或權威成員如何看待語言的角色和價值，進而影響其語言選擇——這是語言傳承的關鍵。家庭要開展一系列語言選擇、語言管理的溝通與協調。家庭語言規劃的理論對於美國中文學校甚至全球華文教育的未來發展都具有啟示，從事華文教育研究、教學的朋友宜多加關注，尤其華人家長應通過各種管道為子女創造華語學習的環境和條件。

183

方小兵（2018）延伸了費希曼、斯波斯基等人的理論，開始關注社區小環境和社會大環境等外部因素與家庭語言之間的滲透和互動，重新提出「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的概念。¹⁸⁴認為社區是連接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紐帶，為孩子的語言發展提供了實踐環境，為語言復興提供了社會經濟基礎，為語言傳承提供了社會網路，為語言活力的保持提供了社會場所，在語言規劃中具有其他主體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家庭語言規劃和老牌的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又接合。

「言語社區」是比較老牌的社會語言學理論，大陸學界引進比家庭語言規劃早，布隆菲爾德（Bloomfield, 1933）指出，言語社區的基礎是講話人之間頻繁的交際活動，言語社區的界限是由交際密度的減弱而自然形成的。甘柏茲（Gumperz, 1968, 1982）進一步發展了布隆菲爾德的交際密度的概念，他指出，言語社區是一個言語互動場所，社區成員不一定都講同一種語言，社區的「語庫」可以包括一種以上的語言代碼；但是，每一個言語社區都有一套自己的交際規範，其中包括語碼選用的規範。社區成員的最主要的標誌是他對社區交際規範的熟諳和遵從。¹⁸⁵言語社區理論雖然因為「邊界」問題（不論是地理的邊界或社群的邊界）不易界定，在研究上有一定的難度，但對方言族群使用者（包括族裔語使用者）和少數族裔聚居區的語言使用，提出很多寶貴的概念。

¹⁸² Suzanne Romaine, *Preserv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1-2(2007):115-132, 10. 1111/i. 1749-818X. 2007. 00004. x

¹⁸³ 家庭語言規劃理論引發了一波對華人族裔語言學習者家長扮演角色的研究，參見：Mengying Li, *The Role of Parents in Chinese Heritage-Language Schools*, Pages 197-207, Published online: 22 Nov 2010。

¹⁸⁴ 方小兵《從家庭語言規劃到社區語言規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15，第 19 頁。Bloomfield, Leonard, *Language*, New York: 1933,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Gumperz, J. J. 1968. The speech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Gumperz, J.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¹⁸⁵ 「言語社區」的概念，中國大陸在 2004 年就已開始討論，當時主要針對「方言社區」討論。見：徐大明《言語社區理論》《中國社會語言學》2004 年第 1 期，頁 19。

語言存在於社區之中，社區對語言的影響已成共識。美國在 1993 年提出外語學習的「5C 課程標準」時，「社區」(Communities) 是其中之一，這個標準是要求學生有使用所學語言參與社區活動的能力，屬於更廣泛的人際溝通能力，目的是讓學生將所學習的語言和文化融入生活環境中；同時要求教師能夠多為學生組織和提供這樣的社會活動，以及有關這些社會活動的參與方式和資訊。¹⁸⁶ 將社區納入語言學習的重要一環，其理論基礎即出於言語社區。一個言語社區不一定就對應著一種語言；但是頻繁的言語互動往往是產生和保持一種語言變體的基本條件。因此，歷史悠久的言語社區一般都擁有一個標誌性的語言。¹⁸⁷ 美國的華裔學者周敏 (Min Zhou; Xi-Yuan Li, 2003) 大約在本世紀初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通過對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週末中文學校的調查，發現僑社組織對教育成果作出貢獻的具體方式。¹⁸⁸

(三) 從族裔社區到文化社區：塑造社區語言環境

在前一節的討論發現，族裔語從使用者個人（保持或轉變），到家庭（選擇和管理），再到社會（語言環境），西方學者的族裔語理論主要焦點是「轉換」(shift)，即如何使族裔語使用者順利的學習主流語言；對華文教育而言，我們更關心的是如何「保持」(Maintenance) 族裔語言的傳承。但在豐富的討論中已有許多可供我們汲取的概念。

如果引用族裔語言和言語社區的理論對華文教育做更深入的研究，就必須對華人移民社會有新的認識。傳統上我們將華人社團、華文教育、華文媒體做為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三者是相互牽連、相輔相成的。但 1990 年代以來華人大量移民世界各地，海外的華人社會已發生許多變化，要用新的思維重新審視。近年有幾個新的研究可以配合家庭語言規劃和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思考華文教育的發展。

家庭語言規劃的研究過於聚焦家庭內部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忽視了社區小環境和社會大環境等外部因素的滲透與互動。一些學者主張應該宣導基於社區的語言規劃，在社區中觀察家庭語言規劃，考察社區融入動機、社區經濟、社會網路等對家庭語言規劃的影響。

費希曼認為：家庭對傳承語 (heritage language) 的維持儘管有很大影響力，但是沒有社區的支持，無論家長多麼努力，兒童的語言維持都難以成功。¹⁸⁹ 費氏為猶太裔美國人，努力保持猶太人意第緒語的傳承。在研究與實踐的過程中，發現社區的重要性。社區是連接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紐帶，為孩子的語言發展提供了實踐環境，為語言復興提供了社會經濟基礎，為語言傳

¹⁸⁶ 1993 年，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 (ACTFL) 開始制定全美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學生的階段教學目標。

1996 年正式出版 (1999 年修訂) 《21 世紀全美外語學習目標》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作為全國外語教學標準。這本《目標》規定外語學習必須涵蓋五大目標：溝通 (Communities)、文化 (Cultures)、貫連 (Connections)、比較 (Comparisons) 和社區 (Communities)，由於這五個單詞的開頭字母都是 C，所以這五項標準又被簡稱為外語學習的“5C”標準。

¹⁸⁷ 方小兵 2018，同註 29。

¹⁸⁸ Min Zhou (周敏)，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No. 100, Winter 2003, pp57-73. 周敏是用“Ethnic language schools”稱「中文學校」。

¹⁸⁹ Fishman 2004，

承提供了社會網路，為語言活力的保持提供了社會場所，在語言規劃中具有其他主體所無法替代的作用。¹⁹⁰ 大陸學者徐大明（2011）指出，語言規劃就是「言語社區規劃」，因為規劃的範圍、目標、對象都位於一個特定的言語社區。根據言語社區理論，每一個言語社區都是由區域、人口、認同、互動和設施五要素構成的。¹⁹¹ 用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概念來看，中文學校、僑教中心、僑社活動的現場等都是言語社交際網路。

理解了社區的重要，就必須對華人移民社區要有新的認識。華裔學者李唯研究洛杉磯地區的華人，她在 1997 年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族裔郊區」（ethnoburb）的概念，討論沒有類似 Chinatown 這種傳統的「族裔聚居地」（ethnic enclave / ghettos）的時代如何建立華人的社區意識？¹⁹² 此後 10 年她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強化族裔郊區的理論內容，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¹⁹³

從 1970 年代以來，在北美地區形成了好幾個族裔郊區，例如：最大也最早發展的洛杉磯東郊的聖蓋博谷地（San Gabriel Valley），1960 年代開始在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阿卡迪亞（Arcadia）、聖馬力諾（San Mario）、聖蓋博（San Gabriel）、阿罕布拉（Alhambra）等城市發展成以華人為主的亞裔社區。1990 年代之後，華人聚集區逐步往東擴展，羅蘭崗（Rowland Heights），鑽石吧（Diamond Bar），核桃市（Walnut）、天普市（Temple City）等城市遷移（圖）。這些區域的亞裔比例非常高，通常都在 60% 上下，以華人為主，是美國最大的族裔郊區。舊金山的南灣地區以聖荷西（San Jose）為中心的矽谷地區，擴展到東灣以佛利蒙（Fremont）為中心的地區（圖）；紐約大都會的郊區紐澤西的（Edison）地區，包括周圍的 East Brunswick、Metuchen 等地區；首都華府的郊區從維吉尼亞州阿靈頓（Arlington）、亞歷山卓（Alexandria），再向東北郊的洛克維爾（Rockville）（Gaithersburg）都是華人聚居的郊區。¹⁹⁴ 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從南邊的列治文（Richmond）再往東到本拿比（Burnaby）、高桂林（Coquitlam）、素里（Surrey）；大多倫多市的北郊的約克區（York）、皮爾區（Peel）等，都是族裔郊區（圖）。族裔郊區同時也是中文學校的密集區，從中文學校的分布也可以畫出一個美國華人新移民的地圖。

¹⁹⁰ 同註 46，方小兵，2018。

¹⁹¹ Xu Daming. Speech Community Planning [Z], Keynote Speech of the 27th Northwest Linguistics Conference, 19-20 February,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Canada, 2011. 徐大明《言語社區理論》《中國社會語言學》2004(1)

¹⁹² Wei Li（李唯），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from Chinatown to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7. “ethnoburb” 一詞是李唯創造的，意思是：一個少數族裔聚居的郊區，同時具有宅區和商業功能。（A suburban residential and business area with a notable cluster of a particular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¹⁹³ LI, W. ed. From Urban Enclave to Ethnic Suburb: New Asian Communities in Pacific Rim Countr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Wei Li, Ethnoburb: The New Ethnic Community in Urb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¹⁹⁴ 季蕉森《一個平凡人的自述》波多馬克：漢世紀數位文化，2010。頁 154-155。



圖 4：（左）南加州聖蓋博谷地區，（右）北加州舊金山灣區的華人族裔郊區，圖片來源：南加州 Metro，北加州旅遊地圖¹⁹⁵



圖 5：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左）和大多倫多地區（右）的華人族裔郊區。來源：維基百科

大約在李唯提出族裔郊區理論的 10 年左右，華裔學者令狐萍針對華人社區已然形成的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做了一些研究。令狐萍在 2004 年發表了一篇研究聖路易華人社區的論文，她發現：華人社區沒有華人商業與住宅合一的專門地理區域（沒有明顯的疆界），而是以中文學校、華語教會以及華人社區組織為核心的一種特殊的社區。她將這種社區模式稱之為「文化社區」（Cultural Community），¹⁹⁶ 結構與特徵不同於以往的唐人街。對李唯「族裔郊區」（ethnoburb）

¹⁹⁵ 圖片來源：南加州 <https://www.metro.net/about/sgv/>；

北加州 <https://californiatouristguide.com/san-francisco-bay-area-tourist-map/>

¹⁹⁶ Ling, Huping (令狐萍),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般研究美國華人大都從東西兩岸的大城市著手，令狐萍從 1980 年代後期先從聖路易著手，寫出《聖路易的華人》，再完成《芝加哥的華人》（Stanford U. Press, 2012），扭轉了美國亞裔研究「重兩岸，輕中部」的局面。

的概念有所修正。¹⁹⁷ 文化社區的概念頗適用於解讀多數的華人族裔郊中的華裔美國人，他們在職業與經濟上已融入主流社會，而在文化上仍依戀於中華文化。

令狐萍的文化社區理論為詮釋華裔美國人社區提供了新的視角。從文化社區的理論看中文學校別具新意，也加重了中文學校的歷史使命。換言之，文化社區的概念提升了中文學校的位階，它不僅是一個學習族裔語言的場所，也是華人家庭語言規劃的實踐地，更是族裔郊區社會的文化中心，社區共識的凝聚地，更具有塑造文化社區，提供社區語言環境的功能。



圖 6：溫哥華附近的 Richmond 是族裔郊區的樣本，該市一個 Mall 裏的美食街（food court），乍看之下，已分不出是國內還是國外。來源：THE TYEE¹⁹⁸

從言語社區到族裔郊區再到文化社區，一系列的理論是研究華人新移民社會的重要理論，綜合了人口學、社會學、語言社會學，是我們重新認識華人移民社會的方法，傳統僑社的僑團僑報僑校（傳統的華僑學校與中文學校），也要以新的視野去詮釋。

¹⁹⁷ 令狐萍《美國華人研究的新視角：文化社區理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01)；同名文章收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政研司編《北美華僑華人新視角——華僑華人研究上海論壇文集》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pp 69-77

¹⁹⁸ “THE TYEE” 是加拿大網路媒體，參見：’ *Ethnoburbs* ’ : *The New Face of Immigrant Cities*, By Christopher Cheung, 5 Aug 2016 : <https://thetyee.ca/News/2016/08/05/Ethnoburbs/>

第五章 輔導僑教的新方向與參與「臺美教育倡議」的建議

從中文學校發展的過程，以及上一章介紹的族裔語言的理論和研究華人移民社會的新理論，對於未來僑教（中文學校）的輔導工作當有一些啟發。本報告分三個部分提出建議：一為長期的僑教輔導工作方向；二為短期的僑教業務的精進與提升的做法；三為對目前正在執行的參與「臺美教育倡議」的一些建議。

一、僑教輔導新方向

建構一個能和國際學術對話的華文教育理論體系，不僅要吸納國際上對少數族裔或移民的語言問題的研究成果，從族裔語、家庭語言規劃到言語社區，是一個不斷擴大研究圍的過程，也不得不佩服西方學者在問題的深入與延伸上，能持續不斷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見解，並化約成為概念性的理論。僅有理論沒有實踐，將流於空談，如何進行對華文教育體系的學習者的實際教學的方法是本節的重點。

美國中文學校曾發揮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將美國最新的外語教學理論引進回國內，無論是 ACTFL 分級制度、5C 標準，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問題等等。許多中文學校的老師也在主流教育體系任教，將最新的外語教學法，諸如：充分運用數位科技、行動學習、翻轉教室等等，不僅運用在中文學校，也帶回國內，提升教學水準。許多老師在網上開設的課程和自編教材都令人驚豔。美國中文學校的教師群是一個寶貴的資產，若能繼續和數位科技和網路功能結合，藉由分享和觀摩，可以創造出華文教師專業的自生能力，精進教學方法，豐富教學內容。

（一）集中幼教與鼓勵家長參與

低齡化是全球華文教育發展的一個趨勢，全球華校體系幾乎都設有幼稚園，幼稚園也是獲利最多的部門，許多華校用幼稚園的盈餘補高年級的虧損。

中文學校也應該思考調整將資源集中在低齡階段，並非全從經濟問題思考，而是面對強勢的主流教育，必須做的選擇。我們的建議是中文學校要配合華人家庭將重點放在 pre-K 到 4th Grade（3 歲至 10 歲）這個階段的學習者，可因地制宜調整到中學以前（12 歲）。¹⁹⁹ 這麼做並不是要放棄高年級，而是在 10 歲前較容易配合「家庭語言規劃」打好母語或二語的基礎，並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10 歲以後孩童對語言學習的選擇已經不是家庭和社區可以完全制約了，必須和主流的政策配合，SAT II，AP 中文的內容。新加坡近年來為了加強華文教育，政府大量成立公立華語幼稚園，並陪育專業的幼教老師，是用力最深的國家。

從家庭語言規劃的理論，可知家長在子女保持學習族裔語言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尤其中文學校家長即老師，配合中文學校 10 歲以前孩子的幼教，把握 6 到 8 年的黃金期。

中文學校在校學習時間有限，需要家長（家庭）更積極參與，輔導孩子自主學習是另一個需要努力的重點。家長的言談策略會影響小孩雙語發展，例如：學者 Lanza（1997）研究，少數族裔的家長在家庭中與子女言談策略分為兩種：（1）「單語言談策略」：導致溝通限制在使

¹⁹⁹ 美國的國民教育已不再是一成不變的 633 制，有些小學到 5 年級，有些高中為 4 年。許多開發國家的幼稚園成為正規國民教育學制的起點，年齡有越來越低的趨勢。

用一種語言；(2)「雙語言談策略」：導致交談使用兩種語言，或是造成由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²⁰⁰ 把這兩種策略視為連續體 (continuum)，又可區分出五種策略，如下表：²⁰¹

表 1：家長的五種言談策略

言談策略	說明
最小理解策略 minimal grasp strategy	如果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可以說，我聽不懂或是請再說一次，用這個策略保持單語交談情境；
問問題策略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使用目標語言猜測他說的意思，通常使用是非問句；
重複策略 repetition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使用目標語重複說一次；
繼續說 move on strategy	家長不管小孩說其他語言，繼續談話；
語碼轉移 code-switch	家長跟隨小孩的引導，轉向使用其他語言。

資料來源：De Houwer, 2009, pp. 134-135.

這個研究案子，除了顯示家庭是族裔語言的保持最重要的場域，而做一個能協助子女使用（保持）族裔語言的家長，是需要策略的。過去僑教幾乎將重點完全放在子弟的學習上，缺乏針對家長的輔導工作，作一位稱職的族裔語言家庭的家長，也需要學習，也需要專業的輔導，所以未來的僑教工作可以舉辦一些給家長訓練課程。

現在有子女要讀中文學校的家長年約 30-45 歲，都是網路世代，數位知識與相關軟硬體的應用，障礙越來越少。建議以下幾個做法：

第一、觀念的調整，非營利的中文學校不是 daycare，送子女到中文學校是的家長，必須認清以如此微薄的學費，就可以學習族裔語言，獲得廉價的教科書，結交文化背景相同的朋友，有義務配合學校的相關事務與活動。

第二、做為族裔語言家庭的家長，如何保持子女的族裔語言和文化，是要有策略的，應接受相關的訓練。

第三、善用網路資源，協助子弟在家自主學習。

（二）教學內容：「語言+文化」的特色

面對主流體系較為專業的中文教育（沉浸式中文學校和 AP 中文課程）強大壓力，中文學校要永續發展就必須建立自己無可取代的特色，**這個特色需具體表現在教學內容上**，我們的建

²⁰⁰ Lanza, Elizabeth, *Language Mixing in Infant Bilingual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²⁰¹ De Houwer, Annick., *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引自：張學謙、賴佳珍《臺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存：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客家研究》第七卷第二期，2014 年 12 月，1-38 頁。

議首先是：「語言+文化」的專業。在理論上，只需建立符合 5C 標準的文化教學概念即可。較為困難的是大傳統（思想文化）與小傳統（民俗技藝）的選擇問題。根據我們的研究，中文學校面對文化傳承的選擇時不要太沉重，五千年中華文化，掌握一個「孝」字即可，這是弟子規教學普遍為海外華校接受的重要原因。²⁰² 建立「語言+文化」的教學特色，有三個重點：1. 以學校和僑社活動為中心，營造具有豐富多元文化語境的「文化社區」；2. 運用整體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 Perspective）和 STEM 的教學法的精神，將文化內容整合到語言教學之中；3. 多利用具有文化意義的媒介，如漢字的文化性進行漢字教學，以有效率和活潑的教學方法將中華文化融入其中。

成功的中文學校都是開設豐富文化課程的學校，這一部分可參考北加州博愛中文學校和新澤西華夏中文學校愛迪生分校的課程，都是典範。²⁰³

（三）採納新教學法的精神

1. 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方法論，1990 年代中期興起於歐洲，它突破了傳統的語言教學與課目教學各自為政、互相分離的溝壑，將語言教學與課目教學融合起來，以期達到語言學習和課目知識同步增長的雙贏目標。考埃爾等（Coyle, 2010）將課語整合式學習定義為一種聚焦語言和課目內容雙重焦點的教學取向（approach），即使用另外一種語言進行的課目內容和語言的教學。另外一種語言通常是學習者的外語，但也可能是一門第二語言或某種族裔（heritage）或地方的語言。²⁰⁴ CLIL 很快成為外語教學或雙語教學採用的新教學法，日本從 2010 年開始實施 CLIL 教學法，埼玉縣立和光國際高中的老師以英文教授高二學生用英文討論日本與世界各國的差異。愛媛縣立松山東高中則是用英語學習化學、世界史等課程。²⁰⁵ 西班牙有 17 個行政區，有 6 個是雙語區。娜瓦利(Navarre)是巴斯克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區。在一個鄉下地方的國民中學就有機會參加不同計畫的 CLIL 課程。²⁰⁶ 臺灣的亞洲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也大力提倡 CLIL 教學法。

²⁰² 見任弘《弟子規現象——論華文教育的文化教學問題》第三屆華文教育國際研討會，廣州暨南大學，2018。

²⁰³ 博愛中文學校文化課程，參閱該校網頁：

<https://www.bcs-us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2019-2020-CulturalClass-v030519.pdf>。

華夏中文學校愛迪生分校課程表：<http://www.hxedison.org/classes.html>

²⁰⁴ D Coyle, P Hood, D Marsh.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010

²⁰⁵ 日本《讀賣新聞》2015 年 7 月 7 日報道，轉引自：《日本「綜合語言」英語學習法的趨勢》，臺灣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報告。

https://fepaper.naer.edu.tw/edm.php?edm_no=82&content_no=4616

²⁰⁶ Heras, A. & Lasagabaster, D. (2015). The impact of CLIL on affective factors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9(1), 70-88. 參見：王辰暉《內容語言整合教學國外研究綜述》《學理論》2015-05-20

2. 全語言教學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全語言運動中，一篇重要的論文標題是《閱讀是心理語言學的猜想遊戲》("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s guessing game")²⁰⁷，在北美最初是以「閱讀」做為對字母拼讀法 (phonics) 教學的反思，目的在改進語文教學。在認知語言學發展成熟後，全語言教學是從 1990 年代開始興起的語言教學方法。它對反對過去的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 把語言的學習分割為聽、說、讀、寫四個不同的技能。全語言教學強調讀寫的重要性，主張將語言視為是一個整體的溝通系統，從重視獨立閱讀開始，讓學生能一個人靜靜的獨個兒閱讀，而不用其他人伴讀；繼而鼓勵寫作，讓學生當作者，多多參與各種各樣的寫作活動，從而幫助學生把閱讀時積累的語文技巧內化、融入自己的文筆內。最後，把語文技巧融入各學科的課程內。在雙語教育中，課語整合式學習是以建立不同文化間的溝通、對話、通達和融匯為旨趣，將豐富族裔文化資源與第二語言 (主要語言) 整合在一個動態的教育情境中，以整體主義視角將語言與課目內容、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思維融匯在一起的教育。全語言教學成為美國 STEM 教育的先聲。

3. STEM 教育 (STEM Education)

STEM 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s 這四個詞的開頭字母的組合。²⁰⁸ CLIL 教學法在歐洲和日本流行，美國則用 STEM 教育。STEM 的前身是 SMET，在 1986 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發佈《本科科學、數學和工程教育》報告，首次提出“科學、數學、工程和技術教育集成” (SMET) 的綱領性建議。1990 年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首次使用 STEM 描述涉及多門學科的政策或實踐並逐漸取代 SMET，新世紀後 STEM 不斷出現在美國各種改革政策中。2007 年 8 月，小布希 (George W. Bush) 政府推出《國家競爭力法》 (America Competes Act, 2007)，批准 2008 年到 2010 年間為聯邦層次的 STEM 研究和教育計畫，全面提高 K-12 數學及科學學科的教學品質。歐巴馬總統 (2008-2016) 執政之後，更加重視 STEM 教育。上任初便頒佈了《美國振興及投資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2009)，加大對 STEM 教育發展的關注度與投入力度。²⁰⁹ 為確保美國國際競爭力，兩任總統投入了數百億美元，只有美國這樣有財力的國家能夠開展這樣大規模的 STEM 教育。外語教學界 (包括傳承語教育、中文學校的華語老師) 很快就搭上了 STEM 的快車，運用全語言教學的理論與不同學科整合，也提了許多方案，例如：運用多元智能理論，認為 STEM 內容可供所有學生使用，包括那些「第一語言不是英語且比正式英語還要流利」的學生，並開發了一些實踐課程。²¹⁰

從 CLIL、全語言教學法到 STEM 教育，他們的共同點是借著語言教學完成教育中的綜合

²⁰⁷ Goodman, Kenneth S. (1967).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Journal of the Reading Specialist*, 6 (4): 126 - 135.

²⁰⁸ Breiner J M, Harkness S S, Johnson C C, et al. What Is STEM? A Discussion about Conceptions of STEM in Education and Partnerships. [J].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2012, 112(1):3-11.

²⁰⁹ 餘勝泉; 胡翔《STEM 教育理念與跨學科整合模式》《開放教育研究》2015, 21(04): 13-22.

²¹⁰ 原文指的是 "STEM content is accessible to all students including thos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informal rather than formal English"，見 *Teaching STEM as a Second Language: Utilizing SLA to develop equitable learning for all students*, *Journal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016, 10 (3) :257-273

知識能力。對於華文教育而言，這幾種教學法引起很高興趣：首先，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其次，借著學習語言可以學到文化，達到傳承文化的目的。但是現實來看，能夠採取以上幾種教學法的語言課程，都是全日制的正規學校，大都是在雙語學校或沉浸式學校實踐，教師的專業程度要求也比一般來得高。華校和週末制中文學校受限於教育法令、教學時數，以及教師的專業能力，事實上很難操作。所以我們只建議採取這些教學法的理念和精神，在教學時數有限的華校或週末制中文學校如何運用前述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建議如下：

第一，把重點集中在「語言+文化」，不要企圖達到 STEM 的學科綜合目標。²¹¹

第二，時間上，不能只在現有的中文學校或非主流教育體系的課堂內施行，要充分運用數位教學平臺，將學習的時間化整為零。

第三，空間上，從學校走進家庭、社區，鼓勵孩子參與社區族裔文化活動，擔任表演者、講解者或志工。

第四，依據「語言+文化」的概念，學者專家依據不同地區的華校設計一套可操作的課程標準，制定多元的文化輔助教材。

（四）配合語言教學新科技，做最有效的師資培訓

教師是語言教學是否成功的核心問題，好的教師可以視學生的組成調整教學策略，靈活運用教材。綜合以上三個輔導僑教新方向的建議，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仍在教師身上。僑委會的師資培訓均採標案外包的方式，委託大學或相關機構承辦，投標之前不可能有充分的時間做需求調查，所以培訓內容與需求之間常有落差，因此仍有改善的空間。

1. 參考新的培訓模式：星談計畫的教師培訓模式

星談計畫的師培是一個非常值得臺灣學習的培訓模式。星談計畫雖然是在美國本土舉辦的語言培訓專案，不過其參訓教師可以是非美籍，其培訓模式主要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確定計畫目標(Identify Desired Results)；第二個層次是表現評估(Identify the Performance Tasks)；第三個層次是專案準備(Plan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elect the Resources)。²¹² 後二者我認為臺灣承辦培訓的學校或機構都沒問題，較為值得學習的是第一個層次，確定計畫目標。這是我們師培較弱的一環，不僅臺灣如此，一般東方國家皆然。這一部分包括專案概述和參訓教師背景的掌握，例如培訓對象是何種水準的教師、培訓目的、培訓方式和專案主題。在選擇培訓對象時，要參考其以往培訓經歷、語言水準和專業水準。這些都對專案主題的確定具有直接影響。專案培訓主題，也就是培訓內容的確定，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其參照標準是斯特拉模式(STAB-TALK TELL Alignment, 簡稱 STELLA)。STELLA 由星談專案和美國語言學習教師效能專案(Teacher Effectiveness for Language Learning, 簡稱 TELL)合作研發。

²¹³

²¹¹ 筆者 2017 年參加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年會學術研討會中，許多學者受到主流教學理念的影響，在會中介紹 STEM 的教學概念，並期待在中文學校體系中實施。

²¹² 星談計畫的 2021 年的教師訓練課程指引，參見該計畫的網頁：

https://startalk.umd.edu/public/system/files/resources/curriculumguide_teacherprograms.pdf

²¹³ 星談計畫的 STELLA modules 參見 <https://startalk.umd.edu/public/searchresources/STELLA>，有詳細

以 TELL 為基礎的培訓框架，包括四方面：環境 Environment、計畫（Planning）、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表現和回饋（Performance and Feedback）。這四個內容模組和星談計畫的高效教學與學習的六大原則在內涵上基本一致。

STELLA 模式將教師按水準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不同級別的教師在四個內容模組上的培訓標準和培訓方式各有不同。在具體專案申請時，申請機構可以根據教師的不同水準和發展需要靈活選擇培訓主題和培訓方式。撰寫申請報告時，需要選擇 TELL，的標準語言確定目標，也可以脫離 TELL 內容，在保證符合星談計畫實施原則的前提下，自行設計專案目標。申請報告的重點是，首先要能夠反映出項目目標；其次，在規定時間內是否可行、易操作，培訓內容是否契合教師教學狀況的基本需求；再者，面對不同層次的外語教師時，專案目標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是否能夠因材施教。²¹⁴

2· 開發標準化的教材，以教材為中心的培訓

教材是教師最好的武器，一個好的教材，可以讓老師事半功倍。長久以來，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僑教體系，由於學生程度和課程時數都不一致，所以很難編印標準化的教材。近年流行國別化教材，但仍有許多缺點。北美的中文學校和世界各地新僑的週末制中文學校，由於上課時數不長（二節課），可以先制定一個課程標準。²¹⁵再據以開發教材，不要太多，所有的差異性和地區特殊都以網路資源來調節。未來以教材為中心的培訓、測驗都有可能執行。

二、僑教業務的精進與提升

（一）強化華教組織的功能

僑（華）教組織在海外僑教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在東南亞現代華僑學校建立後，部分具規模的僑社自發組織華僑教育會。19 世紀末清廷派視學巡學使時期，除了勸學之外也鼓勵僑社組織幫助興學的組織。民初，北洋政府時期也努力輔導，到了民國 16 年（1927）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開始比較制度化的管理海外僑校。

僑教組織逐漸形成一些傳統性的任務：募款（基金）、協調課程標準、教師培訓、學校的評鑒學生的學習測驗等。

由於東南亞的僑教是興辦實體的學校，土地的取得和校舍的興建都所費不貲，因此募款成為重要的任務。沒有僑（華）商的支持，很難辦學。美國 1970 年代以來的僑教是週末中文學校，如前所述經費門檻不高，當華教組織成立後，如最早的美東中文學校協會（1974），主要目的（宗旨或任務）在於：提供會員交換中文教學及教學行政經驗機會、協助解決會員學校在中文教學上所遇困擾、提升主流社會對中文教育的重視，同時倡導各項活動促進聯誼以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成效。募款一向不是主要任務。反而是和主流社會或主流教育體系打交道，成為

的介紹。洛杉磯吳德偉對該模式非常熟悉，可以諮詢。

²¹⁴ 王添淼，尹雪雪《美國“星談”教師培訓專案及其啟示》《外國教育研究》2014, 41(07):63-70. 第 64 頁。

²¹⁵ 據筆者的瞭解，大陸福建華僑大學在 2020 年已經完成週末制中文學校低年級的課程標準，還在測試之中，尚未正式公佈。

主要任務。1990 年代成立的全美性組織，募款仍然不是主要任務。

東南亞的華校學生，募款是他們從小就開始的社會活動，也因為全校師生與家長，對學校有濃厚的感情。美國中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在這一方面非常缺乏，因為孩子們主要的教育來自主流學校，極高比例的中文學校都是租用教室，上課時數少，因此沒有歸屬感，也就沒有為學校募款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地區的華教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色。舉凡夏令營、社區服務或各種競賽活動，就成為凝聚學生對學校、對社區產生情感的動力。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是以地區分會為會員，總會的理事有些已經長年未實際參與中文學校的運作，真正接地氣是地區的僑教組織。美國幅員廣大，輔導地區中文學校協會更健全發展是當務之急。

（二）疫情影響下的危機與轉機：數位科技和 AI 的不歸路

2019 年末爆發的新冠肺炎，至今已快二年，仍未解除危機。疫情對中文學校的衝擊很大，一些小型學校關門，大型學校普遍流失了三分之一的生源。北美的中文學校的運作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以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為例：

美東地區中文學校自去年三月中旬（2020）起停課至今，是史無前例的破記錄。學生改以網上學習，雖然在疫情下做到「停課不停學」，但為了掌握讓學生的學習更好的實質感受，協會協助學校改善網上教學模式及制定許多授課策略，摒棄陳規，構建新式教育。美東中文學校協會所屬的各區域的負責人，在這艱困期間，不斷進行多種版本的視訊培訓，大量輸入專業知識，指導如何利用高科技來輔助課堂教學！給出針對性措施，推進下一步的改善工作。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學校，已熟練的能掌握住重點，也開始得出創意心得了！教師們在網上教學的信心也因此大增。雖然大家仍然承受著疫情的升溫及擴散，憂慮及操心學生學習的適應的問題。不過調整的步伐及改善教學的策略，卻的確合乎了學生的需求。美東中學校東協會是一個教師同盟的教育平臺，也是相關學習資詢問處的泉源與管道，更是跨學科及學生自主學習的資料庫，因為它的資源包羅萬象，也是美國東部歷史最悠久，唯一能凝聚中文學校的學術機構，它擁有眾多的會員學校，大家同心協力，面對挑戰，聚集力量，是奠下重要基石的原動力！²¹⁶

後疫情時期華文教育面臨哪些挑戰？網路（線上）教學如何推動華文教育轉型發展？目前大多數學校的線上教學體系已經比較成熟了，但在教學資源網路化、教師線上授課經驗提升、教學管理模式創新等方面仍有不足。本會 2020 年舉辦的「校際新聯盟專題」全台巡回講座，南區場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合辦，其主題即「疫情下的全球華語文教學系列雲端講座」，當中做了許多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亦有頗多可供參考的作為，可參本會〈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專題講座精華紀要〉一文（《華文世界》127 期 156 頁）。

危機亦是轉機，過去僑委會推動運用網路資源教學，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在疫情下華文教育領域的應用更為普遍，海外華校正經歷著新一輪的變革，在探索轉型的過程中面臨著不少挑戰。

1. 中文學校或華文教育並非簡單的語言教學，而是集語言學習、中華文化傳承、中華傳統道德理念培養於一體的教育活動，線上課程能否達到這些目標，仍需要探索和改進。

2. 很多線上教學 APP 強勢來襲，大多課程內容全面、涉獵廣泛，造成了華校一部分生源

²¹⁶ <http://www.acsusa.org/>

的流失。

(三) 社區(僑社)的參與

本文在第四章從族裔語言教學理論的討論，提到「家庭語言規劃」，再到「社區語言」、「文化社區」等概念，再三提醒我們，要有健全的族裔(社區)語言學校，僑社的力量不可忽視。僑委會經營僑團、輔導社團，是百年的基本工作，如何將文教中心、僑社僑團、中文(華)校，三者作最有機的橫向整合；如何從族裔語言學習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peaker)個人、家庭到社區，做一個縱向與縱向的交互關聯，不僅是僑教也是整體僑務工作的新挑戰。

僑校和華教，本就是僑社三大支柱之一，東南亞的僑社，美國舊金山和紐約的老僑社仍保持這個傳統，北美新移民社區的中文學校如何與僑團做更緊密的聯結，設在新僑聚集區的文教中心都應該扮演整合的角色，發揮更重要的功能。這些工作過去或多或少都有做，但缺乏理論和新的理念導引，沒有彰顯出積極性和更好的效應。

美國是民主社會，選票最能彰顯社區的力量，僑團，包括地區的中文學校學會(協會)要與主流政治人物建立良好的互動，在支持學區委員、地方議員到聯邦國會議員的選舉時，都要他們承諾為中文學校爭取更多的立法保障。至少達到加拿大政府對族裔語言學校提供的公共資源，如學校(教室)和教師的薪資。這一部份是美國的內政，僑務人員要謹慎從事。

三、北美中文學校在「臺美教育倡議」中可扮演的角色

(一) 美國人學習華語需要哪些外援？

本文在第三章論及，美國大學理事會 1994 年的 SAT II 中文考試，AP 中文課程和考試(2003-2006 規劃，2007 開始測驗)，的主要目標在主流教育體制內的高中生。2006 年開始推動的中文沉浸式學校(Chinese Immersion School)目標在中小學，以 pre K 到 6 grade 為主，由於缺乏師資，大陸漢辦曾積極的介入，從 2006 年起開始大量的派出志願教師。²¹⁷ 然而，美國對於外語教學是有自己的規劃，向來不希望外國的語言教學進入其國民教育體系。

2001 年 911 事件後，美國對於國家安全語言特別重視。美國國防部率先在 2004 年召集了美國政府、企業、學術界和語言協會領導人舉辦了一個「全國語言大會」(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會後在 2005 年 1 月發佈一份《國家外語能力行動倡議書》的白皮書。²¹⁸ 該白皮書提出了所謂的「關鍵語言」(critical language)的概念，其中排第一位的是阿拉伯語，第二位的就是華語。

²¹⁷ 「赴美漢語教師志願者項目」由大陸國家漢辦和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國家語言監督管理委員會(NCSSLF)和美國獨立學校協會(NAIS)分別合作舉辦。該專案自 2006 年啟動，協助美國中小學進行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推廣活動，遍及美國 36 個州的 500 多所學校和學區。2008 年孔子學院成立，志願教師的計畫也和孔院配合。近年美方雖然關閉了不少孔子學院，但仍繼續招聘大陸派出 155 名志願者。至 2020 年，共計已選派約 2000 名教師赴美國。

²¹⁸ Davie S. C. Chu (2005),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In the White Paper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held in June, 2004.

2006年1月5日小布希總統在美國大學校長峰會上提出國家安全語言倡議(NSLI,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旨在發展美國學生的外語技能，特別是使用「迫切需要」的外語，如阿拉伯語、華語、俄語、印地語和波斯語都被列為關鍵語言。該計畫在2007財政年獲得了1.14億美元，在2008年獲得了2660萬美元，旨在將專案從幼稚園擴展到大學。學校體系還獲得了7.5億美元的關鍵語言教育獎勵。²¹⁹ NSLI主要目標有三個：一是讓更多的美國人掌握關鍵語言，讓更多的美國人更早地學習關鍵語言；二是培養高水準的語言人才，尤其是關鍵語言人才；三為培養更多能教授關鍵語言的教師。

幾乎和NLSI同時間2006年聯邦政府最高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設在馬里蘭大學的國家外語中心(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聯手推出「星談計畫」(StarTalk program)，以暑期培訓方式培訓學生或教師提升國民的外語能力。在中文部分，特別著重本土華語教師的培養。如果進一步去研究星談計畫的相關內容，可以發現，美國在學習中文所提供的資源是多麼的雄厚，其教學方法和培訓方式也相當的先進。星談計畫的教師培訓專案不僅語言多樣，其時間也長短不一，從一周到數周都有。對象亦包括小學，中學，大學，以至於社區族裔語學校(heritage language school即中文學校)的教師；參加培訓的教師包括尚無教學經驗但有志於中文教學的學員及已經具備數十年教學經驗的現任教師；各個專案所收的學員背景均視各項目自訂的教學目標而有所不同。²²⁰

從單純的外語政策來看，美國的外語教學非常重視標準的制定。1996年，美國聯邦教育部和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CTFL)開始著手制定有關國家外語課程的標準，並於1999年推出了《21世紀外語學習標準》(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知名的“5C”標準即在其中)。2009年，全美國家語言監督管理委員會(NCSSL, National Council of State Supervisors for Languages)²²¹公布的《2009語言自我評量表》(NCSSL LinguaFolio 2009)，2012年ACTFL制定的《2012能力大綱》(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2012)分別對全美外語教學目標、評量和能力等級標準進行了詳細的說明。

2013年，NCSSL和ACTFL又聯合發布了一個學習外語的《「可行」評估報告》(The NCSSL-ACTFL Can-Do Statement)。除了結合了前面兩個標準的內容，更清楚地羅列了不

²¹⁹ 參見：徐英《冷戰以來美國的語言戰略變遷》《美國研究》2018, 32(01):103-126+7，第121-122頁；王添森、尹雪《美國“星談”教師培訓專案及其啟示》《外國教育研究》2014, 41(07):63-70，第64頁。

²²⁰ 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語言專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s)推動的星談專案(STARTALK Program)由聯邦政府資助，是一個以培養更多熟稔國家安全語言的合格外語教師的重要推手。其課程與教學均需遵循星談專案支持的六大語言學習與教學原則。參見：鄭安中(An Chung Cheng)、陳姮良(Henny Chen)、郭譽攻(Stella Kwoh)〈星談專案(STARTALK Program)與漢語教師的轉型與重塑〉刊於websi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USA (CLTA)；Chen, J. and Jourdain, S. 2015. Implementing STARTALK-endorsed principles in an intensive summer LCTL program: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17: pp. 103-132；<https://startalk.umd.edu/public/principles>

²²¹ NCSSL是全美外語教學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由各州負責外語教學工作的人員組成。NCSSL制定的標準是學習者自評的工具，有利於幫助學習者設置適合自己的學習目標。《「可行」評估報告》是《2009語言自我評量表》的修訂版，有利於學習者進行自評。

同階段語言能力的要求。此外，“NCSSFL-ACTFL Can-Do Statement”針對跨文化交流和針對學習者自我評量工具，提供了一系列的範例和場景，展示了學習者如何使用目標語言和文化知識來呈現他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CC）。²²²

由上可見，美國本身在推動外語（包括華語）學習，其專業能力和財力的投入都相當大。歷年推出的外語學習的政策，以及教學原則和評量的標準，都有很豐厚的學術理論在背後支撐。因此，我們在回應「臺美教育倡議」之前，除了對美國的外語政策的發展，教學目標，以及評量體系都要有所研究。對於美國**成人華語教學**的缺口先要進行調查，是資源不足？或是場所（課程）、教師、或教材的缺乏？有了相關的調查研究後再提出可行的方案，直接將僑教體系推上第一線是有許多疑慮的。

（二）運用僑教體系參與「臺美教育倡議」的顧慮

這次「臺美教育倡議」強調的是**成人華語教學**這一區塊，希望臺灣能填補的是非正規教育體系中的學習者。僑委會以在中文學校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做回應，我們認為是一個仍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政策先不要框的太緊和太滿，宜保留彈性，以免對新僑社區的族裔語言學校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

中文學校傳統上是為華僑（裔）子弟提供族裔語言教育，最大的目標是「保持母語」和「傳承文化」，在週末開設補習性質的語言文化班（Class），85%以上的學校是沒有自己校舍。²²³如果要承擔「臺美教育倡議」再三強調的「美國成人華語學習」課程。參與的中文學校在師資、教材、教學目標上都要調整，甚至改變了中文學校的體質。是否會造成資源的排擠效應？而華僑子弟和家長（僑民）會不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些都需要三思而行。

（三）幾個建議

針對「臺美教育倡議」本文最後再提幾個建議：

一、臺美教育倡議是一政治性很高的教育合作，在操作上要特別小心。避免炒短線，也不要掉入政治爭議（或競爭）的漩渦。²²⁴僑委會繼承清末以來的傳統，協助僑社經營「僑民教育」有百年的歷史，成果和貢獻不僅僑胞感佩，許多國際學者盛讚這個體系，中國大陸的政界與學界也都公開給予正面評價，切不可為短期的政治目標，傷害了過去的成就。美國新僑發展出的週末中文學校，若要承擔美國的成人華語教學的任務，首先面臨的就是資源有限。硬體方面，大都不具「學校」的規模，沒有自有校舍；軟體方面，缺乏師資和合適的教材等，都需要重新布局強化。僑委會若要持續不斷的提供資源，長程的計畫要更縝密的思考。

二、過去累積的資源不要輕易放棄：僑委會為提升各地華語文師資數位教學與運用之能力，以數位科技帶動僑校教學效能，並拓展我國在海外華語文教學市場之能見度，自2012年起推動「海外數位華語文推廣計畫」，鼓勵僑校暨僑教組織針對各地區教學特色及需求，就地培訓專

²²² 參見 ACTFL 的官網 “WHAT ARE THE NCSSFL-ACTFL CAN-DO STATEMENTS?”

<https://www.actfl.org/resources/ncssfl-actfl-can-do-statements>

²²³ 本文認為，大部分沒有自己校舍的週末制中文學校使用學校（school）之名是有爭議的。

²²⁴ 例如：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2002年民進黨政府的張富美委員長在僑社組織「全僑民主和平聯盟」，而今安在？

業數位教學人才，發展華語文教學數位化之基礎工程。後來，海外僑校推動數位華語文教學成效良好，更進一步輔導海外僑校運用數位科技強化校務管理，特於全球華文網新增「雲端學校」平臺。該平臺具有發佈對外聯繫資料、開課資訊、建置校內共用教學資源庫等教學管理功能，有助僑校提升經營能力。過去參與過建立「數位學習中心」、「雲端學校」²²⁵計畫的中文學校應該會有很多建議，宜廣為徵詢採納。他們也會將曾獲得的資源與「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做比較。

三、善用國內外相關資源：最近的「酷僑專案」運用政府相關部門的網路資源是非常好的構想。教育部開放僑務委員會海外備查僑（華）校申請教育雲端帳號的，臺北市教育局也參與執行4個方案，提供海外1054間僑校使用臺北酷課雲平臺，促進海內外教師專業交流。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協助僑校辦理臺北酷課雲平臺教學的師資培訓活動；提供結業證明作為僑委會審核僑校教師，於臺北酷課雲平臺開設網路課程；邀請印尼籍及越南籍的僑校教師於酷課雲開設線上華語文教學課程；讓已返臺參加「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及「高職建教僑生專班」的僑生可以透過酷課雲深化華語學習。²²⁶以上這些合作，都在維持傳統的僑教，但獲得的「實質資源」與「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相較，就有所不及。在協助美國成人學華語方面，就需要國內有華語文系所和華語中心的大學院校的資源，臺灣各校華語中心使用的教材都不相同，而且有相互競爭的趨勢。僑委會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要與教育部共同出面，就教材、課程、師培等做細節的規劃。除了國內的資源，前面提到的美國星談計畫的資源也可以利用，宜由駐美代表處和美方協商。

四、評選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的方法：避免由中央直接面對，中央（臺北僑委會）以建立規則，制訂標準為主，將推薦（或評選）委員設在海外。在此之前，首先進行建全僑教組織（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和各地會員分會），讓在地的組織先進行推薦，在成熟之後賦予評選重任。大陸於2009年在海外僑社建立「華文教育示範學校」，我們現在中文學校擇優建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都不是歐美中文學校自行發展的模式，或自然競爭的產物，所以在做法上要特別謹慎，避免發生僧多粥少，或評選不公的疑慮，造成排擠作用。本文在第三章提及大陸在美國遴選一些中文學校為「示範學校」時，最初是由「僑辦」主觀選定，刻意將美洲中華中學、爾灣中文學校列入，這兩所學校一是傳統華僑學校的代表，一所是新僑最具特色的中文學校，向來與臺灣關係密切。大陸如此做法，統戰的鑿痕太深。後來美國的「示範學校」由全美中文學校協會推薦，這個經驗要學習。

五、僑委會在今年（2021）選擇了18所歐美地區中文學校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箭已射出，最後有幾個補充建議：1. 英語系國家優先，減少輔導的難度，歐洲國家可留在後期再發布；2. 和美國背景最相似的加拿大應選幾所學校參與，加拿大有較強的多元文化政策，族裔語言的法律基礎和制度都比美國還要先進，可以在該國找到一些新的合作模式。3. 澳洲紐西

²²⁵ 僑委會鼓勵海外中文學校、僑教組織以及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上網觀摩併發揮創意，打造專屬個性化的雲端學校。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橙縣爾灣中文學校、溫哥華聯合中文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已利用「雲端學校」平臺建置示範校。

²²⁶ 「酷僑專案」3大目標：1. 推動僑校線上自主學習；2. 促進臺僑校際交流；3. 協助臺灣數位教育產業邁向國際。臺北酷課雲平臺推動4項執行方案：1. 進行僑校數位教學師培；2. 規劃僑生專屬網路課程；3. 設置酷課雲僑教專區；4. 辦理國際學伴活動。

蘭亦可選幾所學校參與。澳洲和紐西蘭對社區語言的學習相當重視，也有一些和北美、歐洲不同的做法，也是可以開發的地區。

結語

19 世紀中葉以來的北美的華人移民，歷經歧視、排華法案，一路走來，艱苦卓絕，在美國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唐人街模式的僑社，華僑教育在種族隔離和自辦學校中發展出一個適應當地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維持了將近六七十年，直到二戰之後才開始有了轉變。

1965 年新移民政策使得新一波的華人移民大量湧入北美，北美地區中文學校教育體系的建立，是華人新移民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一個重要的創舉，在華文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半個世紀以來其發展過程有幾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是 1970 年代地區的僑教組織成立：1974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1976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美中中文學校學協會，1978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新移民較多的都會區成立中文學校協會，顯示這個僑教新模式初具規模，在北美大陸站穩了腳步。第二是 1994 年臺灣系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大陸系的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的成立，兩個體系雖然同時間成立全美的組織，但意義上有所不同。前者表示臺灣新移民在美國社會已經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可以和主流教育體系打交道，並獲得肯定。²²⁷ 後者（大陸系的全美組織）的成立，表示大陸移民方興未艾，蓄勢待發。第三個里程碑是美國中文學校的模式，在 1990 年代的後期成為全球華人新移民（或稱新僑）普遍採用的模式，成為華文教育史上最廣泛的教育體系，從而建立了「週末制中文學校」（Weekend Chinese School），中文學校不僅是北美的中文學校，也是世界的中文學校。第四個里程碑是 2016 年兩岸的華教組織與美國主流的華語組織共同合組成立的全美華語語言和文化聯盟（NCLCC, The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alition）。兩岸的美國僑民都認同教育的中立性，同時與國內和僑居國保持合作，相互之間也不再對立，而是積極的合作。

北美地區中文學校發展了半世紀，對華人新移民的華文教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能，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也浮現了一些問題。優良傳統保持不易，面對的問題則需要經過一番自我省思，謀求改善之道。尤其在 1990 年代後期，族裔語言相關理論提出後，中文學校的體質有需要做一次大的調整；2006 年美國的外語政策以及針對華語學習的推出的重大措施，SAT II、AP 中文和中文沉浸式學校，使得華語學習納入美國的主流教育體系的趨勢更為明顯，中文學校未來的發展和「僑教」功能都面臨許多的挑戰。美國強勢的主流教育體系和外語教學政策，加拿大的族裔語言教育政策也在不斷的改善，這些客觀環境的改變，在在顯示中文學校到了一個轉型期。僑委會長期輔導中文學校，也應與時俱進，以新的理論思維規劃新的政策。

北美的僑教體系（族裔語言教育）和主流教育體系和國內（臺灣與大陸）的互動向來良好，配合度也相當高，但數十年來，一直保持獨立的特色。近年因為國際政治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刻意將華語的學習和中文的國際傳播（或者說爭取國際話語權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綁在一起，使得以傳承族裔語言文化的華文教育體系也受到影響。整體而言，在學習的這一部分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潛力，並未停滯；傳播方面則遭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一些阻力，孔子學院的受挫是具體的表徵。僑委會在華語的傳承和華語的國際傳播兩者之間，宜以前者為重，當然可以借重遍佈全球的僑教體系和華人社會（社區）的力量，附帶發揮「具臺灣特色的華語國際傳播」，但後者畢竟不是僑務的主要任務。

兩岸政府都非常重視僑民（華文）教育，致力於輔導（幫扶）海外華文學校；也積極推動

²²⁷ 參見第三章第二節。

對外華語教學（中文國際教育），努力拓展國際的華語市場。這不是一場零和遊戲，當華語成世界的重要語言，有更多的人想學華語，受惠的是所有華語為母語的人。想想英語的地位為英語國家帶來的利益：從國際學術、網路到國際學生，英語國家所向披靡，中文在這些領域的實力尚不及其二分之一。²²⁸ 所以華語要在全球語言市場佔一席之地，仍需全力以赴。兩岸在這一方面是可以朝雙贏方向思考的，至少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努力開拓各自擅長的市場，餅做大了，大家互蒙其利。

最後，北美中文學校的數量居全球之冠，至今沒有一個可靠的調查，由於大陸系的學校數量後來居上，對於全面調查有很高的興趣，臺灣有豐富的經驗和美國各地中文學校協會的資源，也應思考做一次完整的調查。

²²⁸ 據 UNESCO 的統計：2015 年美國擁有全球 90.7 萬名國際學生，佔 19.3% 居各國之冠，其次為英國 43.1 萬人（佔 9.2%）、澳大利亞 29.4 萬人（佔 6.3%），法國、德國及俄羅斯則介於 22-24 萬人之間（佔比 5% 上下），此六國共吸引全球近 5 成的國際學生。2015 年前十大國家中，美、英、澳、加、馬等 5 國為英語系地區，合計吸引全球 40.8% 的國際學生。

參考資料

一、中文著作

- 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臺北：華僑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1957
-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服務有限公司，1976
-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服務有限公司，1981
- [美]宋李瑞芳《美國華人的歷史和現狀》商務印書館，1984
- 朱辛流《美國華埠》中美研究所，1985.01.
- [美]陳依範《美國華人》工人出版社，1985
- 陳翰笙 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85
- 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
-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
-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上/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
- 李小兵，孫瀚、李曉曉《美國華人：從歷史到現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 1784-1911》上海：文匯出版社，2021.01.
- 斯波斯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李唯《多族裔聚居郊區——北美城市的新型少數族裔社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呂偉雄主編《海外華人社會新觀察》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pp.85-89。
- 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上》加拿大：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11.
- 黃昆章，吳金平《加拿大華僑華人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09.
- 黎全恩、丁果、賈葆蘅《加拿大華僑移民史 1858-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 呂偉雄主編《海外華人社會新觀察》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pp.85-89。

二、期刊論文

- 麥禮謙《傳承中華傳統：在美國大陸和夏威夷的中文學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 李天錫《北美洲華文教育的歷程與其特點》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3:64-70。2000
- 丁霞《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華文教育及展望》《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04(01):58-61.
- 席春玲《美國中文學校發展述評》《比較教育研究》2004(10):87-90.
- 周敏，黎熙元《族裔特性、社會資本與美國華人中文學校——從美國華人中文學校和華裔輔助性教育體系的發展看美國華人移民的社會適應》《世界民族》2005(04):30-40.
- 朱平、潮龍起《早期美國華人移民原因新探》《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23(02):106-111.
- 李愛慧《當代美國粵籍傳統僑團的延續與變遷》《東南亞研究》2014(04):75-84.
- 郭熙，王文豪《華語研究與華文教育的銜接》《語言文字應用》2018(02):2-10.

- 曹賢文《“繼承語”理論視角下的海外華文教學再考察》《華文教學與研究》2014(04):48-56.
- 邵明明《近二十年繼承語學習相關研究綜述》《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 2018, 16(04):44-54.
- 李崑, 祝華, 連美麗《想像: 跨國移居家庭傳承語維持與轉用的關鍵因素》《語言戰略研究》2017, 2(03):20-37.
- 方小兵《從家庭語言規劃到社區語言規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 50(06):17-24.
- 尹小榮; 李國芳《國外家庭語言規劃研究綜述(2000-2016)》《語言戰略研究》2017, 2(06):68-79.
- 周敏, 林閩鋼《從新移民和新華人移民聚居區看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變遷》《華夏人文地理》(Cultural Geography) 2003, 17:115-120.
- 令狐萍《美國華人研究的新視角: 文化社區理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7(01): 25-31.
- 余勝泉、胡翔《STEM 教育理念與跨學科整合模式》《開放教育研究》2015, 21(04): 13-22.
- 張學謙、賴佳珍《臺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存: 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客家研究》第七卷第二期, 2014 年 12 月, 1-38 頁。
- 任弘〈永續經營: 從幾個理論概念再思考華文教育〉《臺灣華語教學研究》(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Vol. 19 (2019.12):47-60
- 任弘《弟子規現象——論華文教育的文化教學問題》第三屆華文教育國際研討會, 廣州暨南大學, 2018。收錄於《華文教育研究》(第3集)廣州暨南大學, 2021, pp. 51-65.
- 余勝泉、胡翔《STEM 教育理念與跨學科整合模式》《開放教育研究》2015, 21(04): 13-22.
- 鄭安中(An Chung Cheng)、陳姮良(Henny Chen)、郭譽攻(Stella Kwoh)〈星談專案(STARTALK Program)與漢語教師的轉型與重塑〉websi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USA (CLTA),
- 王建勤《美國“關鍵語言”戰略與我國國家安全語言戰略》《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03-15
- 陳倩《美國華文教育的現狀與啟示》《比較教育研究》2015(3)。
- 巨靜《9.11 之後美國外語語言教育立法的發展》《中外教育研究》2009(5)。
- 李丹青《美國明尼蘇達州光明漢語學校沉浸式教學專案評述》《國際漢語教學研究》2014-09-15。
- 江傲霜《對美國中文沉浸式教學的思考》《民族教育研究》2017-06-15
- 徐英《冷戰以來美國的語言戰略變遷》《美國研究》2018, 32(01):103-126+7
- 王添淼、尹雪《美國“星談”教師培訓專案及其啟示》《外國教育研究》2014, 41(07):63-70
- 張學謙、賴佳珍《臺東福佬客家通婚與語言保存: 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分析》《客家研究》第七卷第二期, 2014 年 12 月, 1-38 頁。
- 劉淑玲《19 世紀末華人移民加拿大成因探驪》《文化學刊》2019(04):237-239.
- 耿紅衛《試析加拿大華文教育的發展》《八桂僑刊》2015-09-30
- 王燕燕《加拿大的祖語教育與華文教育》《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02):20-21.
- 張燕、洪明《加拿大公共教育體系中的華文教育探究——以“埃德蒙頓中英雙語教學計畫”為例》《海外華文教育》2011-06-15

三、碩博士論文

- 朱苑綺《美國大洛杉磯地區中文學校之探討——以洛杉磯郡和橘郡為例》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
- 李定勇《美國加州地區中文學校調查研究》臺師大華研所碩士論文，2010
- 李孝慈《臺灣佛教團體之海外語文教育推廣現況及影響因素研究——以美國加州慈濟人文學校為例》臺師大華研所碩士論文，2012
- 葉敏芬《美國南加州中文學校華語文教師教學效能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博士論文，2020
- 楊連峰《轉型期以來美國華人社團嬗變》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
- 李禎《二戰後美國粵籍傳統僑團的發展變化》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7
- 盧蓬軍《加拿大魁北克沉浸式雙語教育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 郭穎《加拿大多倫多地區中文教育現狀及發展分析》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5。第 14 頁。
- 秦小童《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漢語教學情況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06-01

四、英文著作和論文

- Fishman, J. A. (2005), *Language Maintenance, Language Shift, an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1999 Long Beach, by J. K. Peyton, D. A. Ranard, & S. McGinnis (eds.), published 2001-11-01
- Valdés, G. (2001), 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In J. K. Peyton, D. A. Ranard, & S.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pp. 37-80. Washington, DC/McHenry, IL: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Delta Systems.
- He, Agnes Weiyun & Xiao, Yun (Eds.),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Xueying Wang ed. (1996), *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in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NW, Washington, DC.
- 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 Andy Hancock, Eds.,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Many pathways to being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McGinnis, Scott From mirror to compass: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 M. Brinton, L. Kagan, & S. Bauckus (Eds.),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 new field emerging* (p. 229-242).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Donna M. Brinton, Olga Kagan, Susan Bauckus, Edited,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A New*

Field Emerging, Copyright Year 2008

Elabbas Benmamoun, Silvina Montrul and Maria Polinsky, Heritage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inguistic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January 2013

An Chung Cheng, Yann-Jong (Jack) Hwan, Building an Online Resource Hub for Chinese Heritage

Joe Wu and Orlenka Bilash, Bilingu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A Multifunctional Model of RICHARDSON, Annette, PUTTAGUNTA, P. Saradhi & HALVORSEN (Author), Minority Language Programs in Western Canada, in E. Alice eds., Canadian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Myths and Realities. Edmonton: ICRN Press. 2003

Johnson, R. K. & Swain, M. Immers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Fred Genesee, Learning Through Two Languages: Studies in Immers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Newbury House, 1987.

Min Zhou, 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No. 100, Winter 2003, pp57-73.

五、調查報告

僑務委員會《北美中文學校簡介》僑委會出版，1998年9月

許笑濃主持《全美中文學校現況與展望》(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1995

Wang, Xueying (王學瑛) ed., 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itage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NFLC, 1996